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韩愈散文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韩愈散文选注

HAN YU SAN WEN XUAN ZHU

殷孟伦 杨慧文 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1327

1081327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韩愈散文选注

殷孟伦 杨慧文 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03,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统一书号：10186·683 定价：0.61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诗歌和散文都很擅名,但以散文的成就为最大。他是司马迁以来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对散文的创作和理论,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此,宋代苏轼曾以“文起八代之衰”的话来赞美他。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危机四伏的时代。安史乱后所出现的一度“中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藩镇割据使唐王朝处于半瘫痪状态,由此导致的兵连祸结一直不断;由于佛教、道教的长期盛行,宗教徒成为社会上一个享有不交租、不纳税、不服徭役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仅隐没了大量田产,也隐没了大量税户,致使国家很大一部份财富流入寺院;在朝廷内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造成了宦

官与朝官之间的尖锐对立；朝官彼此又结成朋党，互相倾轧，使朝政日趋腐败。而浩繁的军用开支，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奢侈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繁重的租税徭役，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和集中，使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韩愈从事他的古文创作，并领导了中国文学史上声振一时的古文运动。

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运动。参加者的思想观点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都能重视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都以恢复孔子之道，改造社会风气为己任。可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体，是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这种文体，讲究声韵对偶，严重脱离口语，既有碍于表达思想，又不便于反映现实情况，它对于当时兴起的思想运动，无疑是一个必须冲破的障碍。因此，借魏晋以前的古文来反对当时流行的骈文，倡导文体革新，就成了韩愈及其同道们的共同文学主张。说到恢复古代散文传统以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早在隋文帝和初唐时我们便可见其端倪，盛唐以来又有李华、肖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奋起响应。但总的说来进行得比较缓慢。到了中唐贞元、元和年间，由于韩愈、柳宗元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创造了许多内容丰富充实，而且有极高艺术成就的作

品，终于使这场酝酿已久的文体革新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以排山倒海之势战胜了骈文，从而使散文成为唐以后的文章正宗，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们今天阅读韩愈的散文作品，自然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关于古文理论的观点，这方面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强调文道合一。韩愈既以复兴“古道”为号召，所以在创作上十分重视“道”，因此他要求文章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求作者有深厚的道德修养，不过他决不是因此就不重视形式，他曾说过：“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见《答尉迟生书》），他认为形式和内容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文道合一又必须以道为主。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关于学习古代经典，韩愈认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见《答刘正夫书》），明确指出“惟陈言之务去”（见《答李翊书》），所以他要求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竭力反对生吞活剥地拟古，“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见《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三是指出创作要有真情实感，要以现实生活为土壤。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他总结了文艺史的经验，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著名观点，类似的“穷而后工”观点也见于《柳子厚墓志铭》等著作中。韩愈的这些理论主张，在我国

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而他自己的散文创作，则是这些理论主张的实践。

现存的韩愈散文，有杂著、杂文、书、启、序文、祭文、表状、哀辞等。他的各体散文均获得很高的成就，而以杂著、杂文最为突出。在本书的选文上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在“杂著”、“杂文”一类中，我们选了《师说》、《进学解》、《争臣论》、《杂说》（四首选一）等十余篇文章。韩愈的这部分作品，说理深刻，论述严谨，纵横开合，气势磅礴，而且大都触及时弊，文笔犀利，即使是短章，也有一定的战斗性。如《杂说》的“伯乐和千里马”篇，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为基本观点，论证贤才难遇明主，抒发了作者自己怀才不遇的一腔不平，它可称是短章中的名篇；再如《师说》、《进学解》，这都是经常为后人道及的著名论文，前者是作者针对唐代师道崩坏而写的，文中提出的师无贵贱，先闻道者皆可为师，能者皆可为师等教育思想，都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后者介绍了自己为学的甘苦得失，并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有益见解；又如《送穷文》，用幽默的反语，寓庄子于谐，形象地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坚持理想、守死善道的坎坷道路与悲惨遭遇；而《毛颖传》则以虚构接近于传奇小说的笔法，把毛笔拟人化，借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经历，讽刺了统治者的

“少恩”，对世情有所针砭。在“书”这一类中，我们选了《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李翊书》等，其中《答李翊书》表达了韩愈对古文创作的理论和主张，是研究韩愈文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在“序文”这一类中，我们选取了《送孟东野序》等四篇，它们或鸣不平、或揭露官场黑暗，都与现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祭文”中，我们选的《祭田横墓文》、《祭十二郎文》，都是不落俗套的感情浓烈的文章。在“碑志”中，我们选了《柳子厚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韩愈倾注了自己对朋友的深情，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另外，我们还选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佛骨表》，这两篇虽是写给皇帝看的表状，所论及的却都是现实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且词厉情切，毫不含混，韩愈一生的两次远谪，都与此有关。

韩愈的文章长于论辩，说理注重逻辑，层次分明，而且常常跌宕起伏，具有逼人的气势；既广征博引，又言简意赅，道理却讲得很透彻；韩愈的文章语言活泼，巧譬善喻，变化多端，有时自铸新词，生动贴切，句法奇偶交错，使用长短句往往配合文意，又能巧用虚词，因而读来气势充沛，遒劲雄辩。除论文以外，韩愈的有些文章想象奇特，别具一格；有些文章重于达情，能动人肺腑。他在散文写作中能熟练地驾驭各种文体，具有多样的

艺术风格。所以对于韩文，古人历来评价较高。如与他同时代的柳宗元赞颂他的文章“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宋代苏洵认为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韩愈这种优秀充实的散文作品，对于六朝以来绮靡空虚的骈俪文风，确能起到扫荡的作用，并且扩大了散文这种文体用于表情达意的社会功能，对于韩愈以后我国古代的散文创作有开拓道路和示范的作用。

本书依据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本（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参照四部丛刊本《昌黎先生集》，共选录韩愈散文二十三篇，大体按写作年代排列，个别无法确定年代的篇章，置于最后。在编撰过程中，蒙山东大学蒋维崧先生和董治安先生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表示谢意。

作 者

一九八四年于山东大学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前 言	1
争臣论	1
祭田横墓文	11
画记	14
与孟东野书	20
圻者王承福传	24
答李翊书	30
送李愿归盘谷序	37
与崔群书	42
送孟东野序	51
师说	59
赠崔复州序	64
送董邵南序	67
祭十二郎文	70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79

毛颖传	82
张中丞传后叙	91
送穷文	103
进学解	111
蓝田县丞厅壁记	122
论佛骨表	127
鳄鱼文	135
柳子厚墓志铭	140
杂说(四首选一)	150

争 臣 论^①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②，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③。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④。大臣闻而荐之^⑤，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⑥，阳子不色喜^⑦。居于位五年矣^⑧，视其德如在野^⑨，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⑩！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⑪。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⑫？在《易·蛊》之“上九”云^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⑭。”《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⑮。”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⑯，而所蹈之德不同也^⑰。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⑱，而致“匪躬”之节^⑲；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⑳，而高“不事”之心^㉑，则冒进之患生^㉒，旷官之刺兴^㉓，志

不可则^{②④}，而尤不终无也^{②⑤}。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②⑥}，而未尝一言及于政^{②⑦}，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②⑧}，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②⑨}。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③⑩}；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③⑪}？且吾闻之^{③⑫}：“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③⑬}；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③⑭}。”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③⑮}？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③⑯}。阳子将为禄仕乎^{③⑰}？古之人有云^{③⑱}：仕不为贫^{③⑲}，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④⑰}。宜乎辞尊而居卑^{④⑱}，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④⑲}。盖孔子尝为委吏矣^{④⑳}，尝为乘田矣^{④㉑}，亦不敢旷其职^{④㉒}，必曰“会计当而已矣”^{④㉓}，必曰“牛羊遂而已矣”^{④㉔}。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④㉕}，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④⑶}，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④⑷}。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④⑸}。《书》曰^{④⑹}：“尔有嘉谏嘉猷^{④⑺}，则人告尔后于内^{④⑻}，尔乃顺之于外^{④⑽}，曰：‘斯谏斯猷^{④⑾}，惟

我后之德’⁵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⁵⁸。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⁵⁹，主上嘉其行谊⁶⁰，擢在此位⁶¹，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⁶²，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⁶³，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⁶⁴。庶岩穴之士⁶⁵，闻而慕之，束带结发⁶⁶，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⁶⁷，致吾君于尧舜⁶⁸，熙鸿号于无穷也⁶⁹。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⁷⁰？是启之也⁷¹。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⁷²，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⁷³？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⁷⁴，人之不义⁷⁵，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⁷⁶。孜孜矻矻⁷⁷，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⁷⁸，孔席不暇暖⁷⁹，而墨突不得黔⁸⁰。彼二圣一贤者⁸¹，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⁸²？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⁸³。夫天授人以贤圣才

能，岂使自有余而已⁸⁴，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⁸⁵。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⁸⁶，听其是非⁸⁷，视其险易⁸⁸，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⁸⁹，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⁹⁰？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⁹¹，而恶讦以为直者⁹²。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⁹³？好尽言以招人过⁹⁴，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⁹⁵，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⁹⁶；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⁹⁷，我将以鸣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⁹⁸。且国子武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⁹⁹。《传》曰¹⁰⁰：“惟善人能受尽言¹⁰¹。”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¹⁰²？

【说明】 阳城以有德行的隐士身份，被唐德宗任命为谏议大夫，可是任职五年中，他对政事的得失一言不发，韩愈为此写了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他。文章采

用有人设问、作者回答的形式，通过四问四答，逐一驳倒为阳城辩解的观点，从中阐明了自己有关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谏议大夫的观点，析理步步深入，行文前后贯通，措词尖锐，气势凌厉。作者的基本论点大致有四：一，阳城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这是不尽职守的表现。二，谏官直言敢谏，君主从谏如流，这是正常的君臣关系，用不着顾虑直言极谏会使国君的威信受损害。三，积极上言，尽谏官之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兼济天下，不能贪图个人的安逸，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放弃职守。四，君子做官，应该有以身殉职的决心，不能患得患失，顾虑重重。韩愈最后指出，阳城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谏官，但希望他今后能做到。韩愈写这篇文章以后三年，阳城果然勇敢地揭发了奸臣裴延龄等诬陷宰相陆贽的罪行。阳城也因此得罪皇帝，由谏议大夫下迁国子司业。阳城的表现受到了时人和后代史家的尊崇。

【解释】 ①争——这里有直言规劝的意思，这个意义的“争”字，后来写作“诤”。争臣，就是敢于向皇帝争谏的大臣。 ②或问——有人问。 谏议大夫——负责向皇帝规谏的官员，唐时属门下省。 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东南）人，后迁居陕州夏县（今山西省运城东北）。史载，阳城因家贫无书，求为集贤殿写书吏，得官书阅读，昼夜不出房，六年后，无所不通，后来隐居中条山，有贤德之名。贞元四年（788）六月，宰相李泌荐阳城于唐德宗，德宗征他为谏议大夫。 ③晋——古国名。阳城曾经隐居过的中条山，属古晋国南部的边远地区。 鄙——边境地区。 ④熏——熏陶、感化。 其——代词，指阳城。 ⑤大臣——指李泌。

⑥华——荣耀。 ⑦阳子——即阳城。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色喜——喜形于色。 ⑧居于位——指在谏议大夫任。 ⑨在野——本意是百姓处于山野，后来称不居官为在野，这里指阳城隐居的时期。 ⑩彼——指阳城。心——心志，情操。这三句意思是：阳城居于谏议大夫的职位五年了，他的德行修养好象和隐居时期一样，他并不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志向。据《旧唐书·阳城传》载：阳城未到京师时，“人皆望其风采”，及至被徵召到京师后“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们都摸不透他，“皆以虚名讥之”。因此，上面三句的实际意思是：阳城并不把当官看作一回事，仍旧过着和做百姓时一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⑪《易》——《周易》，我国古代具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包括对六十四卦的解释，下文的《蛊》、《蹇》都是其中的卦名。恒其德贞、夫子凶——是《恒》卦中的话，原文是：“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说，永远保持一种道德情操，对妇人来说是美德，对男子来说则是不吉利的。在《易经》中，妇人、夫子实质是小人和君子的代称，是德的差别而不是性的差别。 ⑫恶(wù 务)——哪里。这三句说：这是《易经》上所说的，永远坚持一种固定的道德标准而不知变通，对君子来说是危险的，哪里算得上是有道德的人呢？ ⑬上九——《周易》每卦有六条爻辞，标明一种事物在六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处境和不同应变办法，“上九”和下文的“六二”，都是爻的名称。 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的高尚德行。 ⑮王臣蹇(jiǎn 俭)蹇，匪躬之故——做臣子的能对国君尽忠竭力，是因为不考虑自己一身得失的缘故。蹇蹇，尽忠的样子。匪躬，不顾

自身。 ⑯夫 (fú 扶) ——句首发语词。 ⑰蹊——
践,这里是“奉行”的意思。 也——这里通“耶”。 这两
句说:这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奉行的道德
也不一样了? ⑱居无用之地——居于不被使用的地
位。 ⑲致——尽。 节——节操。 ⑳在王臣之
位——处在做臣子的地位。 ㉑高不事之心——意思
是以不事奉王侯作为自己高尚的理想,即上文所说的“高
尚其事”。 这三句的意思是:处在《蛊》之“上九”和《蹇》
之“六二”两种相反情况下,如果把应当采取的态度颠倒
过来,即居于不被使用的地位,而奉行尽忠而不顾身的
节操;处在臣子的地位,却把不事奉王侯的情操当作高
尚,……(则将引起以下的后果。) ㉒冒进——贪求仕
进(指上段前者)。 患——灾祸。 ㉓旷——旷废职
守,才不称其用(指上段后者)。 刺——指责。
㉔则——法则,这里是效法的意思。 ㉕尤——过失,弊
病。 这两句说:这种志向既不可效法,它的不良后果
最终也势难避免。 ㉖加——超越,意思是优厚。
㉗未尝一言及于政——不曾有一句话涉及到政事。
㉘瘠 (jī 吉) ——瘦弱。 ㉙忽——轻忽,不经意。
戚——悲哀。 这三句说:(阳城)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
象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肥胖和瘦弱一样,毫不在意,无动
于衷。 ㉚下大夫——古代官名,周王室和诸侯各国,
卿以下有大夫,分上、中、下三等。 秩——俸禄,在唐代,
谏议大夫的品秩约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属中级官员。
㉛固——本来。 如是——象这样。 ㉜且吾闻之——
况且我听说。 以下几句话见于《孟子·公孙丑下》。
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官职的人,不能称职就

应该离开职位。得，能，胜任。⑳“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有进谏责任的人，不能够完成进谏任务就应该离开职位（指不谏或拒谏）。㉑这句话：现在阳子自认为已经取得进谏的条件，可他进谏了吗？㉒这句话没有一个是对的。㉓将——打算。㉔古之人有云——古代人说过。下面的话直至“必曰牛羊遂而已”是韩愈从《孟子·万章下》摘引的，原文是：“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㉕仕不为贫——做官不是为了（免于）贫穷。㉖谓禄仕者也——这是指那些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人。㉗宜——应该。㉘抱关——守卫城门。击柝（tuò 唾）——打更。柝，古时打更用的梆子。这四句说：做官不是因为贫穷，而有时为了解除贫穷，那是指为俸禄而做官的人，他们应该辞去高位而居卑位，放弃富裕而甘居贫穷，象做守关打更这类工作就可以了。㉙盖——句首语气词。尝——曾经。委吏——古代负责管理粮仓和会计事务的小官。㉚乘（shèng 胜）田——古代负责畜牧的小官。㉛旷——荒废，耽误。㉜必——一定。当——准确。㉝遂——长成。已矣——这里有“才行”的意思。㉞章章——明显。㉟汕（shàn 善）上者——诽谤皇上的人。㊱招（qiáo 桥）——揭示。这句话：厌恶那种作为臣子却以暴露君主的过失来换取自己声名的人。㊲这两句说：所以他虽然进谏并且议论过朝政得失，却不使别人知道。㊳《书》——即《尚书》。先秦时

期的一部政事文献。下面一段话出自《尚书·周书·君陈》。③尔——你。嘉——美，善。谟(mó 摩)——谋划。猷(yóu 油)——规划，谋略。④后——君主。⑤顺——附和。⑥斯——这个。⑦惟——同“唯”。德——美德。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你有美好的谋划，就先进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却装着只会附和君主的样子，并说：“这些美好的谋划，都是出于我君主的美德。”⑧滋——更。惑——迷惑。这两句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是这样，更是所谓糊涂的认识了。⑨布衣——指平民身份的人，旧时也称没做官的读书人为布衣。蓬蒿——茅草，这里是山野的意思。⑩嘉——这里是“赞赏”的意思。行谊——品行。⑪擢(zhuó 浊)——升。⑫奉——奉行。这两句说：官职既然叫“谏议”，就应该有“谏议”的实际行为来尽“谏议”的职份。⑬骨鲠(gǎng 耿)——刚直。⑭僭(jiàn 渐)赏——奖赏超过功劳。僭，过份。从谏如流——接受规谏，象流水般的顺畅。这三句说：使天下的子孙后代知道朝廷中有直言敢谏的大臣，皇帝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德。⑮庶——庶几，这样才能使……。岩穴之士——指隐居不仕的人。⑯束带结发——束好衣带，结好头发。形容要去进见皇帝时的庄重，不似隐居时的随便。⑰阙(què 却)——古代宫门两旁的建筑物，原作为望楼之用，后亦指天子所居之处。伸——通“申”，申述。这句说：愿意进到宫廷里申述自己的见解。⑱致吾君于尧舜——使我们君主的德行与政治同于尧舜。⑲熙——光照，鸿号——伟大的声名。这句是说：伟大的声名光照千古。⑳将——打算。

君人——君主。这两句说：并且阳子的用心，是打算使君主厌恶听到臣下举发自己的过错吗？①这句说：是引导君主“恶闻其过”吗？②不得已而起——不得已而起来做官。③何子过之深也——为什么你这样过份地责备他呢？过，这里是责怪的意思。④闵(mǐn 民)——通“悯”，怜悯，这里是“忧虑”的意思。⑤义(yì 义)——治理。这两句说：忧患世道不平，人民得不到治理。⑥这三句说：有了道德学问，不敢只求一身自好，而必用以造福天下。这两句话见于《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⑦孜(zī 资)孜矻(kū 哭)矻——形容勤奋不倦的样子。⑧禹——夏代的开国之君，据传说他奉舜命治理洪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⑨孔席不暇暖——意思是孔子回到家里，连席子都没有坐暖和就又出门去了。⑩墨突不得黔——意思是墨子回到家里，连烟囱都没有烧黑就又离开了家。这两句是形容孔、墨二人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劳碌奔波的情景。⑪二圣——指禹和孔子。一贤者——指墨子。⑫安佚(yì 逸)——通“安逸”。⑬畏天命而悲人穷——敬畏天命而悲悯人民的处于困境。⑭自有余——这里指自己的道德品质高于别人。⑮补其不足——指补足“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即匡救时弊的意思。⑯司——主持。⑰听——这里是辨明的意思。⑱视——看，这里是观察的意思。⑲则——就。这两句说：阳子要是不贤的人，就要听从贤者的使用以事奉君主。⑳恶(wū 乌)——怎么。这三句说：如果阳子果然是贤人，那么他一定就是一个敬畏天命而关心百姓的穷困的人，他怎么能追求自己的闲暇安逸呢？

①君子不欲加诸人——意思是君子不想欺凌别人。加，
 欺凌。这句话出自《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
 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
 的译文是：“子贡道：‘我不想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想欺侮
 别人。’” ②讦(jiē 节)——攻击别人的短处和阴私。
 这两句说：我听说君子反对欺凌别人，憎恶那种把攻击
 别人的短处来标榜自己正直的人。 ③无乃——反问
 辞，岂非。这三句说：象你这样的论点，正直可以算是正
 直了，但岂非有伤于忠厚之德而枉费言辞了吧？ ④尽
 言——讲话不留余地。 ⑤国武子——名佐，春秋时齐
 国大臣，因直言指责齐灵公之母孟子与人私通事，被齐
 灵公所杀。 ⑥这两句说：君子做了官，就应该有以身
 殉职的决心。 ⑦修其辞——指著书立说。这两句
 说：不做官，就考虑著书立说用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⑧这句说：并非自作正直而指责他人。 ⑨这三句说：
 何况国武子没能遇到有道之君，在昏乱腐败的国家里喜
 欢直言而无所顾忌，因此被杀了。 ⑩《传》——指《春
 秋外传》，即《国语》。这句话见于《国语·周语》。
 ⑪这句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容纳直言不讳的劝谏。
 ⑫这两句说：现在他虽然还不能做到这一步，但阳子今
 后就不能争取做个道德完善的人吗？

祭田横墓文^①

贞元十一年九月^②，愈如东京^③，道出

田横墓下^④，感横义高能得士^⑤，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⑥，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⑦？余既博观乎天下^⑧，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⑨？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⑩？当秦氏之败乱^⑪，得一士而可王^⑫，何五百人之扰扰^⑬，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铍^⑭？抑所宝之非贤^⑮，亦天命之有常^⑯？昔阙里之多士^⑰，孔圣亦云其遑遑^⑱；苟余行之不迷^⑲，虽颠沛其何伤^⑳？自古死者非一^㉑，夫子至今有耿光^㉒。跽陈辞而荐酒^㉓，魂仿佛而来享。

【说明】韩愈这篇祭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称颂田横的“义高能得上”，借以表达他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韩愈于贞元八年(791)进士及第，以后在礼部试博学宏词科时却落榜；贞元十一年，韩愈曾三上宰相书以谋官职，但都以失败告终；同年，他离开长安，回河南孟县探望祖墓，行至洛阳东田横墓时，追古抚今，写下了这篇祭文。祭文一般都用韵文，本文也是如此。韩愈这篇祭文，“辞曰”以下，一气呵成，感情沉重哀婉，这与其说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他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如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

其何伤？”说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至于他在文中抒发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我们如果联系封建制度难以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这一点去看，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解释】 ①田横——战国时齐王田氏的后人，秦末，与从兄田儵(dān 丹)胞兄田荣起兵反秦，先后皆称齐王。田儵、田荣先战死，横为汉将韩信所破，率领从属五百人逃往海岛。刘邦称帝以后，遣使者前往招降，田横和二门客行至洛阳东三十里的尸乡，觉得自己和刘邦都是一国之主，现在去对汉称臣，是一件耻辱的事，又因曾杀害汉将酈商的哥哥酈生，心中不安，因而自杀。刘邦又遣使去招居留在岛上的五百从属，五百人也全部自杀。 ②贞元——唐德宗年号。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

③如——到，往。东京——指洛阳。 ④道出——经过。田横墓——在洛阳市东的偃师县尸乡村。 ⑤得士——受到士人的爱戴信从。 ⑥旷——远，这里是远隔的意思。 ⑦孰——作疑问代词，谁，怎么。这两句的意思是：不是现在这种人过于稀少，怎么能使我禁不住唏嘘感叹呢？上句的“稀”，也有以为当作“希”，即希冀的意思，解也通。 ⑧博观——广泛的观察。 ⑨曷(he 何)——何，哪里。庶几——差不多，相近。夫子——这里指田横。这句的意思是：哪里可以看到有类似于您夫子这样所作所为的人？ ⑩嗟(juē 擻)——叹词。去此——指离开象田横这样“义高能得士”的人。去，离开。 ⑪当秦氏之败乱——指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 ⑫这句的意思是：得到一个有谋略的士人辅佐就可以打平天下。 ⑬扰扰——纷乱的样子。

子。 ⑭脱——脱却。 剑铓(máng 氓)——剑的刃端。这两句的意思是：为什么有五百人相随，却不能使田横脱却伏剑自杀的命运？ ⑮抑——选择连词，意为还是，也许。 ⑯有常——有常规，此处作注定解。这两句的意思是：也许是因为田横所爱重的那五百人都不是贤明人；也许是因为这是命里注定的事？ ⑰阙里——孔子的出生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城中，这里以阙里代表孔门。 多士——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 ⑱云——在这里是“如此”之意。 遑遑——局促不安定的样子。这两句的意思是：从前孔门弟子有贤德的虽然很多，但孔圣人也还是不免到处奔波不用于世。这一段是针对前一段“所宝非贤”的论点。 ⑲苟(gǒu 狗)——假如。 不迷——指不违反自己的理想。 ⑳颠沛(pèi 配)——这里指人事困顿，仕途坎坷。 伤——妨害。这一段是针对前一段“天命有常”的论点。 ㉑非——情况各异。 ㉒耿光——二字同义，光辉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各人死的情况都不一样，而田横的人格至今放出感人的光辉。 ㉓颀(qī 季)——长跪。 陈辞——念祭文。 荐——献。 仿佛——似乎。 来享——接受祭奠。

画 记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者十人①，一人骑而执

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②，骑且负者二人^③，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④，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羈鞅立者二人^⑤，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⑥，骑而驱涉者二人^⑦，徒而驱牧者二人^⑧，坐而指使者一人^⑨，甲冑手弓矢铁钺植者七人^⑩，甲冑执帜植者十人^⑪，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⑫，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⑬，寒附火者一人^⑭，杂执器物役者八人^⑮，奉壶矢者一人^⑯，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⑰，挹且注者四人^⑱，牛牵者二人^⑲，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⑳，妇人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㉑，载而上下者三人^㉒，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㉓，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㉔、行者、牵者、涉者、陆者^㉕、翹者^㉖、顾者^㉗、鸣者、寝者、讹者^㉘、立者、人立者^㉙、屹者^㉚、饮者、洩者^㉛、陟者^㉜、降者^㉝、痒磨树者、嘘者^㉞、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隄啮者^㉟、秣者^㊱、骑者、骤者^㊲、走者、载服物者^㊳、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

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③⑨}，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④⑩}、鹿共三十，旃车三两^{④①}。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④②}、弓服^{④③}、矢房^{④④}、甲冑之属，瓶、盂、簠^{④⑤}、笠、筐、笥^{④⑥}、铍^{④⑦}、釜^{④⑧}、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④⑨}，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⑤⑩}。

贞元甲戌年^{⑤①}，余在京师^{⑤②}，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⑤③}，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⑤④}，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⑤⑤}，盖藜集众工人之所长耳^{⑤⑥}，虽百金不愿易也^{⑤⑦}。明年，出京师，至河阳^{⑤⑧}，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⑤⑨}，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⑥⑩}，少而进曰^{⑥①}：“噫^{⑥②}，余之手之所摹也^{⑥③}。亡之且二十年矣^{⑥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⑥⑤}，得国本^{⑥⑥}，绝人事而摹得之^{⑥⑦}，游闽中而丧焉^{⑥⑧}。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⑥⑨}，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⑦⑩}。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⑦①}，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⑦②}。”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⑦③}。

【说明】 韩愈因和友人独孤申叔弹棋获胜，得画一卷，十分宝爱。次年，在河阳老家，巧遇临摹此画的原主，韩愈慨然相赠。为了日后自己思念起这卷画来能有所慰藉，他备记这卷画的内容，成为这篇《画记》。

韩愈所记述的是一幅长画卷，共记人事三十二件，涉及到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共一百三十二人；马事二十七件，描绘了各种不同形态的马八十三匹；此外，还记述了牛、骆驼、驴，其他飞禽走兽，以及各种兵器，生活用具等，为数共五百有余。看起来繁复之极，韩愈却写得浓淡得体，错落有致，该详之处，不惜多用笔墨，如写人，则先写男人，后写女人再写小孩，男人中又先写骑马的，后写不骑马的，须简之处则一笔带过，只记其数。因此，韩愈才能仅用四百余字，就再现了这幅复杂、琐细而又场面极大的画卷。他写人物，无论是骑马的，徒步的，乘车的，都栩栩如生；写动物，无论是奔跑的，疾走的、嬉戏的，都跃跃如动，仿佛各种形态的人和动物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由于作者观察极为细致，因而写的层次分明，文字简炼却毫不干瘪，一幅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游猎图，宛然如在读者面前。

【解释】 ①被(pī 披)——同“披”。甲——铠(kǎi 凯)甲，古代打仗时穿的护身铁甲。载——同“戴”，负荷。兵——兵器。 ②且——又。这句说：边行边由马上下来牵着马。 ③负——背着东西。 ④拥田犬——抱着猎狗。田，通“畋”，打猎。 ⑤羈(jī 基)鞞(dí 笛)——马笼头和马缰绳。 ⑥隼(sǔn 笋)——类似鹰而较小的猛禽，可以驯养来帮助打猎。这句说：从马上下来靠在马身上手臂上站着隼的一个人。

⑦涉——涉水，过河。 ⑧徒——步行。 驱牧——赶马去吃草。 ⑨指使——指挥。 ⑩冑(zhòu宙)——古代作战时保护头部的帽子。 甲、冑在这里都用作动词，指穿战甲、戴战帽。 手弓矢——手里拿着弓和箭。手作动词用。 钁(fǔ斧)钁(yuè月)——通“斧钁”，古代军中执行军法杀人时用的斧子。 植——直立。 ⑪帜(zhì志)——旗。 ⑫偃(yǎn演)——仰卧。 ⑬脱足——赤脚。 ⑭附火——烤火的意思。 ⑮役——使，当差。 ⑯奉壶矢者——捧着一壶箭的。 奉，同“捧”。 壶，箭盒。 矢，箭。 壶矢是古代的一种游戏，把箭投入壶中，以所中多少来定胜负。 ⑰舍(shè赦)而具食者——停留止宿下来准备饭食的人。 舍，止。 ⑱挹(yì意)——舀出。 注——灌入。 ⑲牛牵者——牵牛者的倒装句法，下句“驴驱者”同此。 ⑳杖——作动词用，拄着手杖。 ㉑孺(rú如)子——小孩子。 载——乘，这里指乘车。 这句说：妇女小孩乘坐在车中而又显露在画面上的六人。 ㉒载而上下者——正在上车和准备下车的。 ㉓凡——总括之词。 这句说：凡是画面上涉及到人的各种行为动作总共有三十二种类别，(即上文三十二句所叙)。 ㉔上者、下者——指上等的马和劣等的马。 ㉕陆者——陆地上的。一说，跳跃着的。 ㉖翘者——引颈远眺的。 ㉗顾者——回首的。 ㉘讹者——动着的。 ㉙人立者——象人那样站着的，指马的前蹄提起，后蹄着地。 ㉚齧(hé核)者——嚼着草的。 齧，咬。 ㉛溲(sōu搜)者——便溺的。 ㉜陟(zhì志)者——向上升登的。 ㉝降者——往低处走的。 ㉞嘘者——呵着气的。

⑳躡(dì 地)啮(niè 聂)者——又踢又咬的。 ㉑秣(mò 末)者——在吃饲料的。秣,牲口的饲料。 ㉒骤者——奔跑的。 ㉓服物——衣服和物品。 ㉔橐(tuó 驮)驼——骆驼。 ㉕糜(mí 迷)——鹿类,似鹿而体大。 ㉖旃(zhān 沾)——古代一种赤色曲柄的旗。一说,“旃”通“毡”,一种毛织物。旃车,用毛织物装饰的车。两——通辆。 ㉗楯——同“盾”。 ㉘弓服——装弓的套子。 ㉙矢房——装箭的袋子。 ㉚箎(dēng 登)——古代一种有柄的笠,类似后世的伞。 ㉛筥(jǔ 举)——圆形的盛物竹器。 ㉜錡(qí 奇)——古代一种三脚锅。 ㉝釜(fǔ 斧)——锅的一种。 ㉞壶矢——古代的一种游戏,把箭投入壶中,以所中枚数的多少来决胜负。博——古代的棋戏。奕(yì 易)——古代称围棋为奕。 ㉟曲极其妙——十分传神的意思。 ㊱贞元——唐德宗年号。甲戌(xū 需)年——贞元十年(749)。 ㊲余在京师——贞元十年,韩愈在京师长安再试博学宏词科落第。 ㊳独孤生——独孤申叔,字子重,他是韩愈的朋友,二十七岁死,韩愈有《独孤申叔哀辞》一篇,哀悼独孤申叔的早死。生,对年轻读书人的敬称。 ㊴弹棋——古代的一种游戏,据说汉武帝时就已经有了,在唐代很盛行,今已失传。 ㊵工人——指画师。 ㊶藁——同“丛”,聚集。 ㊷易——交换。 ㊸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韩氏的家乡。 ㊹赵侍御——生平事迹不详。侍御,即侍御史,掌管纠察弹劾的官员。 ㊺这句说:见到这卷画后,表情忧伤,好象有所感触的样子。戚——忧愁貌。 ㊻少——稍过了一会儿。进——进言。 ㊼噫——感叹词。 ㊽手之所

摹——亲手临摹。 ⑥亡——丢失。 且——将近。
⑥兹事——这件事，指绘画。 ⑥国本——国中最好的画本。 ⑦绝人事——谢绝人事来往。 ⑧闽中——今福建省一带。 丧——遗失。 ⑨这句的意思是：这卷画的事，时时萦绕于自己的胸怀。 ⑩以——因为。为之劳——制作临摹时很辛劳。夙(sù 素)好——一贯地爱好。笃(dǔ 堵)——深厚。 ⑪力不能为已——自己力量已不能再描摹了。已，同“矣”。 ⑫且——暂且。存其大都——描摹个人概的意思。 ⑬这句的意思是：不时把这篇记画的文章拿出来看看，用以消除自己对这卷画的思念。

与孟东野书^①

与足下别久矣^②，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③。各以事牵，不可合并^④，其与人人^⑤，非足下之为见^⑥，而日与之处^⑦，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⑧？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⑨，是非无所与同也^⑩，足下知吾心乐否也？足下才高气清^⑪，行古道，处今世^⑫，无田而衣食^⑬，事亲左右无违^⑭，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

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⑮，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脱汴州之乱^⑯，幸不死，无所于归^⑰，遂来于此^⑱。主人与吾有故^⑲，哀其穷^⑳，居吾于符离睢上^㉑。及秋^㉒，将辞去^㉓，因被留以职事^㉔，默默在此，行一年矣^㉕。到今年秋，聊复辞去^㉖。江湖余乐也^㉗，与足下终^㉘，幸矣。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㉙，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㉚。张籍在和州居丧^㉛，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㉜，冀足下一来相视也^㉝。自彼至此虽远^㉞，要皆舟行可至^㉟，速图之^㊱，吾之望也。春且尽，时气向热，惟侍奉吉庆^㊲。愈眼疾比剧^㊳，甚无聊，不复一一。愈再拜^㊴。

【说明】 韩愈与孟东野为挚友，这是他与挚友的通信，信中充满了对自己知己朋友的诚挚恳切的思念。由于信中所讲“汴州之乱”这件事发生在贞元十五年二月，信中又有“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及“春且尽”等语，可见此信当写于贞元十六年（800）春。孟郊其时已五十岁，他四十六岁中进士，这时仍未授官，而韩愈自“汴州之乱”脱身以后，暂时托身于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府，做了节度推官。对于张建封，韩愈不只是无知己之感，而且并不满

意，他的这种心情，也可以从他给张建封的两封信中看出，就是在本文中，如说“默默在此”，又两次提到要离开这里（“辞去”），都可说明他在这里的苦闷和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境遇相似而身居异地的志同道合者孟东野写了这封信。韩愈这封信写得十分朴实，从写自己思念知己之苦开始，引出对朋友高尚品格的赞扬，然后报告自己的行止，顺便提及他们的朋友张籍、李翱的近况，最后邀请对方来相会，完全是朋友间的促膝谈心。看来面面俱到，却又条理井然，表达的感情真挚、委婉而细腻，所用的语言晓畅明白如口语。这种既清且醇的文风，不仅与他的《原道》、《师说》等文的雄辩遒劲有别，也与《毛颖传》、《送穷文》的诙谐奇诡相异。

【解释】 ①孟东野(750—814)——名郊，湖州武康(今浙江省武康县)人。在中唐诗坛上，他和韩愈一起被称为“韩孟”诗派。 ②足下——对别人表示尊敬的称呼。 ③悬悬——系念。 ④不可合并——不能够在一起。 ⑤人人——众人，一般人。这句的意思是：在这里只能与一般人相处。 ⑥为——助词，在这里表示宾语提前。 ⑦这两句的意思是：不能见到足下，而日日与之相处。 ⑧欤(yú 于)——疑问词。 ⑨无徒——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徒，伴侣。 ⑩这句说：是非观点没有和我相同的。 ⑪才高气清——才能高妙，气质清明。 ⑫行古道，处今世——倒装句，意思是处在今世，却履行着古圣人之道。 ⑬这句说：无有产业，因此要谋取衣食。 ⑭事——侍奉。无违——不失奉养之礼。 ⑮混混与世相浊——这里用水比作处世之道，意思是说世事混浊，自己也不得不周旋于其中。 ⑯去

年春，脱汴(biàn 变)州之乱——贞元十五年(799)春，驻在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董晋死了，此时韩愈正在董晋的幕府里任节度推官，因此随董晋的灵柩离开汴州。他们离开后四天，汴州留后陆长源就被叛乱的军士所杀，因韩愈已离开，所以说“脱汴州之乱”。 ⑰于归——这里是投奔的意思。于，往。 ⑱此——指徐州。 ⑲主人——指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有故——有旧交。 ⑳哀——怜悯的意思。 ㉑居吾于符离睢(suī 虽)上——让我住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县符离集)的睢水边上。 ㉒及——到了。 ㉓这句说：打算辞别张建封离开徐州。 ㉔职事——职务。汴州乱后的当年秋天，张建封委韩愈为节度推官。 ㉕行——行将，将有。 ㉖聊——且。复——再。这两句说：到今年秋天，且再辞去这个职务。事实上并没等到秋天，因为五月，张建封死去，韩愈也就离开徐州去洛阳了。 ㉗江湖余乐也——江湖上是我乐于去的地方。这里有弃官归隐之意。 ㉘与足下终——与足下一起终老江湖。 ㉙李习之——名翱，有名的古文家，他是韩愈和孟郊的朋友。亡兄——指韩愈的从兄韩弇(yǎn 演)。 ㉚朝夕——早晚，指不久。 ㉛张籍——字文昌，中唐有名的乐府诗人，曾跟韩愈学习古文，可算是韩愈的学生。他也是孟郊的朋友。居丧——在家守长辈亲属之丧。 ㉜具——作。白——说，指信。 ㉝冀——希望。 ㉞彼——指孟郊所在地湖州老家。(一说，此时孟郊在常州)。 ㉟要——要是。 ㊱图——打算。 ㊲侍奉——指孟郊奉养母亲。 ㊳比——近来。剧——加重。 ㊴再拜——古人书信客套语。

圻者王承福传^①

圻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②，其色若自得者^③，听其言，约而尽^④。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⑤。天宝之乱^⑥，发人为兵^⑦，持弓矢十三年^⑧，有官勋^⑨，弃之来归^⑩，丧其土田^⑪，手镬衣食^⑫，余三十年^⑬。舍于市之主人^⑭，而归其屋食之当焉^⑮。视时屋食之贵贱^⑯，而上下其圻之佣以偿之^⑰，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⑱。

又曰：粟^⑲，稼而生者也^⑳，若布与帛^㉑，必蚕绩而后成者也^㉒，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㉓，吾皆赖之^㉔。然人不可遍为^㉕，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㉖。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㉗；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㉘。任有小大，惟其所能^㉙，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㉚，必有天殃^㉛，故吾不敢一日舍镬以嬉^㉜。夫镬，易能可力焉^㉝，又诚有功^㉞，取其值，虽劳无愧，吾心

安焉。夫力^⑳，易强而有功也^㉑；心^㉒，难强而有智也^㉓。用力者使于人^㉔，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㉕，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㉖！吾操镬以入贵富之家有年矣^㉗。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㉘，则为墟矣^㉙；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㉚！刑戮也^㉛；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㉜；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㉝，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㉞，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㉟？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㊱，薄功而厚飨之者邪^㊲？抑丰悴有时^㊳，一去一来^㊴，而不可常者邪^㊵？吾之心悯焉^㊶，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㊷；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㊸，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㊹。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㊺，一身而二任焉^㊻，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㊼，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㊽，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㊾。然吾有讥

焉⁶⁵；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⁶⁶？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⁶⁷，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⁶⁸，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⁶⁹？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⁷⁰，以济其生之欲⁷¹，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⁷²，其亦远矣⁷³！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⁷⁴。

【说明】这是韩愈文中比较受人注意的一篇文章。在封建社会，象韩愈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为一个“巧者”即今人所谓泥瓦匠著文作传，而且尊之为“贤者”，愿以泥瓦匠的话作为自己的戒鉴，这是难能可贵的。此文名曰《巧者王承福传》，可是它与一般传记作品的写法不同，有关王承福本人的事迹，写得十分简要，只是详细复述了王承福的一段言论，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借此表达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本文认为社会劳动有必要进行分工，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分工等，这种看法并没有错，但是韩愈从这种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进一步推论出封建社会中“用心者”对“用力者”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合理性，这就错误了，这样的错误思想在《原道》中更为明显。不过，就本文而言，主要是把一位劳动者懂得自食其力，且能济助别人的高尚品德，与一些劳心的官僚尸位素餐，鱼肉人民的卑劣行为，两者作对照，指出后者“贪邪而亡道”，理应得到可悲的下

场，这一点显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至于韩愈又认为王承福不成家娶妻生子是学杨朱“为我”的榜样，“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这里表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对当时社会中的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艰辛缺乏真正的了解，并不可取。

【解释】 ①圻(wū 乌)——泥瓦工人用的抹子。圻者，即泥瓦匠。 ②有业之——有从事这个职业的。 ③色——脸色。自得——很满意的样子。 ④约而尽——简要而透彻。这四句意思是：有个人从事这种职业，脸上表现出很满意的样子。听他的话，简要而透彻。 ⑤京兆长安——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唐时京都，属京兆尹管辖。 ⑥天宝——唐玄宗年号。天宝之乱，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次年攻陷长安。 ⑦发——征发。人——指百姓。 ⑧持弓矢——指当兵。 ⑨官勋——官职和勋位。安禄山叛后，唐王朝为了鼓励士兵平叛作战，常临阵滥赐官勋，这种官勋并无实际价值。 ⑩之——代词，指官勋。 ⑪丧——失，土田——土地。 ⑫桴(mán 瞒)——抹墙的工具。手桴衣食，拿着抹墙的工具作为谋取衣食的手段。 ⑬余三十年——三十多年。 ⑭舍——住。市——街市。这句的意思是：住在街市里他干活的主人家（给谁家干活，就住在谁家）。 ⑮归——偿还。屋食——这里指住房和吃饭。当——指同等价值的费用。这句说：偿付主人等价的房费、饭费。 ⑯视——看。时——当时。 ⑰上——增加。下——减少。圻之佣——抹墙的佣金，即工钱。这两句说：看当时房费、饭费的贵贱（即物价的涨落）而调整佣金以偿还给主人。 ⑱废——残废人。疾——病人。饿——饥

饿的人。⑱粟(sù 素)——谷子，这里泛指粮食作物。
 ⑲稼——种植。 ⑳若——至于。帛(bó 伯)——丝织品的总称。 ㉑蚕绩(jī 机)——指把蚕丝缉成线。
 ㉒这句说：都要等待人力加工后才能完成。 ㉓之——代词，这里指粟、布帛及其他“养生之具”。 ㉔遍——全部，尽数。 ㉕宜——应该。致——尽。相生——互相依赖而生存。 ㉖君——这里指皇帝。理——治理。我——泛指像王承福一样的老百姓。 ㉗承——秉承。化——教化。 ㉘惟其所能——适应其能力。
 ㉙食——指享受俸禄。怠——不負責任。 ㉚天殃(yāng 央)——天上降下来的灾祸。 ㉛嬉——玩乐。
 ㉜易能——容易学会。可力——可以努力做去。
 ㉝功——功效。 ㉞力——这里与“劳”的意思一样，指体力劳动。 ㉟强——勉强，勉力。 ㊱心——与“力”相对，指“劳心”，亦即脑力劳动。 ㊲智——智慧，知识。这几句的意思是：从事体力劳动，只要勉力而为不难取得功效，但从事脑力劳动，即使勉力而为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㊳使——役使，作动词用。使于人，被人役使的意思。 ㊴宜——合适。 ㊵嘻——感叹词。 ㊶有年——多年。 ㊷一至——这里是去干过一次活的意思。又往过之——第二次再去那里。
 ㊸墟——废墟。 ㊹噫——感叹词。 ㊺刑戮(lù 路)——犯罪被杀。 ㊻不能有——不能保住的意思。
 ㊼以是——由此。 ㊽强——勉强。以——在这里表示动作、行为形成的原因，可作“因为”、“由于”讲。
 ㊾称——相称。冒——假充。邪——疑问词。这三句的意思是：难道不是因为勉强“劳心”而智力不够，不选择与

自己才能相称的事情去做，而假充有才智的人造成的结果吗？ ⑤①将——连系上文，作连词用，表示选择，有“还是”的意思。 ⑤②薄功——功劳很少。 飧(xiǎng 想)——通“享”。厚飧，丰厚的享受。这两句说：还是因为富贵本来不易保住，而享受富贵的人又往往是功劳很少而享用太多呢？ ⑤③抑——选择连词，“也是”“还是”的意思。 丰——丰裕。 悴(cuì 脆)——憔悴。丰悴，在这里指富贵和贫贱。 时——时限，这里有“定数”的意思。 ⑤④一去一来——这里指富贵和贫贱的时间互为更迭。 ⑤⑤这三句的意思是：还是富贵和贫贱有一定时限，贫的要变富，富的要变贫，不可能永远保持原状？ ⑤⑥悯(mǐn 敏)——怜悯。 ⑤⑦所以——所以。 自奉——自己享受。 博——多。这两句说：功劳大的人，他所取给自己的享受也多。 ⑤⑧养于我——靠我养活。 ⑤⑨之——代词，指妻与子。不有之，没有妻与子。这三句说：妻与子都是要靠我养活的，我既然能力薄弱而功劳又小，那就没有妻与子也可以。 ⑥⑩心又劳——指又要操心家事。 ⑥⑪二任——指既要从事体力劳动又要操心家事。 ⑥⑫惑——迷惑不解。 ⑥⑬盖——语气助词，表示肯定。 ⑥⑭独善其身——只求自己一人洁身自好。语见《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⑥⑮讥——讥评。 ⑥⑯杨朱——战国时人，字子居，他主张“为我”极端利己，与墨翟的“兼爱”相对立。 ⑥⑰夫(fú 扶)人——这个人，指王承福。 ⑥⑱畜——养。 ⑥⑲为人——为他人。 ⑦⑰其——代词，指王承福。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指一心害怕得不到富贵，得到富贵后又害怕失去的人。 ⑦⑱济——满足。 ⑦⑲亡——

失去。道——这里指做人的正道。丧——失，这里指丧命。⑬其亦远矣——距离很大，这里是高明很多的意思。这四句的意思是：纵然如此，王承福比起那些一心只害怕得不到富贵，得到富贵后又害怕失去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贪婪邪恶丧失正道终至身败名裂的人，还是高明得多。⑭自鉴——自我对照。

答李翊书^①

六月二十六日^②，愈白李生足下^③，
生之书辞甚高^④，而其问何下而恭也^⑤！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⑥？道德之归也有日矣^⑦，况其外之文乎^⑧？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⑨，焉足以知是且非邪^⑩？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⑪，是也；生所为者^⑫，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⑬。抑不知生之志祈胜于人而取于人邪^⑭？将祈至于古之立言者邪^⑮？祈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⑯。将祈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

实^⑰，加其膏而希其光^⑱。根之茂者其实遂^⑲，膏之沃者其光晔^⑳，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㉑。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㉒。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㉓，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㉔，行若遗^㉕，俨乎其若思^㉖，茫乎其若迷^㉗。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㉘，惟陈言之务去^㉙，戛戛乎其难哉^㉚！其观于人^㉛，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㉜。如是者亦有年^㉝，犹不改^㉞，然后识古书之正伪^㉟，与虽正而不至焉者^㊱，昭昭然白黑分矣^㊲，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㊳。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㊵，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㊶。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㊷，迎而距之^㊸，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㊹，然后肆焉^㊺。虽然，不可以不养也^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㊼，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㊽，水也；言^㊾，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㊿。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

皆宜。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⑤①}？虽几于成^{⑤②}，其用于人也奚取焉^{⑤③}？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⑤④}？用与舍属诸人^{⑤⑤}。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⑤⑥}，行己有方^{⑤⑦}；用则施诸人^{⑤⑧}，舍则传诸其徒^{⑤⑨}，垂诸文而为后世法^{⑥⑩}。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⑥⑪}？

有志乎古者希矣^{⑥⑫}。志乎古必遗乎今^{⑥⑬}，吾诚乐而悲之^{⑥⑭}。亟称其人^{⑥⑮}，所以劝之^{⑥⑯}，非敢褒其可褒^{⑥⑰}，而贬其可贬也^{⑥⑱}。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⑥⑲}。愈白。

【说明】 这封答书，在韩愈的古文理论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谈的不是文学的写作技巧，而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态度。他在本文中通过介绍自己的经验，来表明他对为学和作文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文章的源泉，是作文的根本。二、要刻苦学习并认真吸取古代经典中的精华，潜心体会圣贤立身处世之道，通过它来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充实自己文章的文采和气势。三、写文章，必须有自己的创见，无论是内容还是词句，都不可照搬前人，而应该是“惟陈言之务去”。四、为学和作文，必须树立坚强的事业心，

不能希望很快取得成就，也不能因时人的毁誉而有所动摇。韩愈这些见解，对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至于韩愈在文中所谈他被时人“非笑”的情况，也是事实。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这样说过：我做文章久了，常常自以为写得好的文章，别人就认为不好，我自以为有点好，别人也就认为有点不好，我自以为很好，别人也就认为很不好，往往是为应景而写的卑俗下等文章，下笔时我已经感到惭愧，拿给别人看，别人却以为是好的（大意）。这也说明韩愈所从事的文学改革，确实是经历了相当艰苦的过程。

【解释】 ①李翊(yì 意)——贞元十八年(802)进士，曾跟韩愈学习古文。 ②六月二十六日——指贞元十七年(801)的六月二十六日。 ③白——启，说。 李生——即李翊。 生，古代对读书人的通称。 足下——古代对人的尊称。 ④书辞甚高——来信立论很高远。 ⑤下而恭——谦虚而恭敬。 ⑥以——在这里作介词用，当“把”字讲。 ⑦道德——这里不是伦理概念，而是哲学概念，掌握真理的意思。 归——归属。 有日——不久，指日可待。 ⑧其——代词，这里指“道德”。 其外之文，意思是文章是内心修养的外在流露。这两句的意思是：你李生不久就可以成为掌握道和德的人了，能作好作为道和德的外在形式的文章是不在话下的。 ⑨抑——文言虚词，在这里表示转折，相当于“可是”、“不过”。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典出《论语·子张篇》记子贡的话：“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七尺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此处借宫室譬喻孔子道德文章的高深，一般人很难窥其

门径。 ⑩焉——疑问代词，这里作“哪里”讲。且——在这里作抉择连词用，相当于口语的“还是”。⑪立言——著书立说。 ⑫所为者——所做到的。⑬所期者——所希望达到的。几——近。这几句说：你信中所说的著书立说的道理，是对的，你所做到的和你所希望达到的，已经很接近而相差不远了。 ⑭祈(qí 奇)——希望的意思。人——指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取于人——被人取用，这里有被人学习的意思。 ⑮将——连词，“还是”的意思。至于——达到。这两句说：可是不知道你的志向是希望超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 ⑯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希望超过别人而为人所取用，那么现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⑰俟(sì 四)——等待。⑱加其膏而希其光——增加灯里的油而希望它发出光明。膏，油。 ⑲茂——旺盛。遂——成熟。这句说：根长得旺盛的，果实就成熟的好。 ⑳沃(wò 握)——浓厚。晔(yè 夜)——火光明亮。这句说：油膏浓厚的，发出来的光就明亮。 ㉑藹(ǎi 矮)——和顺。如——语尾形容词，同“然”。 ㉒至——达到，指上文的“至于古之立言者”。这三句说：可是还有困难的事情，我对于自己在这方面所做到的，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 ㉓始者——起初的时候。三代——指夏、商、周。两汉——指东汉、西汉。 ㉔处——静处。忘——指遗忘外界的一切。 ㉕行——行动。遗——遗失，与“处若忘”意思相同。这两句是表示学习的时候专心致志，遗忘一切。 ㉖俨乎——俨然，庄重的样子。 ㉗迷——迷失方向。这两句也是表示学习

时候的高度专心的精神状态。 ⑳取于心——指从自己心里把握住文章的内容。 注于手——指用自己的手把文章的内容写出来。 ㉑惟——只有。 陈言——指老生常谈,人家已经讲过的话。 务——必须,专力。

㉒(jiá 颊)戛——困难的样子。 ㉓其观于人——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别人看。 ㉔不知——不知道,这里是不理会、不介意的意思。 非笑——非难和讥笑。 ㉕有年——有不少年。 ㉖这句说:还不改变自己写文章的态度和方法。 ㉗正伪——指古书中所阐述的道理的是非真假。 ㉘虽正而不至——(古书中的)虽然立意纯正而尚没有达到完善境界的。 至,达到完善境界的。 ㉙昭昭然——非常明显的样子。 ㉚徐——渐渐的。 这两句说:(自己写文章)而务求去掉古书之伪,与“虽正而不至”的弊病,这才渐渐有所收获。 ㉛汨(gǔ 古)汨然——水流急速的样子。这句用水流来譬喻写文章得心应手,文思自然而然地涌出。 ㉜笑之则以为喜——别人非笑(我的文章)就高兴(这是因为文章写的不同流俗)。下句同例。 ㉝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因为文章中还有“陈言”存在。 以,因为。

㉞杂——不纯正。 ㉟迎——迎接。 距——同“拒”。这句说:主动去找出那些不纯正的地方并把它去掉。

㊱醇——同“纯”,纯粹。 ㊲肆——放纵,这里是可以放手无拘无束地去写作的意。 ㊳养——修养。 这句的意思是 虽然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可以不继续修养,充实自己。 ㊴游之乎《诗》《书》之源——畅游在《诗》《书》的源泉里。《诗》《书》在这里泛指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 ㊵气——即思想、道德等方面的修养。

④言——指文章。 ⑤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水大，凡是可以浮的东西，不论大小都能浮得起来。毕，全部。 ⑥几于成——接近成功的境界。 ⑦虽——即使。 ⑧用于人——被人使用的意思。这里的用，包括用其人和用其文两个方面。奚——何，什么。这句的意思是：对当世的人们也不见得有什么可以取用的东西。 ⑨肖——象。邪——语气词。在这里表示停顿。一说在这里表示疑问。 ⑩属诸人——属于别人，这里是由别人决定的意思。诸，于。这三句说：等待被别人使用的人，他的情况和器物相象，用与不用取决于别人。 ⑪处心——居于内心的东西。 ⑫行己有方——自己的行为能坚持一定的准则。 ⑬这句的意思是：被任用，就把自己的仁义道德表现在事业上，加惠于世人。 ⑭舍——舍弃，意思是不被任用。徒——门徒、学生。 ⑮垂——流传下去的意思。垂诸文，写成文章流传下去。法——效法。 ⑯这两句说：象这样的为人是有可乐的呢？还是没有什么可乐的呢？后面的一句，是反问，是为了加强语气。 ⑰有志乎古者希矣——有志于学习古人立德立言的人太少了。 ⑱遗乎今——被今人所抛弃。 ⑲乐而悲之——既感高兴却又感悲哀，即为“志乎古”而高兴，为“遗乎今”而悲哀。 ⑳亟(ǐ 极)——迫切。称——称赞。其人——那些人，指“志乎古”的人，也即前段所称“祈至于古之立言者”的人。 ㉑劝——鼓励。之——代词，指人们。这句的意思是：表扬那些“志乎古”的人的立身行事的高尚志趣，来鼓励人们向他学习。 ㉒褒(bāo 包)——赞扬。 ㉓贬——与褒相对，给予不好的评价。这两句的意思是：

并不敢随便褒贬议论一切事物。 ⑥聊——姑且。

送李愿归盘谷序^①

太行之阳有盘谷^②。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③，草木丛茂，居民鲜少^④。或曰^⑤：“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⑥，宅幽而势阻^⑦，隐者之所盘旋^⑧。”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⑨，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⑩，进退百官^⑪，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⑫，罗弓矢^⑬，武夫前呵^⑭，从者塞途^⑮；供给之人^⑯，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峻满前^⑰，道古今而誉盛德^⑱，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⑲，清声而便体^⑳，秀外而惠中^㉑，飘轻裾^㉒，翳长袖^㉓，粉白黛绿者^㉔，列屋而闲居^㉕，妒宠而负恃^㉖，争妍而取怜^㉗。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㉘，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㉙。吾非恶此而逃之^㉚，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㉛。

“穷居而野处³²，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³³。采于山，美可茹³⁴；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³⁵。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³⁶；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³⁷，刀锯不加³⁸，理乱不知³⁹，黜陟不闻⁴⁰。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⁴¹，我则行之⁴²。”

“伺候于公卿之门⁴³，奔走于形势之途⁴⁴，足将进而趑趄⁴⁵，口将言而嗫嚅⁴⁶，处秽污而不羞⁴⁷，触刑辟而诛戮⁴⁸。侥幸于万一⁴⁹，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⁵⁰？”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⁵¹，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⁵²，维子之宫⁵³；盘之土，可以稼⁵⁴；盘之泉，可濯可沿⁵⁵；盘之阻⁵⁶，谁争子所？窈而深⁵⁷，廓其有容⁵⁸；缭而曲⁵⁹，如往而复⁶⁰。嗟盘之乐兮，乐且无殃；虎豹远迹兮⁶¹，蛟龙遁藏⁶²；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⁶³。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⁶⁴。膏吾车兮秣吾马⁶⁵，从子于盘兮⁶⁶，终吾生以徜徉⁶⁷。”

【说明】 李愿是韩愈的朋友,他要到盘谷去隐居,韩愈写序送他。这篇序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盘谷名称的由来,点出盘谷是李愿的归隐地;第三部分是诗,主要是颂扬李愿的归隐,而文章的重点则在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里,韩愈借李愿的口,对当时官场的骄侈淫逸、养尊处优、妒宠争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的嘲讽。文章先从达官贵人们的种种意得志满的情态写起,于淋漓尽致的铺叙之中,深寓嘲讽之意;接着作者颂扬了离群索居的隐士们不与世人争高下的淡泊生活,叙说之中饱含称赞;最后又用辛辣的笔调活画出那些戚戚于名利之场,奔趋于权贵之门,一心向上爬的小人们的百丑图,寥寥几笔,写尽了那般利欲熏心的小人的可鄙可悲的情状。

这篇文章写于贞元十七年(801),时韩愈三十四岁。当时政治混乱,藩镇跋扈。韩愈在前一年失官,这一年春天在京师谋官候选,无成而归,心情沉重,他借这篇序,表示了自己对那些窃据权位的显贵们的蔑视,嘲讽了那些角逐于势利之途的官迷们,同时也赞扬了那些守志高洁的知识分子。文章显示出一种高昂不屈的姿态。

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见《东坡题跋》),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极高的。

【解释】 ①李愿——生平事迹不详,曾隐居盘谷,称为盘谷子。盘谷——地名,在河南省济源县北。

②太行——太行山,在今山西、河北两省间。阳——山南为阳。③甘——甜美。④鲜——少。⑤或曰——有人说。⑥是——这个。⑦宅幽——位置

深僻、幽远。 势阻——形势险阻。 ⑧盘旋——盘桓，
流连往返。 ⑨大丈夫——有志气有作为的人，这里指
达官贵人。 ⑩庙朝——朝廷。古代帝王诸侯的聘
享、命官或其他重要政治活动，常在祖庙中进行，与朝廷
出令并重，合称庙朝。 坐于庙朝，在朝廷做官。 ⑪进
退——指任免、升降。 ⑫树——立。 旄(máo)毛
——用旄牛尾附于旗杆上，用以装饰。 旗旄，即旗
帜。 ⑬罗——分列。 弓矢——弓箭。 ⑭武夫前
呵(hē)喝——兵士在前面高声呵叫着开道。 ⑮从
者——侍从。 ⑯供给之人——侍候达官贵人的仆役。
⑰才俊(jùn)俊——有才能的人。 俊，同“俊”。 满
前，很多的意思。 ⑱道古今而誉盛德——用古今人物
事例来歌颂他的美德。 ⑲曲眉——弯弯的眉毛。 丰
颊——丰满的脸颊。 ⑳便(pián)骈体——灵活的体
态。 ㉑秀外——秀丽的外表，指容貌。 惠中——聪
慧的资质，惠，通“慧”。 ㉒轻——指衣服质料的精细、
轻美。 裾——衣襟。 ㉓翳(yì)忆——遮避。 翳长
袖，让长袖遮着身子。“飘轻裾，翳长袖”，是形容美人衣
着的华丽和舞姿的优美。 ㉔粉白黛绿者——擦着白
粉的脸、描着青绿色眉毛的美女。 黛绿，古代女子用来
画眉的青绿色颜料。 ㉕列屋而闲居——在一间间房
子里无所事事的闲住着。 ㉖妒宠——妒忌别的妾姬
得宠。 负恃(sì)市——自负有美貌可恃。 ㉗妍(yán
言)——美丽。 怜——爱。 这句的意思是：姬妾们在达
官贵人面前互相以美貌争夺宠爱。 ㉘遇知于天子——得到皇帝的重用。 ㉙用力于当世——有权力
使用于当世，即掌握了当时的权力。 ㉚恶(wù)务)

——厌恶。 ⑳幸——侥幸。 致——得到。 ㉑穷居——居住在很偏僻的地方。 野处——住在山野里。 ㉒濯(zhuó 浊)——洗涤。 ㉓茹——吃。 ㉔这两句说：起床和休息没有定时，怎样舒适便怎样。 ㉕毁——毁谤。 这两句是说：与其当面受到别人的称赞，不如背后不受别人的毁谤。另一说：与其开始时有人称赞，不如后来没有人毁谤。 ㉖车服——古代官吏的衣饰和车马。车服都因官职的高低而不同。 维——维系，束缚。 车服不维，意思是没有官位的人不受官职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㉗刀锯——这里指刑具。 刀锯不加，是说不会有杀身之祸。 ㉘理乱——治乱。 理乱不知，世上的治乱都不知道，就是不必过问政治。 ㉙黜(chù 触)——指降职。 陟(zhì 治)——指升官。 黜陟不闻，是说朝廷官职的升降一概不闻。 ㉚不遇于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用。 ㉛则——就。 这句是说：我就走这条路。 ㉜公卿——指达官贵人。 ㉝形势——权势的意思。 ㉞趑趄(zī jū 资居)——或进或退犹豫不决。 ㉟嗫嚅(niè rú 聂如)——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以上两句是形容在达官贵人面前察言观色、拘束胆怯的样子。 ㊱处秽(huì 惠)污而不羞——处在卑下肮脏的地位而不觉得羞耻。 ㊲辟(bì 必)——法。 这句说：触犯了刑法而被杀戮。 ㊳侥幸——这里指偶然的机会获得成功。 ㊴为人——这里指人品。 贤——好。 不肖——不好。 ㊵昌黎——古郡名。治所在今辽宁义县。韩愈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的祖先世居昌黎。 壮——这里是志气不凡的意思。 之——这里指李愿的话。 ㊶盘之

中——盘谷之中。 ⑤③维——是。 子——你，这里指李愿。 官——室，房屋。 ⑤④稼——种植庄稼。
 ⑤⑤可濯(zhuó 浊)可沿——既可以洗涤，又可以沿泉而行。
 ⑤⑥阨——地势险阻。 ⑤⑦窈(yǎo 咬)而深——幽远而深邃。
 ⑤⑧廓共有容——空阔而能有所包容。 廓，空阔。 容，这里是可以存身的意思。 ⑤⑨缭(liáo 辽)而曲——环绕而曲屈。
 ⑥⑩往——去。 复——返。 这两句说：盘谷中的路环绕曲屈，行人往前走去，好象又回来了。
 ⑥⑪远迹——踪迹离得远远的。 ⑥⑫遁(dùn 盾)——逃跑，躲藏。
 ⑥⑬呵——呵斥。 ⑥⑭奚——有什么。 ⑥⑮膏——油脂，涂在车轴之类地方，起润滑作用。
 秣(mò 末)——饲喂。 ⑥⑯从——跟从。
 ⑥⑰徜徉(cháng yáng 常羊)——自由闲行的样子。

与崔群书^①

自足下离东都^②，凡两度枉问^③，寻承已达宣州^④，主人仁贤^⑤，同列皆君子^⑥，虽抱羁旅之念^⑦，亦且可以度日，无入而不自得^⑧。乐天知命者^⑨，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⑩。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辈^⑪，岂以出处近远累其灵台邪^⑫？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⑬。将

息之道^⑭，当先理其心^⑮，心闲无事，然后外患不入^⑯。风气所宜^⑰，可以审备^⑱，小小者亦当自不至矣^⑲。足下之贤，虽在穷约^⑳，犹能不改其乐，况地至近^㉑，官荣禄厚^㉒，亲爱尽在左右者邪^㉓！所以如此云云者，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㉔，托于幕府^㉕，则不为其所^㉖。是以及之^㉗，乃相亲重之道耳^㉘，非所以待足下者也^㉙。

仆自少至今^㉚，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㉛，或以艺取^㉜，或慕其一善^㉝，或以其久故^㉞，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㉟，因不复决舍^㊱，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与己已厚^㊲，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㊳，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㊴！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㊵，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㊶，明白淳粹^㊷，辉光日新者^㊸，惟吾崔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晓，然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明晦^㊹，虽不尽识^㊺，抑不可谓不涉其流者也^㊻。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㊼，诚知足下出群拔萃^㊽。无谓仆何从而得之也^㊾！

与足下情义，宁须言而后自明邪⁵⁰？所以言者，惧足下以为吾所与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⁵¹。既谓能粗知足下，而复惧足下之不我知⁵²，亦过也⁵³。比亦有人说⁵⁴，足下诚尽善尽美，抑犹有可疑者。仆谓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当有所好恶，好恶不可不明。如清河者⁵⁵，人无贤愚，无不说其善，伏其为人⁵⁶，以是而疑之耳。”仆应之曰：“凤凰芝草⁵⁷，贤愚皆以为美瑞⁵⁸；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于遐方异味⁵⁹，则有嗜者有不嗜者⁶⁰，至于稻也、粱也、脍也⁶¹、炙也⁶²，岂闻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于吾崔君无所损益也。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⁶³。自省事已来⁶⁴，又见贤者恒不遇⁶⁵，不贤者比肩青紫⁶⁶；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⁶⁷；不贤者或至眉寿⁶⁸。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⁶⁹？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⁷⁰！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⁷¹，任其死生寿夭邪⁷²！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⁷³、千乘之位⁷⁴，而甘陋巷菜羹者⁷⁵，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

于人⁷⁶，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邪⁷⁷！崔君
崔君，无怠无怠⁷⁸。

仆无以自全活者⁷⁹，从一官于此⁸⁰，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颍之上⁸¹，当亦终得之⁸²。近者尤衰惫⁸³：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⁸⁴；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⁸⁵；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⁸⁶，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⁸⁷？以此忽忽⁸⁸，思与足下相见一道其怀。小儿女满前，能不顾念？足下何由得归北来⁸⁹？仆不乐江南，官满便终老嵩下⁹⁰，足下可相就⁹¹，仆不可去矣。珍重自爱、慎饮食、少思虑，唯此之望！愈再拜。

【说明】这是一封写给作者的友人崔群的书信。贞元十八年(802)崔群在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任观察判官，韩愈在长安任四门博士。他们是同榜及第的知交，崔群比韩愈小六岁。书信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方面：一是表示对对方的关心和问候，以及告知自己的近况，信中首尾两段便是。有些地方似乎写得琐碎，然而情真意切，正显示出他们友谊之深，再加上多用家常本色口语，读来更觉亲切动人。二是对对方人品风度的高度评价和对他的远大前途的期许。作者先谈“交往相识者千百人”，然

后归结到使自己真心仰服的“惟吾崔君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韩愈对崔群的推崇并非过誉。三是抒发对封建社会中“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激愤之情，因而为崔群沉于下位鸣不平之意，也不露痕迹地包含在其中了。

【解释】 ①崔群——字敦诗，贝州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贞元八年中进士，时年十九。宪宗时由翰林学士为宰相。有贤名。后为皇甫镈所构陷，出为湖南观察使。穆宗时为吏部尚书，卒。 ②足下——古代对人的尊称。 东都——唐代以洛阳为东都。 ③凡——总共。 两度——两次。 枉——屈就，用这个词，在此含有敬重对方的意思。这两句说：自从你离开东都，已经两次写信来问候我。 ④寻——不久。承——承接，接受。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这句说：不久接到你已经到达宣州的消息。 ⑤主人——指当时宣歙（shè 舍）观察使崔衍，崔群在他幕下做判官。 ⑥列——行列。 同列，同在一起的人。 皆君子——韩愈在《送杨支使序》中说：“愈在京师时，尝闻当今藩翰之宾客（州郡的幕僚）惟宣州为多贤，与之游者二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 ⑦羁（jī 击）旅——寄居作客。 ⑧无入而不自得——无往而不乐的意思。“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是《礼记·中庸》中的一句话。 ⑨乐天知命——抱着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的意思。语出《易经·系辞》。 ⑩固——本来。 前修——前代贤人。 所以——“以”在这里当“用”讲，“所以”有“用……的方法”之义。 御——抵挡。 外物——指外界事物的干扰，即天灾、人祸、疾病、贫穷等。 ⑪度越——超越。 此等百千辈——泛指一般人。

⑫出处——此指任职。 累其灵台——损伤你的心,这里是影响思想情绪的意思。 灵台,指内心。 ⑬风土——气候水土。 不并——不同。 以北——大江以北。

⑭将息之道——即养身之道。 ⑮理——治理。 心——思想。 ⑯外患——外界来的一切忧患。 这四句说:养身之道,应当先治理好自己的思想,思想安定从容,然后一切外界来的忧患都不能侵入体内。 ⑰风气——即风土,指气候水土。 ⑱审备——充分准备。 ⑲小小者——小的灾祸,即指疾病。 这三句说:风土气候应当注意之处,能作好充分准备,疾病就不会上身了。

⑳穷约——穷困贫苦。 约,贫。 ㉑地至近——指宣城与别的边远之地相比,离开京都很近。此指唐朝的东都洛阳。 ㉒官荣禄厚——唐代凡临时派出处理特殊的官都有“判官”,以掌文书事务。中期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都设有“判官”,其权渐重,几等于副使。崔群此时正在宣歙观察使崔衍幕中任判官,所以韩愈说他“官荣禄厚”。 ㉓亲爱——指亲近的人。 ㉔宜在上位——应该在高级的职位上。 ㉕托于幕府——托身于别人的幕府里。托,寄。幕府,古代军队出征使用帐幕,所以将军府又称为“幕府”。后来文职官员不兼管军事,也都称为幕府。 ㉖不为得其所——没有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地位(官职)。 ㉗是以及之——所以这样说。 ㉘乃相亲重之道——这是为了对你的尊敬和友谊。 ㉙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不是以托身幕府为合适来看待你的。前面自“主人仁贤”至“亲爱尽在左右”这一段,都是韩愈劝慰的话,他劝崔群多加保重身体,安心在宣州任职;但作者担心崔群因此产生误解,接

着又写了“所以如此云云者”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这几句话。后面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所以说以上这些劝慰的话，是认为你是个贤明的人，应当担任更高的职务，托身于幕府这种较低的职位，对你来说则不是适得其所，所以写信给你谈到以上那些话，乃是出于对你的尊重和友谊，并不是认为你托身幕府是合适的。 ⑳仆——自谦之词，韩愈自指。 ㉑或——有的人。 以事同——因为工作相同。 ㉒以艺取——学问上彼此有切磋借鉴之处。 ㉓一善——某一方面的长处。 ㉔以其久故——因为相交已久的缘故。 ㉕恶——指交恶，即互相间不愉快的事。 ㉖决舍——决裂、舍弃。 ㉗皆入于善——样样都达到完善地步。 与己已厚——待我很好。 ㉘浅者——交情浅的人。 ㉙深者——交情深的人。 这句说：就交情深的人来说，不过是上面那几种情况。 ㉚考——考察。 瑕(xiá 匣)——玉上的斑点，这里指缺点。 尤——过失。 ㉛窥(kuī 亏)——从小孔或缝隙里看，这里用作观察的谦辞。 阃(kǔn 捆)奥——屋子的最深处。这里借指内心深处。 畛(zhěn 诊)域——界限，这里借指人我之间的界限。 畛，田间的小路。这句是形容崔群胸襟坦荡。 ㉜淳粹——指心地光明。 ㉝辉光日新——指德行和学业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好象每天所见太阳的光辉永不暗一样。 ㉞明——指正确的见解。 晦——指错误的见解。 ㉟尽识——全都能识别、了解。 ㊱抑——文言连词，这里是“但是”的意思。 涉其流——广泛接触的意思。这句用涉水来做比喻，说明自己对圣人的书，曾下过一番功夫。 ㊲度(duó 夺)——忖度、思考。 ㊳出群拔萃——在同类中最为

优秀的意思。 ④无谓——不要说。 这句说：不要说我从什么地方得出你出群拔萃的这种结论。意思是崔群的“出群拔萃”，是韩愈从自己交友的经验和读圣人书的体会中，认识到的。 ⑤宁——哪里。 邪——通“耶”，语末疑问辞。 ⑥置——放。 白黑——是非善恶。 这两句说：担心您以为我对于自己交情深厚的人，大多不问他们的是非善恶，在心中无所选择。意即我与他们相交，多出于不得已，并非真把他们当作知己看。 ⑦不我知——不知我。 ⑧亦过也——也是过错。 ⑨比——近来。 ⑩清河者——指崔群。崔群系清河人。 ⑪伏——通“服”，佩服。 ⑫凤凰——传说中的神鸟，凤为雄，凰为雌。 芝草——灵芝草，古人把它当成仙草。 ⑬美瑞——吉祥的事物。 ⑭遐（xiá 狭）方——边远之地。 异味——滋味特别的食物。 ⑮嗜（shì 事）——喜欢，爱好。 ⑯脍（kuài 脍）——细切的鱼、肉。 ⑰炙（zhì 治）——同“炙”，烤熟的肉。 ⑱不肖——不好，不贤。 ⑲省（xǐng 醒）事——明白事理。 ⑳恒——常常。 不遇——不受重用。 ㉑比肩——并肩，一个挨一个，这里形容多。 青紫——是古代高级文武官员结在印纽带子上的两种颜色，这里用“青紫”来指高官厚禄的人。 ㉒旋——不久。 ㉓眉寿——长寿。 ㉔造物者——创造万物的神。 这句说：不知道创造万物的神的旨意究竟是怎样的。 ㉕无乃——多用在推测性的问句，这里有“大概”的意思。 这句说：大概造物者的好恶与人心的好恶是不一样的。 ㉖省（xǐng 醒）——省察，明辨。 记——识别。 ㉗夭（yāo 腰）——少壮而死为“夭”。 ㉘薄——鄙薄。 卿

相——这里指高官厚禄。 ⑥千乘(shèng 剩)——兵车千辆。古代以一车四马为一乘,称一般诸侯国为“千乘之国”。这里的“千乘之位”,也指高官厚禄。 ⑦甘——甘心。 陋巷——简陋狭小的房子。古人称巷有二义:一是街巷;一是人所居的房子。《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赞扬颜回:“一簞(dān 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的“陋巷”,就是指“简陋狭小的房子”。 ⑧乖——背离。 ⑨兼得——指既得天意又合人意。意思是既得高官厚禄,又具有高尚的品德。 ⑩无怠——不要懈怠。意即应力求达到“兼得”的目的。 ⑪这句说:我没有赖以自立的本领。这是韩愈自谦的话。 ⑫从——从事。 从一官于此,指韩愈正任四门博士。 ⑬自放于伊、颍之上——独自放浪于伊、颍二水之上。伊、颍,二水名,都在河南省,近韩愈的故乡,古代高士隐居之地。 ⑭终得之——最终能得到“自放于伊、颍之上”。 ⑮近者——近来。 惫(bèi 辈)——疲乏。 ⑯左车——左边牙床。 车,牙床。 ⑰寻常——近处,八尺叫寻,十六尺叫常。 ⑱诸父——伯叔辈。 早世——早去世。 ⑲图于久长——企图活得长久。 ⑳以此怱怱——因为以上的原因而心神不安。怱怱,不安的样子。 ㉑何由——用什么办法。 ㉒终老嵩下——在嵩山下养老。嵩山,五岳之一,称为中岳,在河南省登封县。 ㉓就——接近。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①，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②；其趋也^③，或梗之^④；其沸也，或炙之^⑤。金石之无声^⑥，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⑦。有不得已者而后言^⑧，其歌也有思^⑨，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⑩！

禾也者^⑪，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⑫，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⑬。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⑭，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⑮，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⑯。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⑰，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⑱，文辞之于言^⑲，又其精也^⑳，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其在唐、虞^㉑，咎陶、禹^㉒，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㉓，又自假于

《韶》以鸣²⁴。夏之时²⁵，五子以其歌鸣²⁶。伊尹鸣殷²⁷，周公鸣周²⁸。凡载于《诗》、《书》六艺²⁹，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³⁰，其声大而远。传曰³¹：“天将以夫子为木铎³²。”其弗信矣乎³³？其末也³⁴，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³⁵。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³⁶。臧孙辰、孟轲、荀卿³⁷，以道鸣者也³⁸。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³⁹，皆以其术鸣⁴⁰。秦之兴，⁴¹李斯鸣之⁴²。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⁴³，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⁴⁴，鸣者不及于古⁴⁵，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⁴⁶，其节数以急⁴⁷，其辞淫以哀⁴⁸，其志弛以肆⁴⁹，其为言也⁵⁰，乱杂而无章⁵¹。将天丑其德莫之顾也⁵²？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⁵³？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⁵⁴，皆以其所能鸣⁵⁵。其存而在下者⁵⁶，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⁵⁷，其他浸淫乎汉氏矣⁵⁸。从吾游者⁵⁹，李翱、张籍其尤者⁶⁰。三子者之鸣信善矣⁶¹。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

使鸣国家之盛邪⁶²? 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⁶³? 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⁶⁴, 其在上也奚以喜⁶⁵? 其在下也奚以悲⁶⁶?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⁶⁷, 有若不释然者⁶⁸, 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⁶⁹。

【说明】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是韩愈的挚友。四十六岁进士及第,四年后才授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县)尉。对此他心中有所不快,也就是本文中所说的“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韩愈很同情他的境遇,又十分珍惜他的诗才,便写了这篇《送孟东野序》来宽慰和勉励他。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不平则鸣,全文紧扣住“鸣”字做文章。第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是开宗明义,下面是对这句话的分析论证。先是一般地讲不平则鸣的道理,然后又讲“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的道理,接着便胪列历史上的“善鸣者”作为例证,可谓不厌其详,这是为了加重论点的说服力。在提过初盛唐诗人中的“能鸣者”以后,不紧不迫地归结到孟东野身上,而且还顺便带上李翱和张籍两人。文中有关孟东野的话,只寥寥数语,但是由于前面已经把道理讲透,因而并不觉得单薄。四个反问句连用更加深了这种感情的力量。文章的结构是先立意,后论证,论证又是由远及近,层层深入,脉络十分清晰,行文舒展缓慢,然而显得很扎实有力。韩愈这种不平则鸣的观点,也是受到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过的“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种论点的影响。韩愈在文中对作家的才能经

常被淹没于不幸的命运之中，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指出作家的创作应该是真情实感的流露（“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而这样的创作往往是和作者本人不幸的遭际联系在一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是和自己所遇到的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论点都是可取的。

【解释】①挠(nǎo 恼阳平)——义同扰，扰动。

②其——代词，指水，下两句同。跃——指水波翻动。

或——有时。③趋——指流动急速。④梗(gěng

耿)——阻塞，这里指阻遏水流，因而增强了水势。

⑤炙(zhì 治)——烤，这里是加热的意思。⑥金石——

钟、磬(qìng 庆)之类乐器。⑦这句说：人的言论，也和

草木、水、金石一样，是对外物刺激的反应。⑧不得已——

这里是“不得不”的意思。⑨这句说：他们歌唱是因为心里有所感触。

⑩其——作副词用，表示推测，大概。⑪乐(yuè 月)——音乐。⑫郁——积、

结。这两句说：音乐就是人把积郁于胸中的情怀宣泄出来而形成的声音。

⑬善鸣者——善长于发声的。

假——凭借。这句说：选择那些善长于发声的东西，借

它来发声。⑭金——钟、搏(bō 勃)之类乐器，都是用铜做的。石——

磬之类用玉或石做成的乐器。丝——

琴瑟之类乐器。竹——管箫之类乐器。匏(páo

跑)——笙竽之类乐器。土——埙(xūn 勋)，用陶土烧

制成的乐器。革——鼓之类乐器。木——祝(zhù 祝)

敔(yǔ 语)，打击乐器。以上八种乐器，旧称“八音”。

⑮维——发语词。时——时令，即四季。⑯这两句

说：天对于四季的变化也是这样，选择那些善长于发声的

东西，借它发出声音来。⑰推夺——推移，变化。

⑱精——精华。 ⑲文辞——文章。 ⑳这三句说：人们声音的精华是言语，而文章对于言语来说，又是它的精华。 ㉑唐虞——我国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帝王唐尧、虞舜。这里的“唐虞”，代表了这两个朝代。 ㉒咎陶(gāo yáo 高摇)——即皋陶，虞舜的臣，为舜掌管司法，造律立狱。禹——夏代开国之帝。今文《尚书》有《皋陶谟》，伪古文《尚书》有《大禹谟》，相传为皋陶和禹的言论。 ㉓夔(kuí 奎)——人名，虞舜时的乐官。 ㉔假——借。韶(sháo 勺)——相传为舜时的乐曲名。 ㉕夏——朝代名，禹受舜禅让，国号为夏。 ㉖五子——夏王太康(启的儿子)的五个弟弟。太康沉湎于游乐，被有穷国后羿(yì 易)所逐。五子怨恨太康失国，作歌讽刺。事见《史记·夏本纪》。 ㉗伊尹——名挚，商汤的贤臣，曾助汤伐桀。汤死，又辅佐汤的孙子帝太甲。据说他曾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诸篇，皆亡佚。 殷——朝代名，商代盘庚迁都于殷，故史称殷商。 ㉘周公——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是巩固周王朝最有力的人物。相传他曾作《大诰》、《康诰》等文。 ㉙《诗》——《诗经》。《书》——《书经》，即《尚书》。六艺——指六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 ㉚徒——门徒，弟子。孔子的言论，由他的弟子集而成为《论语》，他的许多弟子都有著作。 ㉛传(zhuàn 赚)——阐述儒家经典的文字，这里指《论语》。 ㉜木铎(duó 夺)——铜质木舌的铃子。古代宣布新政令时，摇木铎召集民众来听。“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见于《论语·八佾(yì 逸)》，是仪封人称颂孔子的话，他用木铎来比喻孔子著书立说，传于弟子，影响和

力量就好象帝王发布政教法令一样。 ③其——在这里是反诘副词，即口语中的“难道”。 信——真的，确实。这句说：难道不是真的吗？ ④其末也——周朝末年的时候。 ⑤庄周——战国时宋人，曾作过漆园吏，其文今存于《庄子》中三十三篇。 荒唐——广大无边际的意思，与现代汉语所说的“荒唐”不同。“荒唐之辞”是说思想没有拘束，文章富于想象。 ⑥屈原——名平，战国时楚人。楚怀王时做过左徒，后被放逐，忧国忧民而投汨罗江自沉。著有《离骚》、《天问》、《九章》等。 ⑦臧孙辰——即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文仲既没，其言立”，因此把他列入善鸣者中。 孟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著有《孟子》。 荀卿——名况，战国时赵人，时人尊他为“荀卿”，著有《荀子》。 ⑧道——思想，学说，这里指儒家之道。 ⑨杨朱——字子居，战国时卫人，所著书已不传，只散见于《孟子》、《列子》诸书中。 墨翟（dí 敌）——战国时鲁人，著有《墨子》。 管夷吾——字仲，春秋时齐人，后人把他的言论集为《管子》。 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人搜集他的行事和言论之类，辑为《晏子春秋》。 老聃（dān 丹）——即老子，姓李名耳，约与孔子同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老子》（即《道德经》）。 申不害——战国时韩国人，韩昭侯之相，著有《申子》。 韩非——战国时韩国的公子，为人口吃善著书，有《韩非子》传世。 慎到——战国时赵人，学黄老，《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法家，著《慎子》。 田骈（pián 偏阳平）——战国时齐人，齐宣王时为上大夫。《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道家，著《田子》。 邹衍——阴阳家，战国时齐人，有《邹子》。 尸佼（jiǎo 皎）——战国

时鲁人,《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杂家,有《尸子》。孙武——战国时齐人,军事家,著有《孙子》。张仪——战国时魏人,秦惠王之相,倡连横之说。苏秦——战国时周人,为六国之相,倡合纵之说。之属——这一类人。

④⑩术——主张。④⑪秦之兴——秦朝建立。④⑫李斯——战国时楚国人,后为秦始皇的丞相,著有《谏逐客书》、《论督责书》等,均见《史记·李斯列传》。④⑬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汉武帝时为郎中,后为太史令,有《史记》传世。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辞赋家,有《子虚赋》等。扬雄——字子云,西汉辞赋家,有《甘泉赋》《法言》等。④⑭魏晋氏——魏晋时代。氏,这里指朝代。④⑮鸣者——这里指文学家和思想家。不及于古——赶不上古代。④⑯清以浮——浅薄而浮夸。以,作连词用,与“而”同,以下三个“以”字用法同。

④⑰节——节拍、音节。数(shuò 朔)——频繁。急——急速,急促。这主要指那些作者的思想感情局促、紧张。

④⑱淫以哀——放荡而颓伤。④⑲弛——懈怠、放纵。肆——失控。④⑳言——言辞,此指著书立论。㉑无章——没有条理。㉒将——副词,大概、也许的意思。天丑其德——上天厌恶他们的品德。莫之顾——不顾惜。㉓这句的意思是: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让那些善鸣的人来鸣呢?

④⑳陈子昂——字伯玉,初唐著名诗人,他坚决反对初唐文坛上的齐梁浮靡文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鲜明的创造性,有《陈拾遗集》。苏源明——字弱夫,唐文学家,有《苏源明前集》。元结——字次山,唐文学家,有《元次山集》,又曾编选《篋中集》行于世。李白——字太白,盛唐诗坛的代表诗人,有《李太白

集》。杜甫——字子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杜工部集》。李观——字元宾，唐文学家，有《李元宾集》。⑤能——特长、擅长。⑤存——还活着的。在下者——指职位低的。⑤不懈——无懈可击。⑥浸淫——渗入，这里是“接近”的意思。这几句说：到现在还活着而在下位的，有个孟郊，开始用他的诗来鸣。他的那些好的作品超过了魏晋时代的作品，其精妙程度可与远古的作品比美，其他的作品也接近于汉代了。⑥从吾游者——跟我交往的人。也有门生的意思。⑥李翱(áo 熬)——字习之，唐代散文家，哲学家，有《李文公集》。张籍——字文昌，中唐乐府诗人，有《张司业集》。尤——特出。⑥三子——指孟郊、李翱、张籍。信善矣——确实好啊。⑥抑——文言连词，在这里表示选择，当“还是”讲。和其声——和三子的声音相应。指使他们显达。⑥这两句说：不知上天将要和三子的声音相应，让他们平步青云，实现平生抱负，来歌唱国家的兴盛呢，还是将要使他们穷愁潦倒，心情愁苦只知歌唱自身的不幸呢？⑥悬乎天——系之于上天。⑥其在上也——他们在上位。其，代词，指三子。奚——何以。⑥其在下也——他们在下位。这两句说：(既然三子的命运系之于上天)他们居于上位有什么可喜的呢？他们居于下位有什么可悲的呢？⑥役——服役，这里有任职的意思。役于江南，指孟郊在溧阳尉任。⑥有若不释然者——好象心情有点不愉快。⑥解之——劝解他。这句是说：所以我讲这番关于命运系之于天的话来劝解他。韩愈这里所说的天，是指不由自己主观力量掌握的外界条件，命悬乎天，即准备承担一切不

幸而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的意思。

师 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①。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④，其闻道也^⑤；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⑥。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⑦，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⑧？是故无贵无贱^⑨，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呼^⑩！师道之不传也久矣^⑪，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⑫，犹且从师而问焉^⑬；今之众人^⑭，其下圣人也亦远矣^⑮，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⑯，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⑰？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⑱，则耻师焉^⑲，惑矣^⑳！彼童子之师^㉑，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㉒，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

惑者也。句读之不知²³，惑之不解²⁴，或师焉，或不焉²⁵，小学而大遗²⁶，吾未见其明也²⁷。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²⁸，不耻相师²⁹。士大夫之族³⁰，曰师、曰弟子云者³¹，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³²，道相似也³³，位卑则足羞³⁴，官盛则近谀³⁵。”呜呼！师道之不复³⁶，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³⁷，今其智乃反不能及³⁸，其可怪也欤³⁹！

圣人无常师⁴⁰。孔子师郯子、苾弘、师襄、老聃⁴¹。郯子之徒⁴²，其贤不及孔子⁴³。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⁴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⁴⁵，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⁴⁶，年十七，好古文⁴⁷，六艺经传⁴⁸，皆通习之⁴⁹。不拘于时⁵⁰，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⁵¹，作《师说》以贻之⁵²。

【说明】“说”是古代议论文的一种，本文是韩愈的名作之一，是论述从师学习的道理的。韩愈这里所讲从师求学，主要是指学习儒家之道。文章先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人必须有师，接着，便提出凡是先于自己闻道的人，

不论老少贵贱，都可作为自己的老师这一主要论点。这是针对当时士大夫只重门第官位，从师学道的风尚已经不传而言的。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如“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作为教育思想，至今还值得我们重视。韩愈不但在理论上这样说，并且在实践上也这样做。他自己勇于为师，创造了一个古文学派。在当时，韩愈的主张曾得到柳宗元的支持。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对韩愈因为提倡师道而遭到世人讥笑批评这一点表示同情，从柳宗元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实际情况。

【解释】 ①学者——求学的人。 ②受——同“授”。 ③孰——谁。 ④生乎吾前——即比我年长的人。 ⑤其——这里作代词用，指“生乎吾前”的人。 闻——这里有懂得、理解的意思。 ⑥固——本来。从而师之——跟着他学。 师，这里作动词用。 ⑦吾师道也——我是以“道”为师，即谁有道就向谁学的意思。 ⑧夫（fú 扶）——语首助词。 庸——岂，哪里。 这句说：哪管他的年纪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⑨无——无论。 贵、贱——这里指身份的高低。 ⑩嗟（jiē 阶）呼——叹词。 ⑪也——句中的语气词，表示停顿。以下两句中的“也”，用法同此。 ⑫出人——超过一般人。 ⑬问——请教。 ⑭众人——一般人。联系下文看，是指“耻学于师”的士大夫。 ⑮下圣人——低于

圣人。 ⑩圣益圣——圣人更加聪明。前一个“圣”是名词，指“古之圣人”，后一个“圣”是形容词，指“聪明”。
 下句的“愚益愚”同例。 ⑪其皆出于此——大概都由于这个原因。其，示推测语气。 ⑫于其身也——对于他自己。身，这里指自己。 ⑬耻师——耻于找老师学习。 ⑭惑矣——糊涂啊。 ⑮彼——那些。
 ⑯句——语意完整的句子。读（dòu 逗）——语意未完但读起来需要停顿的地方。句读，即断句。 ⑰句读之不知——读书不会断句。 ⑱惑之不解——疑难问题不能解决。 ⑲或师焉，或不焉——有的从师学习，有的却不从师学习。意思是，读书不会断句知道该去向老师学习，事理不明白倒不知道该去向老师学习。不（fǒu 否），同“否”。 ⑳小学而大遗——小的问题（“句读之不知”）学习了，大的问题（“惑之不解”）却遗漏掉了。
 ㉑吾未见其明也——我看不出他们的高明之处。其，代词，指“今之众人”。 ㉒巫——旧时以祈神召鬼为职业的人。古代迷信不懂科学，巫医往往合一。乐师——以奏乐唱歌为职业的人，也是当时受人轻视的职业。百工——各种技术工人。 ㉓不耻相师——不耻于向别人学习。相师，拜别人为师。 ㉔士大夫之族——指封建社会中有地位有官职的人。 ㉕曰师曰弟子云者——说到（谁是）老师、（谁是）弟子等话的时候。云者，语尾词，有“等等”的意思。 ㉖年相若——年纪相差不多。 ㉗道相似——道的修养差不多。 ㉘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使人羞愧。 ㉙官盛则近谀（yú 愉）——以地位高的人为师则近于奉承。谀，奉承。 ㉚师道之不复——从师学道的风尚不能恢

复。 ⑳不齿——不居于同列。 齿，列。 ㉑智——见识， 乃——竟。 ㉒这四句说：巫医乐师百工这一类人，本来是君子所瞧不起的，如今，有些人的见识反不如他们，真是可怪得很！ ㉓无常师——没有固定的老师。 ㉔郈(tán 谭)子——春秋时郈国(今山东省郈城县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职官名称的事。 苾(cháng 常)弘——周敬王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过有关音乐的问题。 师襄(xiāng 乡)——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 老聃(dān 丹)——即老子，姓李名耳，约与孔子同时，孔子曾向他学习过盾礼。 ㉕郈子之徒——郈子这一类人，即上文提到的郈子、苾弘、师襄、老子等人。 徒，类。 ㉖贤——这里指道德才能。 ㉗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为我的老师。语出《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㉘术业有专攻——学术技艺各人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 攻，研究。 ㉙李氏子蟠(pán 盘)——姓李的青年叫蟠的。 ㉚好(hào 号)——喜爱。 ㉛六艺——即儒家的六种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 经——六经的正文，即原著。 传(zhuàn 赚)——解释经的著作。 ㉜通习——全面钻研。 ㉝不拘于时——不受(耻于从师学习的)时俗观念的束缚。 ㉞嘉——嘉许，赞赏。 ㉟贻(yí 移)——赠。

赠崔复州序^①

有地数百里^②，趋走之吏^③，自长史、司马已下数十人^④。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旧^⑤。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⑥。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⑦。

虽然，幽远之小民^⑧，其足迹未尝至城邑^⑨；苟有不得其所^⑩，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⑪，况能自辨于县吏乎^⑫？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⑬？由是刺史有所不闻^⑭，小民有所不宣^⑮。赋有常而民产无恒^⑯，水旱疠疫之不期^⑰，民之丰约悬于州^⑱，县令不以言^⑲，连帅不以信^⑳，民就穷而敛愈急^㉑，吾见刺史之难为也^㉒。

崔君为复州^㉓，其连帅则于公^㉔。崔君之仁^㉕，足以苏复人^㉖；于公之贤^㉗，足以庸崔君^㉘。有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㉙，将在于此乎^㉚！愈尝辱于公之知^㉛，而旧游于

崔君^②。庆复人之将蒙其休泽也^③，于是乎言。

【说明】 崔复州的生平事迹，已无从查考，但从韩愈写序赠别来看，他们是有一定交情的。作者的临别赠言，开头几句，即从“有地数百里”到“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一段，不无祝贺之意，但主要的却是希望崔君上任以后要体察百姓疾苦，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在施仁政方面有所作为，从“赋有常而民产无恒，水旱疠疫之不期”，以及“民就穷而敛愈急”等语看，为民请命的心情是相当恳切的。文中提到的“于公”，系指当时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颀（dí 敌），据《旧唐书·于颀传》载，此人“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官吏，作者在文中却称之谓“贤”，这是对于颀的一种婉言讽谏，作者为此文的目的显然在此，但看起来却不着痕迹，文章的高明也在这里。

【解释】 ①崔复州——名字不详，曾任复州刺史，所以称为崔复州。复州，今湖北省沔(miǎn 免)阳云，唐时属山南东道。 ②有地数百里——指刺史所管辖的地域。 ③趋走之吏——来往奔走的官吏，指刺史的下属。 ④长(zhàng 掌)史、司马——均为州刺史的佐吏。已下——以下。 ⑤其——代词，这里指刺史。禄——俸禄。仁——施惠。三族——指父、母、妻三族。故旧——故交、旧友。这句是说：刺史的俸禄可以接济他的三族及故交旧友。 ⑥这两句说：刺史心里快乐，则一州的百姓就放心欢喜，刺史心里不快乐，则一州

百姓就担心害怕。意思是一州百姓的忧喜祸福都系之于刺史一人的心境,都得看望刺史一人的脸色,说明他的权力之大,威势之重。 ⑦丈夫——封建社会里对成年男子的统称。 ⑧幽远——偏僻边远的地方。 ⑨城邑——城市。 ⑩苟——如果。 不得其所——没有得到适宜的处所和待遇,即受到委屈损害。 ⑪自直——为自己申诉。 鲜——少。 ⑫自辨——也是申诉的意思。 ⑬刺史之庭——刺史的衙署。 以上六句说:偏僻边远地方的百姓,他们从没有到过城里,如果遭到欺凌损害,能够到乡里之吏那里去申诉的人已经很少,更不要说到县吏那里去申诉了!能到县吏那里去申诉的人很少,更不要说到刺史衙署里去申诉了! ⑭由是——由于这个原因。 不闻——听不到。(指人民的意见和冤苦之情。) ⑮宣——宣发。(指人民对当权者的不满之情。) ⑯常——常规。 民产——百姓的财产。 无恒——没有固定的成数。 这句说:赋税有常规的数额,农民的收成却没有固定的保证。 ⑰疠(卬丽)疫——瘟疫,这里泛指疾病。 不期——不定什么时候都可能来到。 ⑱丰——指衣食富足。 约——贫困。 悬——系,决定于。这两句说:水灾旱情各种疾病难免经常要发生,百姓生活的好坏决定于州刺史是不是关心民瘼,肯不肯承担责任。 ⑲县令不以言——县令不把下情告诉刺史。(唐时县辖于州。) ⑳连帅——古诸侯十国之长称“连帅”,这里以“连帅”代指节度使。唐时节度使统辖数州,州刺史为其下属。 信——信任,相信。 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刺史下面得不到县令关于民间灾情的真实呈报,呈报了又得不到上面节度使的相信重视……。 ㉑就——走向。

就穷,有“越来越穷”的意思。 ⑳难为——难做,是说刺史这官不好当。 ㉑为复州——即为复州刺史。 ㉒于公——指于頔。于頔字允元,贞元十四年(798)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 ㉓仁——指施仁政。 ㉔苏——复苏。苏复人,指把复州人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 ㉕贤——贤明。这里以“于公之贤”与“崔君之仁”对称,显然有于公之仁有所不足的意思。 ㉖庸——用,使用。这句有希望于公放手任用崔君的意思。 ㉗这两句说:有刺史的荣耀而没有刺史上下受牵制的难处。 ㉘此——指上文提到的“于公之贤”。 ㉙辱……知——客气话,意思是与某人交往,承蒙他赏识自己。知,了解。 ㉚旧游于崔君——过去与崔君做过朋友。 ㉛休泽——恩惠。

送董邵南序^①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②。董生举进士^③,连不得志于有司^④,怀抱利器^⑤,郁郁适兹土^⑥,吾知其必有合也^⑦。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⑧,苟慕义强仁者^⑨,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⑩!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⑪,吾恶知其今不异

于古所云耶^⑫?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⑬。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⑭;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⑮?为我谢曰^⑯：“明天子在上^⑰,可以出而仕矣^⑱!”

【说明】 韩愈的朋友董邵南,要到古称燕赵之地的河北一带去寻找出路,韩愈写了这篇序文赠他。董邵南有卓越的才能,在科场上却多次失利,作者对他抱有深切的同情;可是,当时河北一带是藩镇割据称雄的地方,作者未免又为之担心。于是一方面勉励他去努力建功立业,一方面又规劝他要谨慎从事,不要上当。如文中说,古代燕赵之士都仰慕仁义,然而风气变了,现在那里的人不一定这样了,所以那里未必是施展才华和抱负的理想地方;文末“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句话,强调如往日“屠狗者”那样的失意之士,今日也应为朝廷效力,言外之意就是不应当为割据者效劳。本文用追怀历史的手法,曲折达意,语言显得十分蕴藉含蓄,而送别朋友的悲壮之情,也流露于字里行间。文章虽然不长,意思却曲折婉转,语重心长。

【解释】 ①董邵南——韩愈的朋友,韩愈集中还有赠董邵南的诗。生平不详。 ②燕赵——战国时代的两个强国。燕国的领地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北部,赵国的领地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南部一带地区。这里以“燕赵”借指

当时的河北一带。唐朝称河北道，其中卢龙、成德、魏博三镇都长期割据，只是名义上归顺朝廷。称——说是。感慨悲歌——慷慨悲歌。③董生——即董邵南。举进士——指被州县推举，到长安应进士科考试。④不得志——指没有考中。有司——古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这里指主考官。连不得志于有司，意思是多次考试，均未录取。⑤利器——比喻杰出的学识和才干。⑥适——往。兹土——这个地方，指河北一带。当时为藩镇割据之地。⑦有合——有所遇合，指遇到赏识他的长官。⑧子——您，指的是董邵南。不遇时——遇不到时机，指仕途不顺利。⑨苟——假若。慕——仰慕。强——勉力。⑩矧(shèn 审)——况且。这几句说：你没有遇到好的时机，但假若是仰慕道义，勉力于仁爱的人，都会爱惜你。况且燕赵一带的豪侠之士，本性就是这样的呢！⑪化——教化。移易——转移、变化。⑫恶(wū 乌)——作疑问副词，怎么。这两句说：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变化的，谁知道那里现在的风俗和古时候所说的有没有两样呢？这句是含蓄地指斥当时河北三镇抗拒朝廷，早已看不到慷慨悲歌之士了。⑬聊——且，姑且。吾子——子前加“吾”，表示亲切，指董邵南。卜——这里是预测的意思。⑭吊——凭吊。望诸君——即乐(yuè 岳)毅，战国时赵人，曾为燕国大将，辅佐燕昭王破齐，攻下了七十多个城池。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中了齐人的反间计，解除了乐毅的兵权。乐毅畏祸，流亡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他的坟墓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⑮昔时——从前。屠狗者——以杀狗为职业的

人，这里指隐于街市的有才能但没有做官的人。屠狗，《史记·荆轲传》写作狗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 ⑮谢——致意。 ⑯明天子——圣明的天子。 ⑰仕——古时称做官为仕。这两句说：现在圣明的皇帝在位，可以出来做官，为朝廷出力了。

祭十二郎文^①

年月日^②，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③，乃能衔哀致诚^④，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⑤，告汝十二郎之灵^⑥：

呜呼！吾少孤^⑦，及长，不省所怙^⑧，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⑨，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⑩，既又与汝就食江南^⑪，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⑫，皆不幸早世^⑬，承先人后者^⑭，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⑮，形单影只。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⑯，其后四年而归

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⑰，遇汝从嫂丧来葬^⑱。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⑲，汝来省吾，止一岁^⑳，请归取其孥^㉑。明年，丞相薨^㉒，吾去汴州^㉓，汝不果来^㉔。是年^㉕，吾佐戎徐州^㉖，使取汝者始行^㉗，吾又罢去^㉘，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㉙，东亦客也^㉚，不可以久^㉛。图久远者，莫如西归^㉜，将成家而致汝^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㉞！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㉟，以求斗斛之禄^㊱。诚知其如此^㊲，虽万乘之公相^㊳，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㊴！

去年孟东野往^㊵，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㊶，而发苍苍^㊷，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㊸，皆康强而早世^㊹，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㊺，而汝抱无涯之戚也^㊻。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㊼？呜呼！其信然邪^㊽？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㊾，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㊿？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㊽？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㊾，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㊿、耿兰之

报⁵⁴，何为而在吾侧也⁵⁵？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⁵⁶，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⁵⁷，所谓理者不可推⁵⁸，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⁵⁹，动摇者或脱而落矣⁶⁰，毛血日益衰⁶¹，志气日益微⁶²，几何不从汝而死也⁶³！死而有知，其几何离⁶⁴；其无知，悲不几时⁶⁵，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⁶⁶，吾之子始五岁⁶⁷，少而强者不可保⁶⁸，如此孩提者⁶⁹，又可冀其成立邪⁷⁰？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⁷¹，往往而剧⁷²。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⁷³？抑别有疾而至斯乎⁷⁴？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⁷⁵。东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⁷⁶，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⁷⁷。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⁷⁸，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⁷⁹，则待终丧而

取以来⁸⁰；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⁸¹。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⁸²，终葬汝于先人之兆⁸³，然后惟其所愿⁸⁴。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⁸⁵，殁不得抚汝以尽哀⁸⁶，殓不凭其棺⁸⁷，窆不临其穴⁸⁸，吾行负神明⁸⁹，而使汝夭，不孝不慈⁹⁰，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⁹¹！彼苍者天，曷其有极⁹²！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⁹³，以待余年⁹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⁹⁵，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⁹⁶！

【说明】十二郎韩老成本是韩愈的次兄韩介的次子，因长兄韩会无子，就把他过继给了伯父。韩愈幼年失去父母，由长兄韩会和长嫂郑氏抚养成人。他和老成年岁相差不大，幼年朝夕相处，历尽忧患，叔侄间感情十分深笃。后来韩愈的长兄韩会、长嫂郑氏、次兄韩介及他的另一个儿子百川都陆续去世，子辈和孙辈，就只剩下了韩

愈和老成，二人更是相依为命。只是韩愈成年之后步入仕途，迫于生计，不断的南迁北徙，叔侄二人见面日少，常以为憾。而老成的突然逝去，更使韩愈感到十分悲痛，因此写文悼念，长歌当哭，一泻悲怀。

古代写祭文，主要在于称颂死者，辞多浮夸。甚至有人专以代人写祭文为职业，这种祭文并没有什么真挚的感情可言，实际上只是一种应酬文字。此外，在祭文中也有一些是以写悲痛为主的，可算是一种抒情散文。但象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这样感情浓烈的祭文，却并不多见，因此，《祭十二郎文》曾被后世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

文章一反一般祭文的老调，毫无溢美之词，而只是追溯死者平昔的生活，与作者的关系，写他们才相聚又分离，写他们天涯地角的离愁别恨，作者仿佛在和死者相对而语。全文写得沉郁哀婉，凄楚动人，字字都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无法排遣的哀痛。

【解释】 ①十二郎——在族中排行第十二。唐代习惯，常以一个人在族中的排行代名字。 ②年月日——指写祭文的时间。《文苑英华》作“贞元十九年(803)五月二十六日”。按，下文有“东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此文是韩愈听到老成死讯后七天写的，因此，“五月二十六日”不确。 ③季父——父辈中排行最小的，现在统称为叔父。 闻汝丧之七日——听到你去世消息后七天。 ④衔(xián 咸)哀——含着悲哀。 致诚——表达诚意。 ⑤使——支使，派遣。 建中——人名，当是韩愈家的仆人。 具——准备。 时羞——时鲜的食品。 奠——祭品。 这句说：派建中从远方备办了应时的佳肴为祭品。 ⑥告——哀悼的意思。 ⑦少孤——年幼丧父。韩愈

生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成人。 ⑧不省(xǐng 醒)——不知道。 怙(hù 户)——依靠。《诗经·小雅·蓼莪》中有“无父何怙”的句子，后世用“怙”来表示对父亲的依靠。

⑨兄歿南方——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兄韩会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唐属岭南道，治所在今广东省曲江县)刺史，建中二年(781)，卒于任所，时年四十二岁，正当中年。这年韩愈十四岁，老成更小。 ⑩归葬河阳——把韩会的灵柩运回河阳。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韩家祖坟所在地。 ⑪就食江南——建中二年，中原地区战乱不休，韩家于次年避居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就食，谋生活。韩家在宣城有产业。 ⑫上有三兄——韩愈有长兄韩会，次兄韩介，三兄不详。 ⑬早世——早死。 ⑭先人——指韩愈的父亲韩仲卿。 ⑮两世一身——儿孙两代都只剩下一个继承人。 ⑯吾年十九，始来京城——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时来到京师长安。(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说自己二十岁时来到长安，在《欧阳生哀辞》中说：“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均与本篇所记相差一年。) ⑰省(xǐng 醒)——探视。 ⑱这三句说：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凭吊祖先的坟墓，遇上你护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嫂郑氏死于贞元十年。 ⑲佐——助理。 董丞相——董晋，贞元十二年(796)七月，董晋以检校尚书左仆射(yè 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任宣武军节度使，韩愈在他属下任节度推官。 汴(biàn 辨)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 ⑳止一岁——住了一年。 ㉑请归取其孥(nú 奴)——请求回宣州接妻子、儿女来汴州同住。孥，儿子，这里指妻子、儿女。 ㉒丞相薨(hōng 烘)——贞元

十五年(799)二月,董晋死于汴州。薨,古代称诸侯或高级官员的死亡为薨。 ②③去——离开。 ②④不果来——没能够来。 ②⑤是年——这一年,指贞元十五年。 ②⑥吾佐戎徐州——董晋卒,韩愈护送他的灵柩回乡,不到四日,汴州发生兵乱,韩愈不能回去,乃去徐州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让他担任节度推官的职务。佐戎,意为帮助处理军事事务,即推官的代称。 ②⑦使取汝者始行——派去接你的人刚刚动身。 ②⑧吾又罢去——我又免职离开。贞元十六年(800)五月,张建封去世,韩愈离开徐州去洛阳。 ②⑨从——跟随。东——这里是说徐州在韩愈河南老家之东。 ③⑩东亦客也——到徐州也是做客他乡。 ③⑪不可以久——不是长久之计。 ③⑫莫如西归——不如回到西边河南老家。 ③⑬成家——把家安置好。致汝——把你接来。 ③⑭孰谓汝遽(jù 具)去吾而殁(mò 末)乎——谁料到你骤然离开我而死去呢!孰谓,谁料到。遽,急,匆忙,这里是骤然的意思。殁,也写作“没”,死。 ③⑮旅食京师——到京师来谋生活。旅食,寄食他乡。韩愈离开徐州后,于贞元十七年(801)来长安选官,十八年春,调为四门博士,十九年迁监察御史。 ③⑯斗斛(hú 胡)之禄——微薄的俸禄。斛,量器名,古代以十斗为斛,后又以五斗为斛。 ③⑰诚知其如此——假使知道事情将会这样。指十二郎会先死。诚,假使。 ③⑱万乘(shèng 剩)——指天子,古代兵车一乘有马四匹,只有天子才可以有兵车万乘。公相——公卿宰相,这里泛指高官。 ③⑲辍(chuò 绰)——停止,中断,这里是中途离开的意思。就——就任官职。这两句说:即使叫我去做天子的公卿宰相,如果要离开

你一天，我也不愿意干。 ④孟东野——名郊，唐代著名诗人，韩愈的朋友。去年孟东野往，贞元十八年，孟东野可能到过一次宣城，并把韩愈的信带给了老成。

④①视茫茫——视力昏花。 ④②发苍苍——头发花白。

④③诸父——伯父、叔父的统称。 ④④康强——健康强壮。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叔父韩云卿、长兄韩会、次兄韩介都在中、壮年时去世，所以前文有“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之叹。 ④⑤旦暮——早晚，随时可能的意思。

④⑥无涯（yá 牙）之戚——无边的忧伤。戚，忧愁，悲伤。 ④⑦少者、强者——指十二郎。长（zhǎng 掌）者、病者——指韩愈自己。夭（yāo 妖）——短命早死。全——保全，这里是活在人世的意思。

④⑧其——代词，指十二郎的死讯。信然邪——是真的吗？邪，表疑问。 ④⑨信也——如果这消息是真的。这句和以下四句应作一整段读。 ④⑩嗣（sì 四）——继承人，这里指十二郎。以下四句都是针对“信也”的反问。

④⑪纯明——纯正贤明。克——能够。蒙其泽——蒙受父亲的福泽。 ④⑫未可以为信也——如果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这句和以下五句应作一整段读。 ④⑬东野之书——十二郎死时，孟郊正在溧阳尉任，溧阳离宣城不远，他当先知道了十二郎的死讯，并写信给韩愈的。

④⑭耿兰——当是韩愈老家的人，十二郎死后，有报丧信给韩愈。 ④⑮以上六句说：如果这消息不可相信，如果是梦，是传错了消息，那么东野的信，耿兰的报丧，为什么又在我身边呢？ ④⑯宜业其家者——应该继承家业的人。业，用如动词，继承的意思。 ④⑰这两句是说：人们叫的这个天的意志真难以推测，而这个神的主张也实在太

难以明瞭了。 ⑤⑧理——天理。推——推究。

⑤⑩这句说：花白的头发有的变白了。 ⑥⑩这句说：动摇的牙齿有的脱落了。 ⑥⑪毛血——这里指身体。

⑥⑫志气——这里指人的精神。微——衰微。 ⑥⑬几何——怎么。这句说：怎么不跟随你而去死呢！

⑥⑭这两句说：如果死后有知觉，我们分离的日子已没有多少了。意思是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不久也要死去了。

⑥⑮悲不几时——悲伤不会有多少日子。 ⑥⑯汝之子——指十二郎的长子韩湘。 ⑥⑰吾之子——指韩愈的长子韩昶(chàng 厂)。

⑥⑱……不可保——尚且不能保其天年的意思。 ⑥⑲孩提——幼儿，这里指韩湘和韩昶。

⑦⑰冀——希望。成立——成长立业。 ⑦⑱比——近来。软脚病——即脚气病。 ⑦⑲往往而剧——时常发作的意思。往往，时常。 ⑦⑳其——难道。殒(yǔn 允)——死亡。 ⑦㉑抑——作选择连词，“还是”的意思。至斯——到这个结局。 ⑦㉒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你的(最后一封)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 ⑦㉓如——这里作连词，同“而”。 ⑦㉔妄称——随口胡说。

⑦㉕吊——慰问。孤——遗孤，死者的儿女。这里指老成的遗属。 ⑦㉖彼——他们。这里指老成的遗属和他的乳母。守——守丧。终丧——丧期终了。古代子为父服丧三年。 ⑦㉗取以来——接到我这里来。

⑦㉘遂——就，立即。 ⑦㉙改葬——迁葬。指从宣城迁葬到孟县。 ⑦㉚兆——墓地。 ⑦㉛然后惟其所愿——指做完迁葬这件事后，才让他们(指乳母、奴婢)自己选择去路。 ⑦㉜相养——这里是互相照顾的意思。共居——生活在一起。 ⑦㉝抚汝以尽哀——抚摸着你的遗体尽

情地表达我的悲哀。 ⑧殓(liàn 炼)——为死去的人穿衣为小殓，把尸体入棺为大殓，韩愈在这里是说自己没能亲自料理老成的丧事。 ⑨窆(biǎn 贬)——把棺材埋入墓穴中。 ⑩吾行负神明——我的行为辜负了上天。 ⑪不孝不慈——指对父母不孝顺，对侄儿不慈爱。 ⑫尤——怨恨。 ⑬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用《诗经》成语。意为那个苍天啊，请问我的苦难何时会有尽？曷(hé 何)，何。极，尽。 ⑭伊、颍(yǐng 影)——水名，二水都在河南境内。 ⑮以待余年——以迎接我的余生。 ⑯幸——希望。成长——长大成人。 ⑰尚飨(xiàng 享)——请求死者的灵魂来享受祭奠。古代写祭文都用这个做结尾。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①

右^②。臣伏以今年已来^③，京畿诸县^④，夏逢亢旱^⑤，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⑥，所征至少^⑦，所放至多^⑧。上恩虽弘^⑨，下困犹甚^⑩；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⑪；坼屋伐树以拿税钱^⑫，寒馁道途^⑬，毙踣沟壑^⑭。有者皆已输纳^⑮，无者徒被追征^⑯。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

言^⑰，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窃见陛下怜悯黎元^⑱，同于赤子^⑲。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⑳，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

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㉑，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㉒。今瑞雪频降^㉓，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㉔，缓之则事存而利远^㉕。伏乞特敕京兆府^㉖，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㉗，并且停征^㉘，容至来年蚕麦^㉙，庶得少有存立^㉚。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㉛，有见辄言^㉜，无任恳款惭惧之至^㉝。谨录奏闻，谨奏。

【说明】 据《资治通鉴》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在如此大旱之年，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却横征暴敛，租税不减，同时在唐德宗面前谎报说：“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以至于造成了如韩愈在奏状中所描绘的种种惨状。但是，当时在京城供职的官员们，对此惨状却都讳莫如深，不敢在朝廷如实说明。据史教：那时有一位艺人叫成辅端，曾把天旱人饥的惨状编成数十篇歌谣演唱，如：“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等，因而触怒李实，他

诬奏成辅端诽谤国政，用乱棍把他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便向德宗呈上了这篇奏状。韩愈本人因此于这年冬末，被贬为广东阳山令。本文虽是奏状，却写得明白流畅，具体生动，而且充满感情。韩愈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对于人民的苦难，能够如此地倾注关心和同情，又能不畏权贵，犯难强谏，这是难能可贵的。

【解释】 ①御史台——官署名。唐代御史台分为台院、殿院、察院三部。贞元十九年，韩愈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为御史台各类御史之一种）。 状——古代的一种公文体裁，以陈述事实为主。 ②右——指右方所陈述的事实。 ③臣——韩愈自指。 伏——俯首。 以——以为。 ④京畿（jī 机）——国都所在地及周围附近地区。 ⑤亢（kàng 抗）——高。 亢旱，气候高热不雨，这里是久旱的意思。 ⑥蠲（juān 捐）——免除。这两句说，租赋常常有减免的事。 ⑦征——指征收租税。 至——极，最。 ⑧放——散。这里指放赈（zhèng 振），用财物救济灾民。 ⑨上——指皇帝。 弘（hóng 红）——大。 ⑩下——指百姓。 犹——还。这两句说：皇帝的恩德虽然很大，老百姓的困苦还是很厉害。 ⑪口食——口中的食物，这里指吃饱肚子。 ⑫拆（chè 彻）——裂开，指拆卖房屋。 ⑬馁（něi）——饥饿。 ⑭踣（bó 脖）——倒下。 壑（hè 贺）——山沟。 ⑮有者——指家中剩有钱粮的人。 输——缴纳。 ⑯徒——空。 追征——逼着交纳租税。 ⑰臣愚——对君上的卑谦之辞。 ⑱窃——私下，此处作谦词用。 黎元——老百姓。 ⑲赤子——婴儿。 ⑳宥（yǒu 有）——宽恕。 ㉑腹心——中心。 ㉒忧恤（xù

续)——忧念顾惜。 ⑳瑞雪——吉祥的雪。古人以冬天降雪为瑞雪。 ㉑急之则得少而人伤——过急地征收租税,国家得到的很少而百姓多受伤害。 ㉒事存而利远——意谓缓收租税,租税不会减少而有长远利益。 ㉓伏乞——即俯首乞请,表文的常式。 敕(chì)——封建时代皇帝的命令。 京兆府——管理京城及所属各县的地方行政机构。当时的京兆尹是李实。 ㉔草粟——这里泛指各种粮食。 腹内——指老百姓名下应纳还没有拿出的租税。 征未得者——指那些虽应征收,却还没有得到的租税。 ㉕并且停征——全部暂且停止征收。 ㉖容——容许。 ㉗庶——副词,表示希望。 少——稍。 存立——生存下去。 ㉘受恩思效——受到皇帝的恩宠,时刻思念着报效。 ㉙辄(zhé)——总是。 有见辄言,有所闻见,总是直言。 ㉚无任——不胜。 恳款——诚恳的意思。

毛颖传^①

毛颖者,中山人也^②。其先明昧^③,佐禹治东方土^④,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⑤。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⑥,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⑦”。已而果然^⑧。明昧八世孙黵^⑨,世传当殷时居中

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⑩，窃恒娥^⑪，骑蟾蜍入月^⑫，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魏^⑬，狡而善走^⑭，与韩卢争能^⑮，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⑯，醢其家^⑰。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⑱，次中山^⑲。将大猎以惧楚^⑳，召左右庶长与军尉^㉑，以《连山》筮之^㉒，得天与人文之兆^㉓。筮者贺曰：“今日之获^㉔，不角不牙^㉕，衣褐之徒^㉖，缺口而长须^㉗，八窍而趺居^㉘，独取其髦^㉙，简牍是资^㉚，天下其同书^㉛，秦其遂兼诸侯乎？”^㉜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㉝，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㉞，聚其族而加束缚焉^㉟。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㊱，而封诸管城^㊲，号曰管城子^㊳，日见亲宠任事^㊴。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㊵，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㊶，无不纂录^㊷。阴阳^㊸、卜筮、占相^㊹、医方^㊺、族氏^㊻、山经^㊼、地志^㊽、字书^㊾、图画、九流百家^㊿、天人之书^①，及至浮图^②、老子^③、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④，官府簿书^⑤、市井货钱注记^⑥，惟上所使^⑦。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⑧、胡亥^⑨、丞相斯^⑩、中车府令高^⑪、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

人⁶²。虽见废弃，终默不泄⁶³。惟不喜武士⁶⁴，然见请亦时往⁶⁵。累拜中书令⁶⁶，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⁶⁷，以衡石自程⁶⁸，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⁶⁹，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⁷⁰、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⁷¹，相推致⁷²，其出处必偕⁷³。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⁷⁴，辄俱往⁷⁵，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⁷⁶，拂拭之，因免冠谢⁷⁷。上见其发秃⁷⁸，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⁷⁹。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⁸⁰。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⁸¹？”对曰：“臣所谓尽心者⁸²。”因不复召⁸³，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⁸⁴，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⁸⁵：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⁸⁶。战国时有毛公、毛遂⁸⁷。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⁸⁸。《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⁸⁹，而非其罪⁹⁰。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⁹¹，卒见

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②，以老见疏^③，秦真少恩哉^④！

【说明】 本文通篇用拟人手法为毛笔立传。毛笔是人们书写的工具，原本无传可立。但作者假托毛笔是姓毛名颖，根据制笔需兔毛这一点，故意选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兔子的一些材料，续出了毛颖的谱系；又根据传说毛笔的发明者是秦将蒙恬，再联系毛笔在传播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洋洋洒洒地铺叙出毛颖在秦统一中国中的功绩，进而说他受到秦王的善遇；然后借笔毛脱落时被废弃不用的这种情形，记述毛笔在鞠躬尽瘁、尽心报主以后，因年老而被秦王无故冷落，打发回家；最后结语为“太史公曰”，又是模仿《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口吻，对毛颖作了一番评论。这样从谱系写到身世，再加以评论，从这方面看它与我国史传的笔法和体制颇有相合之处，故可名曰《毛颖传》。然而本文之妙，在于艺术虚构。所用材料，虽然大多有出处，可是原来都是各不相关的，被作者一一罗织于文中，却浑然一体，汪洋恣肆而又能丝丝入扣，更兼有涉笔成趣、细节生动之处。“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这几句话大概是本文讥讽时事的主旨所在。《毛颖传》出后，士论哗然，韩愈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他的上级曾任宰相的裴度指责他“以文为戏”，连他的好友张籍也写信责问他为什么要写这种“戏谑之言”，后来的《旧唐书·韩愈传》则承袭这种偏见，诋为“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但也有人称赞它，如韩愈的同时代人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其文尤高，不下史迁”。而韩愈的挚友柳

宗元在永州贬所读到《毛颖传》后，“恐世人非之”，立即撰写《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热情地支持了韩愈，并给予该文很高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可算是韩愈的知音。

【解释】 ①毛颖传——即毛笔传。作者为毛笔写传记，故意取了一个拟人化的名字。毛，指兔毛；颖，尖笔，此处指笔头。 ②中山——周朝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北省定县一带），战国时被赵所灭。汉时，赵地兔毫最有名，所以说毛颖是中山人。 ③先——祖先。明眎——兔的别名。《礼记·曲礼》：“兔曰明眎。”眎，同“视”。

④佐——辅佐。禹——夏朝的开国帝王。东方——古代以十二地支划分方位，东方是卯位，所以下文说“封于卯位”。 ⑤十二神——即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配合的动物，如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等。

⑥吾子孙神明之后——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因为明眎死为十二神之一，所以说它的后代是神明的后代。 ⑦当吐而生——古代传说兔是从口中吐出来的。《论衡·奇怪》：“兔吮毫而怀子，及其子生，从口而出”，这是古代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⑧已而——后来。 ⑨黠(nǒu)——古人称刚生下的小兔为黠，此处借作专名用。 ⑩匿(nì)光——隐匿在阳光下而能使人看不见。使物——用法术驱使各种鬼物。 ⑪恒娥——也作“姮娥”。《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汉代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娥为嫦娥。窃恒娥，意为“恒娥窃不死之药”。 ⑫蟾蜍(chán chú 蟬除)——虾蟆。古代神话，月中有蟾蜍和兔。兔骑蟾蜍入月，系作者虚构。 ⑬居东郭——居住于东门外。

郭,外城。 魏(jùn 俊)——狡兔名,相传为齐国的狡兔。

⑭狡——健。 善走——能走路,据说魏一日能走五百里。

⑮韩卢——古代韩国的名犬。东郭魏与韩卢争能的故事,见《战国策·齐策》:“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魏,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故事说善跑的韩卢追逐快腿的东郭魏,它们绕着山跑了三圈,又跳过山头五次,最后双双精疲力尽而死去。

⑯宋鹊——古代宋国的良犬。《博物志》卷四:“宋有骏犬曰鹊。”

⑰醢(hǎi 海)——肉酱,这里用作动词,剁成肉酱的意思。 醢其家,把东郭魏的家族剁成肉酱。这一段也是作者的虚构。

⑱蒙将军恬(tián 甜)——秦国的名将。秦始皇时,蒙恬曾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死,赵高诈用秦二世胡亥诏赐蒙恬死,蒙恬自杀。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

南伐楚——秦始皇十九年灭赵,二十一年伐楚。

⑲次——止,停留。

⑳将大猎以惧楚——要利用大规模狩猎所造成的声势,使楚国恐惧。

㉑左右庶长与军尉——秦制,爵位分二十级,左庶长为十级,右庶长为十一级。军尉本晋国官称,指中下级军官。

㉒连山——三《易》之一。三《易》为《连山》、《归藏》、《周易》,古代讲占卜的书。《连山》第一篇是艮(gèn)卦,艮象征山,故名。

筮(shì 氏)——古代用著(shī 师)草占卜吉凶。

㉓与——帮助。 人文——这里指人类文化。 兆——征象,这里指卦兆。这句意思是从卦兆里看出了上天将帮助人们发展文明。

㉔获——指猎获物。

㉕不角不牙——指兔没有角和犬齿。

㉖衣褐之徒——穿粗布麻衣的人。褐,用粗麻制成的衣服。兔有毛,因此说“衣褐”。“衣”在这里作

动词用，“穿”的意思。 ⑳缺口——兔上唇有缺口，今称人的上唇有缺口的叫兔唇。 ㉑八窍——《埤雅》卷三：“咀嚼者九窍而胎，独兔雌雄八窍。”古人不明白动物生理，所以这样说。 ㉒趺(fū 夫)——同“跗”，脚背，这里指脚。 趺居，即趺坐，两脚交迭而坐。 ㉓髦——毛巾的长毫。 ㉔简牍(dú 独)——用作动词，指书写。简，用竹制成的薄片。也有用木制成的，称牒(dié 碟)。牍，即书版，刻上字的简或牒。 资——依赖。这句的意思是：依靠毛笔在简上写字。 ㉕同书——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书同文的意思。 ㉖秦其遂兼诸侯乎——看来秦国一定要削平诸侯统一天下了。兼，吞并。 ㉗豪——豪杰，指良兔。豪也可作毛解，语意双关。 ㉘章台宫——秦都咸阳的宫名。 ㉙束缚——捆绑。这是指制毛笔时要把做笔头的毛捆绑好。 ㉚汤沐——沐浴。制笔之前，把毫毛用热水洗干净。古代诸侯封其子姓或功臣的领地，也叫汤沐邑，即以其租赋供作洗澡费的意思。 ㉛封诸管城——这里喻笔头制好后，把它按在笔管上。管城，周初时，周文王的儿子管叔鲜的封地，今河南省郑县。这里语意双关。 ㉜管城子——虚拟的名字，隐指笔。毛笔杆是由竹管制成的。 ㉝亲宠任事——亲信重用。 ㉞强记——记忆力很强。这里指用毛笔写下来的文字，可以长久地保存。 ㉟便敏——方便敏捷。指用毛笔写字又方便又快。 ㊱结绳之代——相传远古时代没有文字，结绳以记事。 ㊲纂(zhǎn 钻上声)——编辑。录——记录。这两句说：自远古结绳时代以至秦代的事，毛颖没有不编辑记录的。 ㊳阴阳——指阴阳家之书。 ㊴占相——占卜、相面术

之书。 ④⑤医方——医术方技之书。 ④⑥族氏——氏族谱系的书。 ④⑦山经——记载有关山脉情况的书。 ④⑧地志——记载有关地理情况的书。 ④⑨字书——解释文字形义的书。 ⑤⑩九流——九个学术流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百家——指诸子百家。此均指其书。 ⑤⑪天人之书——指论述天道和人事关系的书，一般指哲学和政治方面的经典著作。 ⑤⑫浮屠——梵文“佛陀”的音译，也作“浮屠”。古称佛教徒为浮屠。浮屠之说，这里指佛家的教义。 ⑤⑬老子——姓李名聃(dān 丹)，古代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 ⑤⑭当代之务——当代的各种事务。 ⑤⑮簿书——簿籍，文书之类。 ⑤⑯市井——市集，做买卖的地方。 注记——记录。 ⑤⑰惟——只要。上——指皇帝。使——使用。 ⑤⑱扶苏——秦始皇的长子。 ⑤⑲胡亥——秦始皇的少子，即秦二世。 ⑥⑰丞相斯——丞相李斯。 ⑥⑱中车府令——秦时官名，掌管皇帝乘舆路车之事。赵高任此职。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都和文字书法有关。 ⑥⑲这三句是说文如其人。 ⑥⑳这两句的意思是：有些文件虽然已失效不用，但它不会泄密。 ⑥㉑武士——与文士相对，指不善于笔墨的军人。 ⑥㉒见请亦时往——指武士有时也需要用笔写字，笔亦随时而去。 ⑥㉓中书令——官名，中书省的长官，主管奏疏，掌管机密并代皇帝草拟诏书。一般行使宰相的职权。这里喻指奏疏、机密文件、诏书等都要用毛笔写。 ⑥㉔上亲决事——皇帝亲自处理政事。 ⑥㉕以衡石自程——给自己定出每天阅读公文的分量指标。衡，秤。石，一百二十斤。程，计量。此指定量。《史记·秦始皇本

纪》：“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木简)，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⑤⑨常侍——经常在身边侍奉。 ⑦⑩绛(jiàng 降)——郡名，唐时的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产墨，用墨都是这里供给。 玄——黑色。墨存放的时间越陈越好，所以称“陈玄”。 ⑦⑪弘(hóng 洪)农——郡名，唐时的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产砚。 泓(hóng 洪)——水深而广，这里指砚能容水。砚有用石雕成，也有用陶制成的，所以称“陶泓”。 会稽(kuài jī 快鸡)——郡名。唐时的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向朝廷供奉纸张。 褚(chǔ 楚)先生——指纸。“褚”与“楮”谐音，楮树皮是造纸的原料。西汉史学家褚先生，人称褚先生，曾为《史记》作过补写工作。 友善——友好。

⑫推致——推崇。 ⑬出处——指出和住。 ⑭不待诏——不等皇帝下命令。 ⑮辄(zhé 哲)——就。 俱往——都一同前往。此指人们需要笔写字时，砚和墨都是少不了的。 ⑯上将任使——皇帝对他将另有委任。 ⑰免冠谢——脱帽谢恩。这里指摘下笔帽。

⑱发秃——指笔用久了，毫毛脱落。 ⑲称上意——合皇帝的心意。 ⑳不任吾用——不胜任我的使用。

㉑中(zhòng)书——适宜于书写的意思。这两句说：我曾经说你适宜于书写，你现在不适宜于书写了吗？

㉒尽心——这里语意双关，既说工作鞠躬尽瘁，又说笔心秃了。制作毛笔时，用最尖最长的毫毛做笔心，笔心秃了，笔就不能用了。 ㉓不复召——不再召用。即不再用之书写。 ㉔皆冒管城——都冒充是管城毛颖的后代。

㉕太史公曰——这篇文章是仿《史记》写的，因此在篇末作者也仿司马迁的口吻加以论赞。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曾相继担任史官太史令，故称太史公。 ⑧鲁、卫、毛、聃——周初分封的四个诸侯国，都是姬姓。 ⑨毛公——战国时赵国隐士，名不详。 毛遂——战国时赵国人，他曾向平原君荐举自己去说服楚王出兵帮助赵国攻打秦国，立了大功。 ⑩蕃(fán 繁)昌——蕃衍昌盛。 ⑪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相传鲁哀公二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感叹：“吾道穷矣！”《公羊传》何休注：“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徵，故云尔。”据说孔子写《春秋》到这里就搁笔了。 ⑫非——并非。这三句的意思是：孔子作《春秋》，因为鲁哀公西狩获麟而停笔，并非是因为毛颖自身有什么罪过。 ⑬颖始以俘见——毛颖起初是以俘虏的身份进见皇帝的。 ⑭赏不酬劳——奖赏不能酬谢功劳，意思是功劳大，奖赏少。 ⑮以老见疏——指毛颖最后因为“尽心”而“不中书”被皇帝废弃不用。 ⑯少恩——缺少恩德。

张中丞传后叙^①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②，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③，得李翰所为《张巡传》^④。翰以文章自名^⑤，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缺者^⑥；不为许远立传^⑦，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⑧。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⑨，开门纳巡^⑩，位本在巡上^⑪，授之柄而处其下^⑫，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⑬。城陷而虏^⑭，与巡死先后异耳^⑮。两家子弟材智下^⑯，不能通知二父志^⑰，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⑱。远诚畏死^⑲，何苦守尺寸之地^⑳，食其所爱之肉^㉑，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㉒，所欲忠者，国与主耳^㉓。而贼语以国亡主灭^㉔，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㉕，必以其言为信^㉖。外无待而犹死守^㉗，人相食且尽^㉘，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㉙，远之不畏死亦明矣^㉚。乌有城坏其徒俱死^㉛，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㉜，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㉝？

说者又谓^㉞：远与巡分城而守^㉟，城之陷，自远所分始^㊱。以此诟远^㊲，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㊳；引绳而绝之^㊴，其绝必有处^㊵。观者见其然^㊶，从而尤之^㊷，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㊸，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㊹！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④，弃城而逆遁^⑤，苟此不能守^⑥，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⑦，将其创残饿羸之余^⑧，虽欲去，必不达^⑨。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⑩。守一城，捍天下^⑪，以千百就尽之卒^⑫，战百万日滋之师^⑬，蔽遮江、淮^⑭，沮遏其势^⑮，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⑯；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⑰。不追议此^⑱，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⑲，设淫辞而助之攻也^⑳。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㉑，屡道于两府间^㉒，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㉓，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㉔，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㉕。具食与乐^㉖，延霁云坐^㉗。霁云慷慨语曰^㉘：“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㉙，云虽欲独食，义不忍^㉚！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㉛。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㉜，矢着其上砖半箭^㉝，曰：

“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⑬。愈贞元中过泗州^⑭，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⑰，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⑲！”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⑳，公有言^㉑，云敢不死！^㉒”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㉓，少依于巡^㉔，及巡起事^㉕，嵩常在围中^㉖。籍大历中^㉗，于和州乌江县见嵩^㉘，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㉙。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㉚。云^㉛：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㉜，尝见嵩读《汉书》^㉝，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㉞，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㉟。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㊱，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上卒仅万人^㊲，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㊳，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㊴。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

坐，且将戮，巡起旋^④，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⑤。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

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⑥。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⑦，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说明】 本文是韩愈读了李翰的《张中丞传》以后，感到有所不足而所作的补充，所以称为“后叙”。张中丞即张巡，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中，他和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太守许远共守战略重镇睢阳城，建立了不朽的战功。最后终因粮尽援绝，被叛军攻陷，两人先后壮烈牺牲。可是在他们殉国以后，有的人指责他们不该死守孤城，去作无谓的牺牲；有的人指责许远守城不力，甚至怀疑他在最后背叛了唐朝，向叛军屈服。这种诋毁诽谤功臣的言论，竟在事后几十年即韩愈作此文章时，依然不绝。韩愈为进一步澄清是非，伸张正义，写了本文。本文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张巡许远守城功绩的肯定，并补叙了许远的事迹。二是对《张中丞传》作了必要的史实补充，加添了南霁云事略。就前一方面的内容说，韩愈列举事实，反驳“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熔叙事于议论之中，义正辞严，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后一方面的内容看，作者能用自己所搜集到的有代表性的事例，去说明人物

的性格,如南霁云的刚烈和疾恶如仇,张巡的博闻强记和视死如归,语言不多却栩栩如生。这是韩愈史传体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解释】 ①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开元末进士。安禄山叛唐时,张巡任真源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令,起兵抗敌,大小百战,卓有战功。至德二年(757)正月,安庆绪的部将尹子奇率大军十三万攻睢阳,太守许远请张巡入城主持防务,张巡便带着三千士兵入城,和许远共守睢阳。自正月至十月,粮尽援绝,睢阳终于失守,他和部下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位将领同时殉国。 中丞——御史中丞的简称,张巡守睢阳时,朝廷授此职。 ②元和——唐宪宗年号。二年——公元八〇七年。 ③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张籍(约768—约830),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人,原籍是吴郡。贞元十四年(798)进士,曾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张籍曾跟韩愈学习古文,是韩愈的学生。 ④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他是张巡的朋友,曾到过张巡、许远二人坚守的睢阳城,亲见战守事迹。张巡殉难后,有人诬陷他投降叛贼,李翰因此写了《张巡传》,上给唐肃宗,以伸张正义。《张巡传》在宋代时还有,今已失传。 为——这里是“作”的意思。 ⑤自名——自许,自负,《旧唐书·李翰传》:“(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 ⑥缺者——遗漏的地方。 ⑦许远(709—758)——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人。安禄山叛唐时,许远任睢阳太守,与张巡坚守睢阳,城破被俘,囚往洛阳,途中不屈被杀。事迹见旧、新《唐书·许远

传》。⑧雷万春——张巡部将。张巡在入睢阳以前，和他一起守雍丘（今河南省杞〔qǐ 岂〕县）。敌将令狐潮包围雍丘，张巡派他站在城墙上和令狐潮对话，他脸上连中敌人六箭，依然挺立城头。雷万春和文中叙到的南霁云，同是张巡的两员勇将。韩愈在文中两次叙到南霁云事迹，却没有再谈及雷万春，可能是雷万春的事迹在当时已不可考，因而韩愈追恨李翰在《张巡传》中“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新唐书·雷万春传》记载也很简略：“雷万春者，不详所来，事巡为偏将。……万春将兵，方略不及（南）霁云而强毅用命。每战，巡任之与霁云均。”一说，此处“雷万春”三字，当是“南霁云”之误。⑨材——才能。

⑩纳——接纳，容纳。开门纳巡，开城门接纳张巡。“开”字之前，可能还有一个“然”字。⑪位本在巡上——许远的职位本在张巡之上。许远当时是睢阳太守，是一郡行政的最高长官；张巡当时是真源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

⑫授——给与。柄——权柄。这句说：许远把指挥作战的大权交给张巡，而自己处在张巡之下。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载：“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引兵入睢阳。……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画一出于巡。”

⑬成功名——成就一番功勋事业的意思。⑭这句是说：城被攻破而成为俘虏。⑮与巡死先后异耳——和张巡一样不屈而死，只是死的时间先后不同罢了。睢阳陷后，敌将尹子奇残酷地杀害了张巡、雷万春、南霁云等三十六人，把许远送往敌酋安庆绪所在地洛阳去邀功请赏，行至偃师（今河南省洛阳城东），安庆绪兵溃，许远遂

被害。 ⑯两家子弟——指许远和张巡的儿子。材智下——才能智力低下。 ⑰通知——完全了解。二父志——两家父亲的志向。据《新唐书·许远传》载：唐代宗大历(766—779)中，张巡的儿子张去疾曾上书给皇帝，说城陷时，张巡及将校三十余人壮烈牺牲，而许远独生，有降贼的嫌疑，并且还说张巡临死时对许远的背叛行为十分痛恨，请求皇帝追夺许远的官爵。当时朝廷以为许远、张巡二人同为忠烈；而且许远、张巡死时，张去疾年纪尚幼，并不了解详情，成年后又根据传闻，诬陷许远，因此不足为据，而许远的儿子许岷在这样的诬陷面前，竟也无力为自己的父亲一洗沉冤，所以韩愈在文中说：“两家子弟材智下。” ⑱辞服——请降的意思。 ⑲诚——此作“如果真的是”解。 ⑳尺寸之地——形容睢阳城地方很小。 ㉑食其所爱之肉——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粮尽，先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㉒蚍蜉(pí fú 皮浮)蚊子之援——形容极微小的援助。蚍蜉，一种黑色大蚂蚁。蚊子，蚂蚁。 ㉓主——这里指皇帝，即唐玄宗。 ㉔贼语以国亡主灭——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四川，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相继陷于贼手，唐将令狐潮叛唐后，又带兵围攻雍丘，并以“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léi 雷)兵守危堞(dié 碟)，忠无所立”等话来诱降张巡，部将中也有人以“上(唐玄宗)存亡莫知”为由，劝张巡投降，张巡引诸将入大堂，在皇帝的画像下，宣布了六个劝降将领的罪状，立时斩决，仍旧坚守雍丘。（事见《新唐书·张巡传》）。这件

事发生在坚守睢阳城之前，与许远无涉。韩愈在这里所指，可能就是这件事。 ②⑤益众——越来越多。 ②⑥必以其言为信——必定以为“国亡主灭”等话为可信的。 ②⑦外无待而犹死守——外面已没有援救的希望而仍然死守睢阳。据《新唐书·张巡传》载：当敌军围攻睢阳城时，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屯兵于临淮（今江苏省盱眙〔xū yì 虚义〕县），他的部下许叔冀、尚衡驻于谯郡、彭城（今安徽省亳〔bó 脖〕县、江苏省铜山县）一带，都抱观望态度，不肯相救。敌人知道没有外援，围攻愈急。 ②⑧且尽——将完。唐史载睢阳本有人口六万，城破时只剩四百，为张巡部下吃掉了三万人。 ②⑨数（shǔ 属）日而知死处——计算着日期而知道要死在这里了。 ③⑩这两句说：即使是笨人也能计算着日期知道那一天就要死了。许远并不怕死，是很明显的事。 ③⑪乌有——哪里会。其徒——这里指一同守城的人。 ③⑫呜呼——感叹词。 ③⑬这句说：难道说许远这样贤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吗？ ③⑭说者——议论的人。 ③⑮远与巡分城而守——许远和张巡各守睢阳城的一方。许远守西南，张巡守东北。 ③⑯城之陷，自远所分始——睢阳的陷落，是在许远所分守的西南地段首先被突破。 ③⑰诟（gòu 够）——责骂，这里是诬蔑、毁谤的意思。 ③⑱脏腑——人体内部的器官。先受其病——先得病的地方。 ③⑲引——拉。绝——断。 ④⑰其绝必有处——绳子断裂也有一定的地方。韩愈在这两句里用人死和绳子被拉断打了两个比方，用来说明任何事物的破坏或毁灭，主要由于事物的全体都已朽坏，至于从那一个局部开始，是无关紧要的事。睢阳城的陷落，也是这样，不能责怪许远守城不力。

④①观者——旁观的人，这里指诬陷、毁谤许远的人。见其然——看见这样的情况，指“城之陷，自远所分始”。

④②尤——过，用作动词，这里是责难的意思。④③不乐成人之美——不乐意成全别人的好事。这句话出于《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④④这几句说：象张巡、许远这样功勋超群的人，还无法逃避小人们的诬陷，那么其他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④⑤宁——岂。卒不救——最终没有救援。④⑥逆——预测。遁(dùn 盾)——逃走，这里是转移的意思。逆遁，预测到吉凶而事先转移。④⑦苟——假使，如果。

此——指睢阳城。④⑧无救——没有救援。穷——这里指境遇困难到极点。④⑨将——率领。创——伤。羸(léi 雷)——瘦弱。余——指残余下来的士卒。

④⑩虽欲去，必不达——虽然想弃城逃走，也必定达不到目的。《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张巡、许远谋，以为……‘我众饥羸，走必不达’。”④⑪讲——筹划，计谋。

精——精细周密。④⑫守一城，捍天下——睢阳是唐军与叛军争战的交通枢纽，是唐朝的战略后方和经济基地，江、淮的屏障，守住了睢阳，可以保证江淮地区的物资不断地供应唐军平叛，因此说“守一城，捍天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不如坚守以待之’。”

④⑬就尽——将完，这里是“越来越少”的意思。④⑭日滋——日益增多。百万日滋之师，此处是夸大语句。

④⑮蔽遮江、淮——成为江淮地区的屏障。当时洛阳开封一线都已为叛军占领，叛军欲南下江淮，首先必须经过睢

阳。 ⑤⑥沮遏(jǔ è 举饿)其势——阻止了敌人南下的兵锋。 沮遏,阻止。 ⑤⑦这两句说:当时,放弃城池而企图保存自己的,不能用一个或两个来计算。安禄山反叛后,谯郡太守杨万石,雍丘县令令狐潮都先后叛唐降贼: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奔南阳奔襄阳,灵昌(今河南省滑县)太守许叔冀奔彭城,皆弃城而保存自己。 ⑤⑧擅(shàn 扇)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拥有强大的兵力而坐视不救的人,都在睢阳的周围。 擅,拥有。此指睢阳城危急时,谯郡、彭城、临淮的守将贺兰进明、许叔冀、阎丘晓、尚衡等都按兵不动,这几个地方都在睢阳周围,所以说“相环也”。 ⑤⑨追议——追究议论。此——指上文提到的“弃城而图存者”及“擅强兵而坐观者”。 ⑥⑩比(bì 毕)——并列。 逆乱——叛逆作乱,指安史叛军。这三句说:不追究议论“弃城而图存”和“擅强兵而坐观”者,反而去谴责张巡、许远不应该死守睢阳城,也可以看出他们把自己和作乱的安史叛军并列在一起。当时也有人指责张巡与其吃人,不如放弃睢阳保全人命。所以韩愈加以抨击。 ⑥⑪淫(yín 银)辞——歪曲事实的流言。 助之攻——帮助叛逆作乱的人来攻击张巡、许远。 ⑥⑫尝——曾经。 从事——唐代对幕僚的通称,这里作动词用,服务的意思。 汴(biàn 变)——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韩愈曾在宣武节度使董晋部下担任观察推官,驻在汴州。 徐——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董晋死后,韩愈到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部下担任节度推官。 ⑥⑬屢道——多次经过。 两府间——指汴州和徐州两州的幕府。 ⑥⑭双庙——当时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称为“双庙”。

⑥⑤南霁(卽济)云——魏州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张巡的部将,《新唐书》有传。 贺兰——指贺兰进明,当时任河南节度使,拥重兵,驻兵临淮。 ⑥⑥强——强迫。 之——代词,指南霁云。 ⑥⑦具食与乐(yuè月)——准备了酒食与歌舞。 ⑥⑧延——引而进之,这里是“邀请”的意思。 ⑥⑨慷慨——情绪激动。 ⑦⑩云——南霁云自称。 不食月余日矣——没有饭吃已经一个月有余了。 ⑦⑪义不忍——道义上不忍心。 ⑦⑫感激——感动。 ⑦⑬浮图——佛塔。 ⑦⑭矢着其上砖半箭——箭射中了佛塔上的砖,陷进去半截。 着,射中。 ⑦⑮此矢所以志也——用这枝箭作为证明。 志,标记。 后南霁云又驰至宁陵,请得援兵三千,突围入城,死伤之外,只剩千余人。城中人知外援已绝,皆痛哭。 ⑦⑯贞元——唐德宗年号。 泗州——唐朝时州治在临淮。 ⑦⑰这句说:又威胁南霁云投降。 ⑦⑱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 ⑦⑲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男子汉一死罢了,不可为不义的事所屈服。 ⑦⑳欲将以有为——想打算有所作为。 将,打算。 ㉑公——对人的尊称,这里指张巡。 ㉒敢——有“岂敢”、“怎敢”的意思。 ㉓于嵩——人名,事迹不详。 ㉔少依于巡——年少时就跟随着张巡。 ㉕起事——指起兵讨伐安史叛军。 ㉖常在围中——常常在被包围的部队(张巡的部队)中。 ㉗大历——唐代宗年号。 ㉘和州乌江县——即今安徽省和县,张籍的故乡。 ㉙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在张巡死难后)因为曾经跟随张巡的缘故,朝廷推恩而得临涣县尉之官。 临涣,今安徽省宿县西南的临涣集。 ㉚细——详细,具体。 ㉛云——讲说,这里是张籍根

据小时候从于嵩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韩愈说。

②须髯(rán 然)若神——胡须长得美若神仙。 ③《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新代史，也是后汉著名的历史散文。班彪创撰，儿子班固、女儿班昭续成。 ④帙(zhì 秩)——装书的布套，每若干卷轴合装为一帙，这里借指书。 ⑤无疑——没有迟疑。这句是说：张巡随着提问而背诵，没有迟疑。 ⑥操纸笔立书——拿起纸笔来立即就写。 ⑦仅——此处的仅有多的意思。仅万人，有万人之多。 ⑧亦且——也将。 ⑨辄(zhé 哲)——就。张——竖起来。 ⑩起旋——站起来环顾四周。旋，转。一说，旋即小便。《左传·定公三年》：“夷射姑旋焉。”杜预注：“旋，小便。” ⑪阳阳——神态自若，镇定安详。 ⑫宋——宋州，即睢阳。 ⑬诣(yì 意)——到。讼(sòng 宋)理——起诉。

送 穷 文^①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②，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③，缚草为船^④，载糗與糝^⑤，牛系轆下^⑥，引帆上檣^⑦，三揖穷鬼而告之曰^⑧：“闻子行有口矣^⑨，鄙人不敢问所途^⑩，窃具船与车^⑪，备载糗糝，日吉时良^⑫，利行四方^⑬，子饭一盂^⑭，子啜一觞^⑮，

携朋挈俦^⑩，去故就新^⑪，驾尘弘风^⑫，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⑬，我有资送之恩^⑭，子等有意子行乎？”

屏息潜听^⑮，如闻音声，若啸若啼，若歔若嘤^⑯。毛发尽竖，竦肩缩颈^⑰。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⑱，吾不子愚^⑲，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⑳，不变子初。门神户灵^㉑，我叱我呵^㉒，包羞诡随^㉓，志不在他。子迁南荒^㉔，热烁湿蒸^㉕，我非其乡^㉖，百鬼欺陵^㉗。太学四年^㉘，朝齏暮盐^㉙，惟我保汝，人皆汝嫌^㉚。自初及终，未始背汝^㉛，心无异谋^㉜，口绝行语^㉝，于何听闻，云我当去^㉞？是必夫子信谗^㉟，有间于予也^㊱。我鬼非人，安用车船^㊲，鼻嗅臭香，糗糒可捐^㊳。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㊴，可数已不^㊵？子能尽言^㊶，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㊷，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㊸，转喉触讳^㊹，凡可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㊺；矫矫亢

亢⁵²，恶圆喜方⁵³，羞为奸欺⁵⁴，不忍伤害⁵⁵，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⁵⁶，摘抉杳微⁵⁷，高挹群言⁵⁸，执神之机⁵⁹；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⁶⁰，怪怪奇奇⁶¹，不可时施⁶²，只以自嬉⁶³；又其次曰命穷：影与形殊⁶⁴，面丑心妍⁶⁵，利居众后⁶⁶，责在人先⁶⁷；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⁶⁸，吐出心肝⁶⁹，企足以待⁷⁰，寘我仇冤⁷¹。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⁷²，能使我迷⁷³，人莫能间⁷⁴，朝悔其行⁷⁵，暮已复然⁷⁶。蝇营狗苟⁷⁷，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⁷⁸，跳踉偃仆⁷⁹，抵掌顿脚⁸⁰，失笑相顾⁸¹。徐为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⁸²，驱我令去，小黠大痴⁸³。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⁸⁴，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子时⁸⁵，乃与天通⁸⁶。携持琬琰⁸⁷，易一羊皮⁸⁸；饫于肥甘⁸⁹，慕彼糠糜⁹⁰。天下知子，谁过于子⁹¹？虽遭斥逐，不忍子疏⁹²，谓子不信⁹³，请质诗书⁹⁴”。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⁹⁵，烧车与船，延之上座⁹⁶。

【说明】 本文可称是韩愈的一篇奇文，作者故意用驱送穷鬼即“送穷”做题目，借此把自己大半辈子经历中的困顿、不平和愤懑，通过十分诙谐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文章从“主人”一本正经地恭送穷鬼离去开始，着重写了主人与穷鬼的四段对话，最后出人意外地以“留穷”作结。文章虽然不长，却从“送穷”写到“留穷”，具有波澜起伏的喜剧性的情节；文章的语言生动有趣，模物状情，形神兼备，特别是寓庄于谐，反语迭出。因此，我们应把它看作是一篇很有思想性的讽刺文章，不可认为是一般的笔墨游戏。本文文意曲折，“送穷”固然是题目，而留穷却是结论，其中四段对话，反复辨明一个道理，就是对于文中所称的“君子”来说，“穷”是不该送走的，也是送不出去的。封建社会中正直的士人，往往好名节而命蹇，善直言而招怨，难免为世俗所不容而穷困潦倒。“送穷”之举，终于被穷鬼笑为耍小聪明而做大蠢事（“小黠大痴”），“主人”受了这样一顿教训之后，不得不请穷鬼留下，待为上宾，自己甘心一辈子穷困到底。文章在嬉笑怒骂之中，寓着深切的沉痛之情。

【解释】 ①送穷——据传古帝高辛氏（一说高阳氏）有一个儿子，从来不穿完整的衣服，吃好吃的食物，宫中称他为“穷子”。他死于正月末一天（晦日），后人在这一天，把稀饭和破衣陈列在门外祭奠他，号为“送穷”。韩愈的《送穷文》用寓言的形式，写他送自己家里的穷鬼。

②元和——唐宪宗年号。元和六年，公元八一一年。

乙丑——正月三十日。晦——每月的最末一天。

③主人——指作者自己。使——派。媵——奴仆名。

结柳作车——用柳条编结成车。④缚草为船——用

草扎结成船。 ⑤糗(qiǔ)——古代的一种干粮,米或麦炒熟后磨制成的粉。 糗(zhāng 张)——米粮。 ⑥輶(è 恶)——驾车时架在牲畜颈上的曲木。 ⑦引——牵引。 橈(qiáng 强)——帆船上的桅杆。这两句形容送客出发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⑧揖(yī 衣)——旧时的拱手礼。三揖是送别的礼数。 ⑨闻——听说。子——您,指穷鬼。行有日矣——马上要走的意思。 ⑩问所途——问你向何处去。 ⑪窃——谦指自己,私下。具——准备。 ⑫日吉时良——即定下吉日良辰。古时迷信,出行时要选择吉利的日子。 ⑬利行四方——(承上句)随便到哪里去都是吉利的。 ⑭子饭一盂——请你吃一碗饭。饭,这里作动词用,吃的意思。盂——一种盛液体的器皿,这里指碗。 ⑮啜(chuò 绰)——饮。觞(shāng 伤)——酒器。 ⑯挈(qiè 妾)——领、带。俦(chóu 仇)——同伴,同一类人。 ⑰去故就新——离开老地方到新地方去。 ⑱驾尘——牛车行驶起来后尘土飞扬,仿佛驾着烟尘一样。 𨔵(kuò 扩)——张大。𨔵风,船上的帆遇到风而张大。 ⑲底——停止。滞(zhì 志)——逗留。尤——过错。这句说:你没有长久停留在我这里不肯离开的过错。 ⑳资送——供给。这句说:我有准备车船干粮送客上路的恩情。 ㉑屏(bǐng 饼)息——抑制住呼吸。潜听——暗暗地听。 ㉒啾啾(xū xū 虚虚)——细碎的声音。 啾啾(yōu yīng 优英)——杂乱的声音。 ㉓竦(sǒng 耸)——耸。竦肩缩颈,与上句,都是形容韩愈听到穷鬼发出的声响后,胆战心惊的样子。 ㉔孩提——幼儿。 ㉕吾不子愚——我并不当你无知。子——古

代对男子的通称,这里指韩愈。 ②6惟子是从——一只跟着你。 ②7门神户灵——古代人迷信,认为门户都有神道居守。 ②8我叱(chì 赤)我呵(hē 喝)——大声地叱责我,呵斥我。意思凡是居守门户的神灵,都要狠狠地驱逐我(穷鬼)。 ②9包羞——忍耻。 诡(guǐ 鬼)随——不得不假装顺从,也是忍气吞声的意思。 ③0子迁南荒——指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被贬为阳山令的事。 迁,指被贬官。 南荒,阳山县在广东省连县东南,因称南荒。 ③1烁(shuò 朔)——同“铄”,消熔。 热烁,指天气火热,金属都要熔化。 湿蒸——湿气蒸腾。 ③2我非其乡——我不是这个地方的本地鬼。 ③3百鬼欺陵——指阳山的百鬼都要欺侮穷鬼。 ③4太学四年——指韩愈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的四年。韩愈于贞元十八年(802)春为四门博士,元和元年(806)权知(代理)国子博士,元和三年为真博士,到元和六年写该文时,已三为博士,首尾约四年。 ③5齑(jī 机)——切碎的菜。 朝齑暮盐,形容饮食清苦。 ③6人皆汝嫌——人们都嫌弃你。 汝,你。 ③7这两句的意思是:穷鬼始终紧跟着韩愈。 ③8心无异谋——意为忠诚之至,心里没有其他的打算。 ③9口绝行语——口里从没有说过一句打算要离开的话。 绝,决然没有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穷鬼跟韩愈是跟定了,休想把它赶走。 ④0这两句说:你从何处听到闲话,说我将要离开? ④1夫子——指韩愈。 谗(chán 婵)——说旁人的坏话。 ④2有间——离间。 予——穷鬼自指。 ④3安——哪里。 ④4鼻嗅臭香,糗糒可捐——意思是穷鬼只闻食物的气味而不吃,干粮之类可以不必

供给。捐,弃。 ④苟——如果。 备知——全知道。 ⑤不——同“否”。这两句说:你如果全都知道得很清楚,那么可否——给我报出来?因为前面主人有“携朋挈俦”的话。 ⑥子能尽言——你既然能详尽地说出(谁是我的朋俦)……。 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都是指代“五”字。这样写是为了增强文章的诙谐和幽默。 ⑧捩(liè 列)——扭、转。 覆——翻。这句的意思是:主人端汤的时候,穷鬼就来扭他的手把汤翻到地上。 ⑨转喉——说话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主人想说话的时候,穷鬼就使他说出触动别人忌讳的话来。 ⑩智穷——韩愈假托穷鬼五个朋友之一的名字。以下四鬼同此。 ⑪矫(jiǎo 佼)矫——方正的意思。 亢(kàng 抗)亢——高尚的意思。 ⑫恶圆喜方——厌恶圆滑喜欢方正。 ⑬这句说:羞于做奸诈欺骗的事。 ⑭这句说:不忍心伤害无辜的人。以上四句是写“智穷”的为人表现,这种为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必然要行不通而处于穷境,智穷即智为之穷的意思。下文四“穷”意皆如此。 ⑮傲——以有成就自豪的意思。 数——术数。 名——名物,指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 ⑯摘抉——摘取抉发,即研究。 杳(yǎo 腰)——深远。 微——微妙。 ⑰挹(yì 亿)——摄取。这句的意思是:吸收诸子百家的学说。 ⑱执神之机——意为掌握了最深刻的哲理。神,神理。机,枢纽。上四句是说学问太好,在那个社会里也要走入穷途。 ⑲不专一能——指能精通多方面的文学本领。 ⑳怪怪奇奇——指文章富于创造,善于变化。 ㉑不可时施——不能施用于当时。 ㉒只以自嬉——只能供自娱。 ㉓影与形殊——影子与形体

不一致。 ⑤面丑心妍(yán 言)——面容虽丑陋而心灵却美好。这两句的意思都是才能美德不显于外。

⑥利居众后——有利可图的事先人后己。 ⑦贵在人先——须要承担责任的事争在人先。以上四句是写自己心忧道义，忘怀得失，因而不得不命穷。

⑧戛(jiá 颊)——敲打。 ⑨这两句是形容对朋友真心诚意，情愿把自己的皮肉骨头和心肝都毫无保留的奉献出来。

⑩企足——踮起脚尖。这句的意思是我一直企足而待。

⑪真——置。这句说：对方却把我当敌人看。 ⑫訛——谣言。 ⑬讪(shàn 扇)——毁谤。 ⑭这两句说：

(穷鬼)一贯对我造谣生事，使我上当受骗。 ⑮人莫能间——谁也不能把穷鬼从我这里离间出去。意即穷鬼死

心塌地地紧跟着我。 ⑯朝悔其行——早晨才懊悔不该受穷鬼迷惑。 ⑰暮已复然——但晚上又老毛病复发了。

⑱蝇营狗苟——原来是比喻人的贪浊无耻，这里用来形容五鬼的五态。营是指蝇的声音，苟是指狗的行为。

⑲相与——相关。 ⑳跳踉(liáng 良)——跳跃。 ㉑偃(yàn 演)——仰面跌倒。 ㉒仆——俯身跌倒。

㉓抵掌——击掌。 ㉔相顾——互相看。顾，看。这四句是描写五鬼听到主人的话后得意忘形的各种动作。

㉕这两句说：你既然知道了我们(五鬼)的名字，并且也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 ㉖黠(xiá 匣)——机灵，狡猾。痴——呆笨。这两句是说：你要把我们赶走，

是小聪明大愚笨。 ㉗吾立子名——我使你的声名永垂。 ㉘惟——只有。乖于时——不合时俗。 ㉙乃与天通——才能有合于天道的美德。 ㉚琬琰(wǎn yǎn 婉眼)——美玉。 ㉛易——换。 ㉜饫(yù

王)——饱食。 ⑨糠糜(mǐ 米)——糠粥。这四句的大意是,主人和穷鬼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苦,但穷鬼帮他树立了永不磨灭的声名,使他成为一个有德君子。现在主人却要驱逐穷鬼,改变自己的贫穷命运,这种作法,何异于用美玉去换取羊皮,吃饱了肥美香甜的美味而去羡慕那个糠粥。 ⑩过——超过。 予——穷鬼自指。 ⑪不忍子疏——不忍心疏远你。 ⑫谓予不信——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⑬质——讯问。 ⑭上手——举起手。 ⑮延——引进。 上座——贵宾的席位。 延之上座,意即把穷鬼请到贵客的座位上。

进学解^①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②,招诸生立馆下^③,诲之曰^④:“业精于勤荒于嬉^⑤;行成于思毁于随^⑥。方今圣贤相逢^⑦,治具毕张^⑧。拔去凶邪^⑨,登崇俊良^⑩。占小善者率以录^⑪,名一艺者无不庸^⑫。爬罗剔抉^⑬,刮垢磨光^⑭。盖有幸而获选^⑮,孰云多而不扬^⑯?诸生业患不能精^⑰,无患有司之不明^⑱;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⑲,有笑于列者曰^⑳:“先生欺余哉^㉑!弟子事先生^㉒,于兹有年矣^㉓。先

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²⁴，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²⁵；记事者必提其要²⁶，纂言者必钩其玄²⁷；贪多务得²⁸，细大不捐²⁹；焚膏油以继晷³⁰，恒兀兀以穷年³¹。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³²，攘斥佛老³³，补苴罅漏³⁴，张皇幽眇³⁵；寻坠绪之茫茫³⁶，独旁搜而远绍³⁷；障百川而东之³⁸，回狂澜于既倒³⁹。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浓郁⁴⁰，含英咀华⁴¹。作为文章⁴²，其书满家⁴³。上规姚姒⁴⁴，浑浑无涯⁴⁵；周《诰》殷《盘》⁴⁶，佶屈聱牙⁴⁷；《春秋》谨严⁴⁸，《左氏》浮夸⁴⁹；《易》奇而法⁵⁰，《诗》正而葩⁵¹；下逮《庄》、《骚》⁵²，太史所录⁵³，子云相如⁵⁴，同工异曲⁵⁵。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⁵⁶。少始知学，勇于敢为⁵⁷；长通于方，左右具宜⁵⁸。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⁵⁹。然而公不见信于人⁶⁰，私不见助于友⁶¹，跋前踖后⁶²，动辄得咎⁶³。暂为御史⁶⁴，遂窜南夷⁶⁵。三年博士⁶⁶，冗不见治⁶⁷。命与仇谋⁶⁸，取败几时⁶⁹。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⁷⁰，竟死何裨⁷¹？不知虑此⁷²，而反教人为？⁷³”

先生曰：“吁！子来前⁷⁴！夫大木为

桢⁷⁵，细木为桷⁷⁶，橰栌侏儒⁷⁷，椳闾扂楔⁷⁸，各得其宜⁷⁹，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⁸⁰。玉札丹砂⁸¹，赤箭青芝⁸²，牛溲马勃⁸³，败鼓之皮⁸⁴，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⁸⁵。登明选公⁸⁶，杂进巧拙⁸⁷，纡余为妍⁸⁸，卓犖为杰⁸⁹，校短量长⁹⁰，惟器是适者⁹¹，宰相之方也⁹²。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⁹³，辙环天下，卒老于行⁹⁴；荀卿守正，大论是弘⁹⁵，逃谗于楚，废死兰陵⁹⁶。是二儒者⁹⁷，吐辞为经⁹⁸，举足为法⁹⁹，绝类离伦¹⁰⁰，优入圣域¹⁰¹，其遇于世何如也¹⁰²？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¹⁰³，言虽多而不要其中¹⁰⁴，文虽奇而不济于用¹⁰⁵，行虽修而不显于众¹⁰⁶。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¹⁰⁷。子不知耕，妇不知织¹⁰⁸。乘马从徒¹⁰⁹，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¹¹⁰，窥陈编以盗窃¹¹¹。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¹¹²？动而得谤，名亦随之¹¹³，投闲置散¹¹⁴，乃分之宜¹¹⁵。若夫商财贿之有亡¹¹⁶，计班资之崇庳¹¹⁷，忘己量之所称¹¹⁸，指前人之瑕疵¹¹⁹，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¹²⁰，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¹²¹，欲进其豨苓也¹²²。”

【说明】 本文是以国子先生于太学教诲诸生引出全篇议论，先提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一段，作为教诲诸生“进学”的基本论点；然后，假设诸生中有人提出诘难，指出国子先生本人虽然可称是业精行成，但却未免取败于有司，于是国子先生回答诘难，进一步肯定业精行成是“进学”的根本目标和方法，至于本人是否遇世，则是不必过于计较的。作者在文中含蓄地发泄了自己德高学优而不被世人重用的不满，同时又表示自己虽然受到挫折，但对于学业和德行仍然具有矢志不渝的决心，所以牢骚之中又隐含有解嘲之意。写法上虽然明显地受到汉代东方朔《答客难》和扬雄《解嘲》的影响，却具有自己的特色。从文字技巧方面看，本文成功地吸收了汉赋的某些特点于散文之中，大量的对偶句式 and 散文句法交替使用，整齐之中又有变化，使文意显得生动活泼；文中不是通篇用韵，但许多地方用韵，用韵大致随文意的转换而作变化，读来琅琅上口；使用典故，一概不引原文，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因而使文气前后连贯，不受阻隔。由于韩愈炼字造句的工夫很深，本文中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旁搜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等语，都言简意深，便于记忆，后来遂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和警句。本文当是韩愈元和七年（812），由职方员外郎获罪为国子博士时所作。

【解释】 ①进学——使学业和德行有所进益。解——对疑难问题的辨析。②国子先生——就是国子博士。国子博士是官名，国子先生是称呼。这里是韩愈自指。唐朝主管教育政令的官署是国子监，掌管首都

的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各置博士,负责教学。太学——唐代的太学是次于国子学的中央高等学校。韩愈当时是国子学的博士,本文所说的“国子先生晨入太学”的太学,实指国子学。因太学有时也作为高等学校的泛称。 ③招——招集。 诸生——诸位太学生。 馆——学馆。 ④诲——教导。 之——指诸生。 ⑤嬉——玩乐。 ⑥行——德行。 思——认真思考。 随——因循随俗。 ⑦圣贤相逢——圣君贤相共同治理国家。 ⑧治具——法令,这里泛指一切规章制度。 毕——尽。 张——举,建立。 这句是说:各种法令措施,也都完备地建立了。 ⑨凶邪——凶恶奸邪的人。 ⑩登崇——提拔。 ⑪占——有。 率(shuài 帅)——都。 录——录用。 ⑫名一艺者——著名于一技之长的人。 庸——使用。 ⑬爬罗——爬梳和搜罗。 剔抉——区别选择。这句是形容非常仔细地选拔一切人才,不使一个人漏掉。 ⑭刮垢(gòu 够)磨光——刮去脏东西,并把它打磨光亮。这句是形容非常精心地培养造就人才。 ⑮盖——大概。 幸——侥幸。 获选——获得选用。 ⑯孰云——谁说。 多——多才多艺,包括上文的学业和德行两方面。 扬——举。 这两句意思是:可能有学识不足而侥幸获得选用的,但决不会有品学兼优的人而没有被举用的。 ⑰患——担心。 ⑱有司——古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这里指选拔官吏的官员。 ⑲既——完毕。 ⑳列——同列的人。 ㉑欺余——骗我。 ㉒弟子——在队列中笑的学生自称。事——师事,指学生跟先生学习。 ㉓于兹——到今天。 兹,此。

②④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②⑤披——披阅，翻书看。 百家——指诸子百家，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这两句的意思是韩愈博学而勤读。 ②⑥记事者——记事的书，指史籍之类。 ②⑦纂（zhuǎn 钻上声）言者——立论的书，指学术著作。 钩——求取。 玄——深奥的道理。 ②⑧贪多——不厌其多。 务得——务必取得成果。 ②⑨捐——弃。 这句说：不管小的、大的都兼收并蓄。 ③⑩膏油——烛灯。 晷（guǐ 轨）——日影。 焚膏油以继晷，点燃烛灯继续从事，即夜以继日的意思。 ③⑪恒——常常。 兀（wù 悟）兀——劳累的样子。 穷年——穷尽一年，终年。 ③⑫觝（dǐ 底）排——抵触，排斥。 异端——即指下句的佛老等学说。 ③⑬攘（ráng 壤）斥——同觝排。 攘斥佛老是韩愈一贯的主张。 ③⑭苴（jū 居）——古代鞋子中的草垫，后引伸为填补。 罅（xià 下）——裂缝。 这句的意思是：弥补充实儒学的缺漏不足之处。 ③⑮张皇——光大的意思。 幽眇（miǎo 秒）——幽深微小，这里是“精微”的意思。 这句的意思是：发扬光大儒家学说的精深微妙之处。 ③⑯坠——坠落，这里是中断的意思。 绪——这里指儒学的传统。 ③⑰旁——广泛。 绍——继承。 这两句说：钻研那些早已失传的古代儒家之道，独自多方面的发掘那些古老的学说和传统。 ③⑱障——阻挡。 百川——这里用百川来比喻诸子百家的学说。 东之——使之东流入海。 这句比喻作者要把诸子百家的学说都纳入到儒家的轨道中来。 ③⑲回——拨转。 狂澜——汹涌的波浪。 这句比喻作者要抵制来势凶猛的异端邪说的浪潮，使之不能为

害。 ④⑩沉浸——这里是潜心的意思。 浓郁——本指香味浓厚,这里指古代典籍中的精美的成份。 ④⑪含英咀(jǔ举)华——这里是仔细研读的意思。 英、华都是花,这里指精华。 ④⑫作为——写作。 ④⑬其书满家——这里形容韩愈所作文章之多。 ④⑭规——这里是取法的意思。 姚——虞舜的姓。 姒(sì寺)——夏禹的姓。 姚姒,这里是指虞夏的书,即《尚书》中的《虞书》、《夏书》。 ④⑮浑浑——深远。 无涯——无边。 这两句是说:《虞书》、《夏书》内容深远无边。 ④⑯厯诰(gào告)——《尚书》中《周书》有《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篇。 殷盘——《尚书》中《商书》有《盘庚》篇。 ④⑰佶(jí吉)屈——曲折。 聱(áo熬)牙——文句念起来很拗口。 这句是形容“周《诰》殷《盘》”古奥难懂,读起来拗口。 ④⑱春秋——即《春秋经》,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作的一部史书。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就是由于这部书而得名。 谨严——指《春秋》的编写认真,体例严格。 ④⑲左氏——即《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孔子同时的史官左丘明根据《春秋》而作的史书,书中记事很详尽。 浮夸——指《左传》的文辞雄辩而善于夸张,有些地方采用神秘的、预言家的手法。 这是与《春秋》的朴实简洁对比而言。 ④⑳易——即《易经》,是古代说卦卜筮之书。也是一部论述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 奇——指卦的变化无穷而言。 法——有规律可寻。这是就《易经》所阐明的事理说的。 ㉑诗——即《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正——方正、平正。指《诗经》的内容能鼓舞人们的思想健康向上。 葩(pā趴)——文采华美。 ㉒逮——及,到。 庄——

即《庄子》，战国时宋人庄周所作。骚——即《离骚》，战国时楚国人屈原所作。这二书都以内容生动文字美丽著称。

⑤③太史——史官名，这里指西汉司马迁。录——记录。太史所录，指司马迁所撰的《史记》。⑤④子云——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以辞赋文章著名于世。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辞赋家。这里的“子云、相如”，借指他们的作品。⑤⑤同工异曲——原意是指乐工的技巧一样，而奏出的曲调则各不相同。这里是形容上面所举作品，同样美妙精善，风格却各不相同。以上自“姚姒”至“子云、相如”，都属于可以取法的典籍。⑤⑥闳(hóng 红)——大。中——指文章的内容。肆——奔放。外——指文章的形式。这两句说：先生在作文章方面，可以说是内容博大而文辞奔放。

⑤⑦这两句说：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懂得学习的时候起，就敢作敢为。⑤⑧方——这里指道理、礼法。具——通“俱”，都。宜——合适。这两句的意思是：成年之后，善于应付世务，处理问题。能左右逢源。⑤⑨成——老成，完美。这两句说：先生的为人，可以说是老成完美了。

⑥⑩见——表示被动，相当于“被”。⑥⑪这两句说：在官场上不被上级所信用，私交上也无人援引他。⑥⑫跋(bá 拔)前蹶(zhì 质)后——不论前进后退都要碰壁的意思。跋，践踏，踩。蹶，被东西绊倒。《诗经·豳(bīn 宾)风·狼跋》中说，老狼下颌有悬肉，要前进，就踩着自己的悬肉，要后退，又倒在自己的尾巴上。⑥⑬动辄(zhé 哲)得咎(jiù 旧)——动不动就有罪。辄，就，总是。咎，过错。

⑥⑭哲——短期。御史——监察御史的简称。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为监察御史。⑥⑮遂——作副词，接着的

意思。窜——贬谪，放逐。南夷——这里指阳山（在今广东省阳山县）。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韩愈因上书请减免租赋而被贬为阳山令。⑥⑥三年博士——这里是概指成数。韩愈自贞元十八年（802）至元和七年（812），曾一为四门博士，二为国子博士，时间在三年以上。或作“三为博士”。⑥⑦冗（rǒng 茸）——闲散。不见治——不见治绩，无所建树的意思。当时的国子博士是一个闲散的冷官。⑥⑧谋——相谋。⑥⑨几时——不多时。这两句的意思是：命运象落在仇敌的手里一样，早晚总要失败。⑦⑩头童——头秃了。童，山不长草为“童山”。齿豁（huō 活阴平）——牙齿脱落。豁，残缺。⑦⑪竟——终。裨（bì 必）——补助，好处。这句说：就是最终死去，于世又有何补？⑦⑫此——指以上所说种种情况。⑦⑬反教人为——反来教训别人。⑦⑭吁（xū 虚）——叹词，表示异议。子——你，这是指“笑于列者”。⑦⑮橐（máng 忙）——房梁。⑦⑯桷（jué 决）——方形的椽（chuán 船）子。⑦⑰橑（bó 薄）——壁柱。栌（lú 卢）——柱上短木，斗拱。侏儒——身材特别矮小的人，这里指梁上的短木。⑦⑱榦（wèi 威）——门枢。闑（niè 聂）——门中央所横的短木，即上门框。扂（diàn 电）——关门的横木，即门闩之类。楔（xiē 些）——门两旁的木柱。⑦⑲宜——合适。这几句的意思是：大小不同的木头，都各得其用。⑧⑩施——用。成室——造成房子。匠氏——指建筑工人。这两句说：用这些材料造成房子，那是匠人的技巧。⑧⑪玉札（zhā 闸）——即地榆。丹砂——即朱砂。⑧⑫赤箭——即天麻。青芝——药名。以上四种都是贵重的中药材。

⑳牛溲(sōu 搜)——即车前草。马勃——即马屁菌,这两种都是普通的中药。㉑败鼓之皮——陈旧破败的鼓皮,可入药。以上三种都是贱药。㉒这五句说:把玉札、丹砂、赤箭、青芝这些贵药和牛溲、马勃、败鼓之皮这些贱药都收藏起来,等到在治病时都能一一发挥它们的作用而无所遗漏,这是医师的好本领。㉓登——升,进用。明——明智的人。公——公正无私的人。㉔杂——多方面的。巧——本领好的。拙——本领差的。这句说:好的和差的都量材使用。㉕纡(yū 迂)余——委曲的样子,这里指为人态度宛转。妍(yán 言)——美。㉖卓犖(luò 洛)——不平凡的样子。杰——杰出。这句的意思是:有的人有不同寻常的才干。㉗校(jiào 较)短量长——比较短长,这里是指对比衡量人的优缺点。㉘器——材器,指才能、能力。惟器是适,是指根据每一个人的才器安排使用。㉙方——治术。㉚昔者——过去的时候。孟轲——孟子名轲,字子舆。好辩——喜欢辩论。这里指孟轲为了保卫孔子之道,极力驳斥杨朱、墨翟(dí 笛)等人的学说,人们都说他好辩。他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孔道——孔子之道,即儒道。以——因此。明——阐明,发扬光大。㉛辙——车迹。辙环天下,周游天下的意思。孟子曾与其徒游说齐、宋、滕、魏诸国。卒——终。终老于行,意思是在周游列国中度过了一生,没有人用他。^{*}㉜荀卿——即荀子,战国时赵国人,游学于齐,是襄王时著名的学者。守正——指信守正道。大论——正大的言论,指荀子的学说。弘——展开。㉝谗(chán 缠)——说别人的坏话。荀子在齐国时,有人说他

的坏话，他就投奔楚国。废——弃置不用。兰陵——地名，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荀子到楚国后，楚国的春申君让他做兰陵令。春申君死后，他被削职为民，死在兰陵。

⑦是——这。二儒——指孟子、荀子。⑧吐辞——这里指言论。经——经典。⑨举足——这里指行动。⑩伦——同辈。绝类离伦，超过了同辈。意思是孟轲和荀子，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儒者。⑪优入圣域——高超到进入了圣人的境地。⑫其——代词，指孟轲和荀子。遇——遭遇。这句说：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⑬先生——国子先生自称。统——统类，即归纳概括、提纲挈领的意思。⑭要(yāo 腰)——抓住要害。中(zhòng 重)——中于理。⑮不济于用——无补于实际应用。⑯不显于众——不能为众人所欣赏和取法。⑰靡——通“糜”，费。廩(lǐn 凛)——米仓。这两句说：尚且每月每年耗费国家的俸钱和禄米。⑱子不知耕，妇不知织——儿子不知耕作，妻子不知纺织。这是说家里的人都不参加劳动，靠自己的俸禄生活。⑲徒——指手下的人。⑳踵(zhōng 中)——追随。促促——拘谨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谨小慎微地追随世俗行事。㉑陈编——旧书，指古人的著作。这句的意思是：做学问无非是剽窃抄录古人的话。㉒兹——这，此。欤——疑问词。㉓这两句说：动不动就要受到别人的毁谤，但名声也随着大了。㉔投闲置散——投置到闲散的位置上。指任国子博士。㉕分(fèn 奋)——份内。㉖若夫(fú 扶)——至于。商——议论，计算。财贿——财富，指俸禄收入。㉗计——计较。班资——资历、地位。崇庠——高低。

⑱己量——自己的能力份量。称(chèn 衬)——相当。
 ⑲指——指摘。前人——指当时的显贵者。瑕疵——毛病。
 ⑳诘(jié 节)——责难,埋怨。杙(yì 意)——小木桩。楹(yíng 营)——堂屋前部的大柱子。
 ㉑訾(zī 资)——指摘,批评。昌阳——即昌蒲。引年——延年。古人认为阳昌可以延长寿命。 ㉒豨(xī 西)苓——又名猪苓,一种中药,对延年不起作用。这七句的意思是:如果还要计较俸禄的多少、官位的高下,对自己的才能和本领缺乏自知之明,却去指摘比自己显贵的人的缺点,这就和指责木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大柱子,批评医师为什么用阳昌而不用豨苓延年一样的荒谬。

蓝田县丞厅壁记^①

丞之职所以贰令^②,于一邑无所不当问^③。其下主簿、尉^④。主簿、尉乃有分职^⑤。丞位高而逼^⑥,例以嫌不可否事^⑦。文书行^⑧,吏抱成案诣丞^⑨,卷其前^⑩,钳以左手^⑪,右手摘纸尾^⑫,雁鹜行以进^⑬,平立^⑭,睨丞曰^⑮:“当署^⑯。”丞涉笔占位署^⑰,惟谨^⑱,目吏问^⑲:“可?不可?”吏曰:“得^⑳。”则退,不敢略省^㉑,漫不知何事。

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②，至以相訾^③。丞之设，岂端使然哉^④！

博陵崔斯立^⑤，种学绩文^⑥，以蓄其有^⑦，泓涵演迤^⑧，日大以肆^⑨。贞元初^⑩，挟其能^⑪，战艺于京师^⑫，再进，再屈其人^⑬。元和初^⑭，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⑮，再转而为丞兹邑^⑯。始至，喟曰^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⑱。”既噤不得施用^⑲，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⑳，而丞负余^㉑。”则尽橈去牙角^㉒，一蹶故迹^㉓，破崖岸而为之^㉔。丞厅故有记^㉕，坏漏污不可读^㉖，斯立易桷与瓦^㉗，墁治壁^㉘，悉书前任人名氏^㉙。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挺^㉚，俨立若相持^㉛。水泚泚循除鸣^㉜，斯立痛扫溉^㉝，对树二松^㉞，日哦其间^㉟。有问者，辄对曰^㊱：“余方有公事，子姑去^㊲。”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㊳。

【说明】 本文所记蓝田县丞崔斯立，即崔立之，他是韩愈早年在长安时结交的朋友。崔立之早在贞元四年（788）就中了进士，六年又中博学宏词科。而韩愈贞元八

年(792)才中进士，直到贞元十一年三试博学宏词科皆落第，正在他失意之时，崔立之曾写信给他以热情的鼓励。韩愈集中现存有《答崔立之书》和赠崔立之的诗篇。韩愈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元和十年(814)，也就是在他和崔立之交友二十多年之后，这时韩愈已官至考功郎中、知制造，在仕途上已取得了有利的进展。这次又在蓝田县遇到这位落难的故交，作者显然是感慨万千，于是写了这篇《蓝田县丞厅壁记》。本文前一段，作者先以诙谐的笔调，客观地叙述了当时的县丞作为县令的副手，在衙门中低首下气，窝窝囊囊的情状，从侧面反映了崔立之当时处境的难堪和痛苦，从而对他表示了深刻的同情。文章语言十分生动，有些地方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如：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语言简练而传神作者主观上是为崔立之的处境鸣不平，客观上也在揭露当时较有普遍性的县令和县丞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有向朝廷讽谏之意。今天的读者，则可以由此了解到封建社会中官场的一部分腐败情景。

【解释】 ①蓝田——县名，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②贰令——副县长。县丞是县令的副职，辅佐县令工作的。③邑——这里指县。当问——应当过问。这句说：县丞对于一县的事没有不应当过问的。④主簿——掌管文书、簿册一类的事。尉——县尉，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者初任的官职，掌管军事。在县，这二职都在县丞之下。⑤分职——分掌的职责范围。这句的意思是：主簿、尉各有各的职责范围，无权过问全县的事。⑥逼——接近。这句说：县丞职位高到接近县令。⑦嫌——嫌疑。不可否事——不肯定或者否

定事情。这句的意思是：县丞为了避免有篡夺县令权力的嫌疑，对县令还未表态的事情不置可否。⑧文书行——指文书在公署里传阅。文书，公文。⑨吏——这里指管文书的官吏。成案——已由县令签署过了的公文。诣(yì 义)——到。诣丞，到县丞面前。⑩卷其前——把成案的前半部分卷起来，意思是不让县丞看到成案的具体内容。⑪钳——以手持着称“钳”。这里是说用左手持着成案。⑫摘——这里是选取的意思。纸尾——指成案的最末，应是县丞签字的地方。⑬鹜(wù 误)——水鸟名，即鸭。雁鹜行，排成一行。⑭平立——对等站着。⑮睨(nì 逆)——侧目相看。⑯当署——必须签名的意思。⑰涉笔——动笔。占位——占据署名的地位。这句的意思是：县丞谨慎地动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留给他签名的地方（即县令的后面）。⑱惟谨——不敢有违的意思。⑲日吏——看着吏的脸色。⑳得——当时口语，犹言“行”，“就这样”。㉑不敢略省——不敢略微过问一下成案的内容。省(xǐng 醒)，探究。㉒谚——俗语。数——计算，数说。慢——闲散。这句的意思是：社会上数说到闲散的官员，总是举县丞为例。㉓至以相訾警(zī āo 资熬)——甚至以县丞为骂人的话。訾警，诋毁。㉔岂——难道。端——本来。这两句的意思是：县丞职位的设立，难道本意就是这样的吗？㉕博陵——地名，今河北省蠡县南。崔斯立——一名立之，贞元四年(788)进士，六年中博学宏词科。㉖种学——借种庄稼比喻做学问有根基。绩文——借纺织比喻写文章的辛勤和巧思。㉗以蓄其有——以积累自己的学问。㉘泓

涵——原意是形容水深且厚，这里比喻学问的博大精深。

演迤(yì yǐ)——绵长貌，形容学问的渊源十分绵远。

⑲肆——不受限制。日以肆，意思是学问日益进展，不可限量。 ⑳贞元——唐德宗年号。 ㉑挟——凭借。挟其能，凭他的文章学问。

㉒战艺——唐代的进士考试，主要试诗赋文章，因此称“战艺”。艺，文艺、辞章。

㉓再进——指崔斯立贞元四年进士及第后，贞元六年又中博学宏词科。再屈其人——再使同时应考的人屈伏于他。

㉔元和——唐宪宗年号。 ㉕大理评事——官名，掌管刑罚。黜(chù 触)——降职或罢免，这里指贬官。

㉖再转而为丞兹邑——意思是经过两次迁谪，来蓝田县为县丞。兹，这个。 ㉗喟(kuī 溃)——叹气的样子。

㉘顾——但，只是。材——才能。塞职——称职。这两句说：官位无所谓卑下，只怕自己的才干不足以称职。 ㉙既噤不得施用——不久就被迫缄口，不得发挥一点作用。既，这里作时间副词，不久的意思。

㉚余不负丞——我不辜负县丞的职位。意谓我本来想做一个好的县丞。 ㉛而丞负余——意谓现在县丞这个职位却不让我发挥作用。

㉜斲(niè 聂)——树木的枝条被砍去后，又生出的新枝。此处即作砍去解。斲去牙角，指人去掉棱角，锋芒不露。

㉝一蹶(niè 聂)故迹——意思是完全按照前任县丞的旧例去做。蹶，踩，踏。

㉞崖岸——山崖，堤岸。崖岸和上文的牙角，都是比喻人的正直不阿，有锐气和棱角。破崖岸，与斲去牙角的意思一样。

这三句的意思是：崔斯立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只得采取消极态度，百事不问，做一个闲散官员。

㉟丞厅——县丞办公的厅堂。故——旧。 ㊱这句的意

思是：厅坏屋漏旧厅壁题记字迹污毁不能读了。 ④⑦易——换。 桷(jué 决)——方形的椽子。 ④⑧墁(màn 慢)治壁——修理粉刷墙壁。 墁，涂抹。 ④⑨悉——尽，全。 ⑤⑩巨竹——高大的竹子。 挺(tǐng 挺)——量词，竿，枝。 ⑤⑪俨——庄严地。 相持——对峙。 ⑤⑫醜(guó 国)醜——水声。 除——殿堂的台阶。 循除鸣，顺着台阶流鸣。 ⑤⑬痛——大力，用劲。 溉——洗。 这句说：斯立大加打扫和清洗一番。 ⑤⑭树——植，这里作动词用。 对树，对称地种植。 ⑤⑮哦——吟咏。 ⑤⑯辄(zhé 哲)——总是。 ⑤⑰姑——姑且。 ⑤⑱考功郎中、知制造(gào 告)——官名。前者掌管官吏考核的事，后者掌管撰拟诏命事项。韩愈元和九年(814)十月为考功郎中，十二月以考功郎中兼任知制造。

论 佛 骨 表

臣某言①：伏以佛者②，夷狄之一法耳③，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④，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⑤，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

寿考^⑥，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⑦；汤孙太戊^⑧，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⑨，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⑩，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⑪，武王年九十三岁^⑫，穆王在位百年^⑬，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⑭。

汉明帝时^⑮，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⑯，运祚不长^⑰。宋、齐、梁、陈、元魏已下^⑱，事佛渐谨^⑲，年代尤促^⑳。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㉑，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㉒，昼日一食^㉓，止于菜果^㉔；其后竟为侯景所逼^㉕，饿死台城^㉖，国亦寻灭^㉗，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㉘。当时群臣材识不远^㉙，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⑳，以救斯弊^㉚，其事遂止。臣常恨焉^㉛！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㉜，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㉝。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㉞，又不许创立寺

观^{③⑥}。臣常以为高祖之志^{③⑦}，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③⑧}？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③⑨}，昇入大内^{④⑩}，又令诸寺递迎供养^{④⑪}。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④⑫}，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④⑬}、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④⑭}，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④⑮}，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④⑯}？”焚顶烧指^{④⑰}，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④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④⑲}。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⑤⑰}。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⑤⑱}，身不服先王之法服^{⑤⑲}，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⑤⑳}。假如其身至今尚在^{⑤㉑}，奉其国命来朝京师^{⑤㉒}，陛下容而接之^{⑤㉓}，不过宣政一见^{⑤㉔}，礼宾一设^{⑤㉕}，赐衣一袭^{⑤㉖}，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⑤㉗}，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

远之⁶¹。”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⁶²，尚令巫祝先以桃茷祓除不祥⁶³，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⁶⁴，巫祝不先、桃茷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⁶⁵，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⁶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⁶⁷，出于寻常万万也⁶⁸，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⁶⁹，凡有殃咎⁷⁰，宜加臣身⁷¹。上天鉴临⁷²，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⁷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⁷⁴。

【说明】这篇文章是韩愈为反对奉佛而写的，批评的对象是当朝皇帝唐宪宗。唐宪宗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派人把凤翔县法门寺塔内所藏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奉三日，韩愈为反对此事，写了这篇表文呈送唐宪宗。文章纵论古今，叙次论断，简洁明快，并不因为事关皇帝本人而畏首畏尾，含糊其词。他认为从前朝历史上看，往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就迎佛骨一事说，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而佛教本是“夷狄之一法”，它与中国儒家道统和先王之法，又完全相背。他不客气地称佛骨是“朽秽之物”，要求“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些话，说得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十分有力。最后，他还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既表明他坚

不信佛，也表明他对宪宗的忠心。尽管如此，韩愈还是触怒了宪宗，认为韩愈有意咒诅他天亡，因而要把韩愈处死。幸得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竭力相救，才得免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一生仕途坎坷，为此牢骚甚多，而写《论佛骨表》时，他年届五十二岁，又已经身任刑部侍郎（正四品下）的高位，却还敢于向皇帝本人作措辞如此激烈的规谏，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韩愈之前的宰相姚崇，也曾向唐玄宗上言崇佛之非，其论点与韩愈本文相似。

【解释】 ①某——这里应是“愈”字，可能是韩愈的学生在編集文集时，讳为“某”字。 ②伏——俯伏、伏首的意思，谦词。 ③夷狄——本来是对异族的称呼，这是古代的一种民族偏见，这里泛指外国。佛教是从印度（古称天竺或身毒）传来的，所以这样说。法——指学说、理论。 ④昔者——从前、过去。黄帝——黄帝和下文的少昊（hào 浩）、颛顼（zhuān xū 专须）、帝喾（kù 库）、帝尧、帝舜都是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名。 ⑤禹——夏朝的开国帝王。 ⑥考——老。寿考，寿命长。 ⑦殷——即商。成汤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后盘庚迁都于殷，故又称“殷”。汤——指商的开国帝王成汤。 ⑧太戊（wù 物）——商王名，太庚之子。 ⑨武丁——商王名。 ⑩这句说：史书上没有说太戊和武丁活到多大年岁。 ⑪周文王——姓姬名昌，殷时诸侯，居在岐山下面。曾被纣囚于羑（yǒu 有）里（古代地名），后获释，为西方诸侯之长，称西伯。 ⑫武王——周文王的儿子，名发。起兵灭商纣，建立周朝。 ⑬穆王——名满。 ⑭事佛——信佛、敬佛。 ⑮汉明帝——东汉的第二个皇帝。 ⑯乱亡相继——

东汉自汉明帝死,到献帝退位,历一二帝,共一百四十五年。号称“小康”的章帝只在位十三年。自和帝以后,由于外戚、宦官、强臣相继擅权,互相诛杀,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殇帝、冲帝、质帝都只在位一年;灵帝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少帝被废,献帝时最后形成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分鼎立的局面。 ⑰祚(zuò坐)——指年寿福气。 ⑱宋、齐、梁、陈、元魏——指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 宋(420—479),刘裕篡晋建立的政权,经历了九个皇帝,立国五十九年,亡于齐。 齐(479—502),肖道成篡宋建立的政权,经历了七个皇帝,立国二十三年,亡于梁。 梁(502—557),肖衍篡齐建立的政权,经历了八个皇帝,立国五十五年,亡于陈。 陈(557—589),陈霸先篡梁建立的政权,经历了五个皇帝,立国三十二年,亡于隋。以上都是南朝的政权。元魏(386—534),即北魏,鲜卑人拓跋珪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北方政权,拓跋氏后来改姓元,因而历史上也称北魏为元魏。后来元魏又分为东魏、西魏,不久分别为高洋的北齐和宇文觉的北周所灭。 ⑲谨——敬。 ⑳年代尤促——年代更加短促。 ㉑梁武帝——即梁朝的开国皇帝肖衍。是南朝统治者中最迷信佛教的人物,在他统治时期,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他自己还曾三次出家舍身给佛寺,群臣共花四万万钱,把他赎回。 ㉒牲——供祭祀时用的家畜,牛、羊、猪为三牲。 牢——牛、羊、猪各一头,称为太牢;羊、猪各一头,称为少牢。 牲牢,祭祀时最隆重的礼品。这两句的意思是:宗庙祭祀时,不再杀牲。 ㉓昼日一食——依照佛教的规矩,每天只吃一顿饭食。 ㉔止——仅。这句说:每饭只吃些蔬菜和水果。 ㉕侯

景——原是北魏的将领，降梁后又起兵反梁。 ②台城——梁朝的宫禁所在。遗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侯景叛梁时，梁武帝在台城被侯景所获，饿死其中。 ③寻——随即。 ④高祖——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庙号。受隋禅——公元六一八年，李渊废隋恭帝，自己称帝，建立了唐帝国，韩愈美称为“受隋禅”。议除之——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因此“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旧唐书》本纪第一)。 ⑤材识不远——没有远见的意思。傅奕上书后，唐高祖诏百官共议，只有太仆卿张道源赞成，中书令(宰相)萧瑀则极力反对，最后事竟不行。 ⑥推阐圣明——宣扬贯彻圣主的英明意图。这里指武德九年唐高祖的诏书。 ⑦斯弊——此弊，指国人迷信佛教所造成的流弊。 ⑧臣——韩愈自指。焉——语末助词。 ⑨睿(ruì 瑞)圣文武皇帝——意思是聪明贤圣，能文能武的皇帝，这是元和三年(808)朝臣给唐宪宗上的尊号。睿，聪明。 ⑩未有伦比——没有人可以相比。 ⑪度——僧尼出家的一种仪式。凡人到僧寺出家，寺僧为之剃除须发，给以文牒，方能取得僧侣的资格。 ⑫观——道教的庙宇叫观。 ⑬高祖之志——指唐高祖沙汰僧道的旨意。 ⑭恣——放任。这句说：怎么能放任它反而兴盛呢？ ⑮御楼以观——登楼观看佛骨。 ⑯舁(yú 于)入大内——抬到宫内。舁，抬。大内，皇宫内。 ⑰递迎供养——依次迎接供养。 ⑱徇

(xùr 训)——曲从。这两句说：只不过为了收成好，百姓安乐，而顺从百姓的心愿。 ④③士庶——官民，泛指一切人。诡异之观——怪异的场景。 ④④冥(míng 明)——无知，不明。 ④⑤苟——如果。 ④⑥岂合——怎该。 ④⑦焚顶烧指——烧灼头顶和手指。这是一种用忍受肉体的折磨来表示自己虔诚事佛的行为。 ④⑧后时——落在后面。 ④⑨业次——谋生之业。 ④⑩脔(luán 恋)身——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脔，切成小块的肉，这里作动词用。 供养——佛教称供献神佛或设饭食招待僧人为“供养”。 ④⑪先王——指儒家所称颂的古代帝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 法言——合乎儒家礼法的言论。 ④⑫服——穿。 法服——古代礼法规定的服饰。 ④⑬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指儒家所主张的君臣、父子间的关系准则。以上三句系针对佛教徒信诵佛法佛经，穿僧衣，出家等事而言。 ④⑭其——代词，这里指释迦牟尼。 这句说：假如释迦牟尼至今还活着。 ④⑮朝(zhāo 潮)——拜。 这句说：奉他国王的命令来京师朝觐。 ④⑯容而接之——容纳并且接见他。 ④⑰宣政——殿名。唐时外国使节入京朝贡，都引见于宣政殿。 ④⑱礼宾——即礼宾院，唐代招待“胡客”的机构。 一设——设宴一次。 ④⑲一裘——一套。 ④⑳凶秽(huì 惠)——古人认为死人的尸骨是不吉祥不洁净的东西。 ㉑敬鬼神而远之——见《论语·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认为鬼神之事是渺茫不可知的，只须对他恭而敬之，不必象对待活人那样亲近。 ㉒行吊——对发生的凶丧或灾难之事去表示同情和慰问。 其国——指邻国。 ㉓桃——桃木。

茹(liè 死)——笄帚。袂(fú 扶)除——古代除凶去垢的仪式。古代迷信习俗,用桃木、笄帚扫除不祥。⑥④亲临观之——指唐宪宗亲自登楼观看佛骨。⑥⑤御史——主管纠弹的朝官。唐代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大夫,其副官为御史中丞,下有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失——过失。⑥⑥付之——交给。有司——古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因此称官吏为有司。这里指分管此事的司法官吏。⑥⑦大圣人——指唐宪宗。⑥⑧寻常——这里指平常的人。这两句说: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大圣人的行为是超出平常人万万倍的。⑥⑨祸祟(suì 岁)——作怪。⑦⑩殃咎(yāng jiù 央日)——祸害、罪过。⑦⑪宜加臣身——应该加在我的身上。臣,这里韩愈自指。⑦⑫鉴(jiàn 见)——镜子,这里指照着、监察。⑦⑬无任——章表笺启等之末,多用“无任”二字,不胜的意思。⑦⑭恳悃(kǔn 捆)——诚心诚意。⑦⑮诚惶诚恐——实在惶恐不安。这是封建时代奏章中的习用语。

鳄 鱼 文

维年月日①,潮州刺史韩愈②,使军事衙推秦济③,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④,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⑤,列山泽⑥,网绳擗刃⑦,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⑧,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

王德薄^⑨，不能远有^⑩，则江、汉之间^⑪，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⑫，况潮，岭海之间^⑬，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⑭，亦固其所^⑮。今天子嗣唐位^⑯，神圣慈武^⑰，四海之外，六合之内^⑱，皆抚而有之^⑲，况禹迹所揜^⑳，扬州之近地^㉑，刺史、县令之所治^㉒，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㉓？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㉔！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睥然不安溪潭^㉕，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㉖，以肥其身^㉗，以种其子孙^㉘，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㉙。刺史虽弩弱^㉚，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㉛，佞佞睨睨^㉜，为民吏羞^㉝，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㉞。

鳄鱼有知^㉟，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㊱。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㊲，其率丑类南徙于海^㊳，以避天子之命吏^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㊵，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㊶。不然，则是鳄

鱼冥顽不灵^②，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③。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④，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⑤，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说明】 韩愈因谏迎佛骨表，由刑部侍郎贬到潮州做刺史。到任后体察民情，了解到当地鳄鱼猖獗，伤害百姓家畜，百姓因此贫困，韩愈便命令官员祭鳄鱼，并作此文。虽然说是祭文，实际与哀悼之意无关，乃是声讨鳄鱼扰害百姓罪行的檄文。文章谈古说今，语言刚劲有力，充满为民除害的浩然正气。韩愈大概也并非不知道鳄鱼本不通人间情义，然而如此激昂慷慨地加人间义理人情于鳄鱼身上，这就不仅是为了声讨鳄鱼，也可当作是韩愈声讨人间邪恶势力的檄文。

【解释】 ①维——句首语气词，祭文常用此词开头，以引出年月日。 ②潮州——地名，唐时属岭南道，在今广东省。 刺史——唐时州行政长官。 ③使——派遣。 衙推——官名，唐时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皆有衙推以为僚属，地位在推官、巡官之次。 ④恶溪——水名，即今广东省韩江。 ⑤昔——从前。 先王——指儒家所称颂的古代帝王，如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 ⑥列山泽——这里是封禁山林湖泽的意思。列，同“透”，遮禁。 ⑦网绳——张罗网的意思。擗(chuō)刃——以利刃扎刺。擗，刺，扎。 ⑧恶物——凶暴的动物，这里指猛兽。这四句是说：从前先王尽得天

下之后,封禁山林,用罗网和利刃来清除那些为百姓带来灾难的毒蛇猛兽。 ⑨ 及——逮,到。 后王——后世的帝王。此指东周的天子。 ⑩ 不能远有——没能把边远的地方据为己有。 ⑪ 江汉——指长江、汉水一带地方。 ⑫ 蛮夷——四夷的简称。古代称四方边境未开化的民族为四夷(东为夷,西为戎,南为蛮,北为狄)。 楚——古代国名,初立国于荆山一带,称为“荆蛮”,战国时成为强国,后为秦国所灭。 越——古代国名,灭于楚,疆域包括今江苏、浙江及安徽、江西的一部份。楚越在古代都属于蛮夷之国。此指春秋战国时周天子政令不行于楚越诸国。 ⑬ 岭——这里指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岭。 海——这里指南海。岭海之间,指潮州。 ⑭ 涵淹——潜伏的意思。 ⑮ 亦固其所——也算是适得其所。 ⑯ 今天子嗣唐位——意思是现在是唐宪宗继承大唐帝国的皇位。 嗣,继承。 ⑰ 元和三年,群臣给唐宪宗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意思是“聪明、神圣、能文、能武的皇帝”,与这里的“神圣慈武”意同。 ⑱ 六合——古代称天地四方为六合,这里是普天之下的意思。 ⑲ 抚——抚慰。 ⑳ 禹——夏朝开国之君,相传他治平天下洪水。 迹——足迹。 揜(yǎn 掩)——通“掩”,遮盖,此指履践。禹迹所揜,指禹走过的地方。 ㉑ 扬州——古九州之一,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属古扬州。 近地——即内地。 ㉒ 刺史、县令之所治——唐朝建国后,推行州县制,州的行政长官为刺史,县的行政长官为县令。 ㉓ 出贡赋——缴纳贡品和赋税。 宗庙——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 壤——地域。 ㉔ 杂处——混在一起。 ㉕ 睥(hàn 汗)——眼

睛大而突出。 睥然，凶狠的样子。 安——安居。 溪潭——这里指恶溪。 ②⑥ 据——盘据。 ②⑦ 以肥其身——用来养肥自己的身体。 以，在这里作“用”讲。 ②⑧ 以种其子孙——用来繁衍自己的子孙。 种，族类，种族，这里是繁殖的意思。 ②⑨ 争为长雄——争为一地之主的的意思。 ③⑩ 弩(nú 奴)——弱马，比喻无能。 ③⑪ 亦——在这里作副词用，“又”。 安——这里作疑问副词用，当“怎么”讲。 ③⑫ 佷(xǐn 信上声)佷——小心恐惧的样子。 眈(xiàn 现)眈——不敢正视的样子。 ③⑬ 为民吏羞——使百姓和官吏蒙受羞辱。 ③⑭ 固——在这里作副词用，有“本来”的意思。 势——权力，责任。 辨——讲清楚。 ③⑮ 有知——有知觉，这里是能知道人的意志。 ③⑯ 无不容归，以生以食——没有不容纳的，它们依靠大海生存，依靠大海获取食物。 ③⑰ 尽三日——三日之内。 ③⑱ 率(shuài 帅)——带领。徙(xǐ 洗)——迁移。 ③⑲ 以避天子之命吏——以让避天子派来治理这块土地的官吏。 ④⑩ 终不肯徙也——意即执意不肯迁移到南海去。 ④⑪ 这句是说：是无视刺史的权力，不肯听从刺史的话了。 ④⑫ 冥顽不灵——愚蠢顽固。 ④⑬ 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刺史虽然有言在先，鳄鱼却只当不听见。 ④⑭ 材技——有才能技艺的。 ④⑮ 从事——这里是较量的意思。

柳子厚墓志铭^①

子厚讳宗元^②。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③，封济阴公^④。曾伯祖奭为唐宰相^⑤，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⑥，死高宗朝。皇考讳镇^⑦，以事母弃太常博士^⑧，求为县令江南^⑨；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⑩。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⑪。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⑫。

子厚少精敏^⑬，无不通达^⑭。逮其父时^⑮，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⑯，崭然见头角^⑰，众谓柳氏有子矣^⑱。其后以博学宏词^⑲，授集贤殿正字^⑳。僬杰廉悍^㉑，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㉒，率常屈其座人^㉓，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㉔，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㉕。顺宗即位^㉖，拜礼部员外郎^㉗。遇用事者得罪^㉘，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㉙。

居闲，益自刻苦^{③①}，务记览为词章^{③②}，泛滥停蓄^{③③}，为深博无涯涘^{③④}，而自肆于山水间^{③⑤}。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③⑥}，又偕出为刺史^{③⑦}，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③⑧}！”因其土俗^{③⑨}，为设教禁^{④①}，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④②}，约不时赎^{④③}，子本相侔^{④④}，则没为奴婢^{④⑤}。子厚与设方计^{④⑥}，悉令赎归^{④⑦}。其尤贫力不能者^{④⑧}，令书其佣^{④⑨}，足相当^{⑤①}，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⑤②}，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⑤③}。衡、湘以南为进士者^{⑤④}，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⑤⑤}，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⑤⑥}。当诣播州^{⑤⑦}，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⑤⑧}，而梦得亲在堂^{⑤⑨}，吾不忍梦得之穷^{⑥①}，无辞以白其大人^{⑥②}，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⑥③}，愿以柳易播^{⑥④}，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⑥⑤}，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⑥⑥}，酒食游戏相征逐^{⑥⑦}，诮诮强笑语以相取下^{⑥⑧}，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

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⁶⁵。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⁶⁶，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⁶⁷，谓功业可立就⁶⁸，故坐废退⁶⁹。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⁷⁰，故卒死于穷裔⁷¹。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⁷²。使子厚在台省时⁷³，自持其身⁷⁴，已能如司马、刺史时⁷⁵，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⁷⁶，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⁷⁷，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⁷⁸。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⁷⁹。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⁸⁰，始四岁，季曰周七⁸¹，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⁸²。行立有节概，重然诺⁸³，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⁸⁴，竟赖其力。葬子厚

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⑧。遵涿人^⑨，性谨慎，学问不厌^⑩。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⑪，逮其死不去^⑫。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⑬，庶几有始终者^⑭，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⑮，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⑯。

【说明】柳宗元和韩愈是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两位巨人，无论在哲学上或是在文学上两人都可以称得上卓然大家。但他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意见并非都是一致，他们在入仕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并不一样，但他们很早就建立的友谊却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他们互相尊重，有时也互相批评，然而更多的是互相支持。他们之间的友情始终是十分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当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在柳州去世时，于前月由潮州贬所改刺袁州的韩愈，在赴任途中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寄去了悼念亡友的信和祭文。到袁州后，又写了这篇墓志铭。作者除象其它墓志铭那样记述了死者的世系、生平、政绩等外，还特别热情地赞扬了柳宗元的才学和品德。在写到柳宗元对友人刘禹锡临危援手时，作者甚至宕开一笔，慨叹“士穷乃见节义”，接着发了一大通世风日薄的议论，夹议论于墓志铭的叙事之中，用它来映衬柳宗元品德的高尚。对于柳宗元的长期被贬，韩愈在文中既表示了十分真切的同情，同时又似乎持有某种保留的看法。然而，他从文章穷而后工的观点，对柳宗元在文学辞章方面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必将流传于后世，这里

有关“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一段议论，可谓千古不易之论。如此高度评价柳文，在柳宗元的同时代人里，韩愈是第一人。

【解释】 ①柳子厚——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永贞元年(805)，德宗死，顺宗即位，柳宗元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活动，同年顺宗禅位宪宗，革新失败，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县)刺史，行至中途，又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元和十四年(819)死于柳州，终年四十七岁。 ②讳(huì 惠)——古人对尊长者不直呼其名，称为避讳。在称呼死者时，为了表示尊敬，也在其名前加一讳字。 ③拓跋魏——南北朝时，鲜卑族拓跋氏在北方建立的北魏王朝，拓跋氏后来改姓元，因而历史上也称北魏为元魏。 侍中——皇帝左右亲近的官，魏晋以后的侍中，位同宰相。 ④济阴公——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先君讳镇，字某。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韩愈在这里说七世祖庆封济阴公是误记。济阴，北魏郡名，今山东省菏泽市一带。 ⑤曾伯祖爽(shì 式)——柳爽字子燕，柳宗元六代祖柳旦之孙。贞观(唐太宗年号)中，迁中书舍人，后因外甥女王氏为高宗皇后，迁中书侍郎，进中书令(即宰相)。永徽六年(655)，高宗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柳爽因此被贬到爱州(在今越南北境)，后被诬告与褚遂良结成朋党而被杀。按，柳爽是柳宗元高祖子夏的堂兄弟，是柳宗元之父柳镇的曾伯祖，柳宗元的高伯祖。 ⑥褚遂良——字登善，杭

州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官至尚书右仆射(yè 夜,尚书省的长官)。唐太宗临终封嘱他与长孙无忌一起辅佐高宗,因反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而被贬官,病忧而死。韩瑗(yuàn 院)——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省县名)人,官至侍中,因反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而被贬官。武后——即武则天,名曌(zhào 照)。他原是唐太宗的幼妾,太宗死后,出家为尼。高宗即位后,把她从尼寺接回宫中,不久就立为皇后。高宗死,中宗立,武则天临朝称制,不久又废中宗立睿(ruì 锐)宗。公元六九〇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因称武则天。⑦皇考——对亡父的尊称,唐宋人碑志常称父亲为皇考。⑧以事母弃太常博士——以侍奉母亲为由放弃太常博士的官职。事,侍奉。弃,放弃,这里指辞官。太常博士,太常寺的属官,掌管宗庙礼仪。⑨求为县令江南——请求在江南地方做县令。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肃宗朝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守朔方。后调长安主簿,居母丧、服除,吏部任他为太常博士,柳镇以有老弱家属在吴,请求为宣城县(今安徽省宣城)令,徙宣城。(见《柳宗元集》《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韩愈在这里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是误记。⑩后柳镇曾任殿中侍御史,因得罪了宰相窦参而被贬为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司马。⑪权贵人死——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窦参因罪贬死。复拜侍御史——再任他侍御史的官职。侍御史比殿中侍御史官职为高。都是御史台的属官。⑫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曾记柳镇生平交游六十七人姓名于其墓碑之阴,各加简评,都是当时有声望地位的

人。 ⑬少(shào 绍)——年轻的时候。 ⑭无不通达——学问没有不通晓的。 ⑮逮其父时——当他的父亲还在世时。柳镇卒于贞元九年,对柳宗元二十一岁。 ⑯能取进士第一——柳宗元于贞元九年进士及第。 ⑰嶮然——高峻突出的样子。见(xiǎn 现)头角——比喻显露出超过一般人的才华。 ⑱这句说:众人都说柳家有了能够光耀门楣的后代了。 ⑲博学宏词——唐代科举考试的名目,是在经常性的进士、明经科之外的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这种特科的资格比进士为高。柳宗元于贞元十四年(798)二十六岁时,中博学宏词科。 ⑳授——授官。集贤殿——官署名,管理刊辑经典、搜求佚书。正字——官名,担任校勘等事。 ㉑儻——同“俊”。这句是形容柳宗元的才能和品格出众。 ㉒蹕(zhuō 酌)厉——腾跃奋起的样子。风发——气势昂扬。这句是形容柳宗元发起议论来言词奋发,滔滔不绝。 ㉓率(shuài 帅)常屈其座人——经常使同座的人为之屈伏。率,经常。 ㉔出我门下——意思是显贵们都想把柳宗元罗致到自己门下。 ㉕蓝田——县名,今属陕西省。尉——县里主管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吏。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属官,掌管监察百官和巡按州县狱讼。 ㉖顺宗——德宗的长子,在位不到一年,即因病禅位于他的儿子宪宗。 ㉗礼部——唐代尚书省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礼部是其中之一,掌管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礼、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务,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㉘用事者——执政的人,这里指王叔文。王叔文,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门,具有革新思想。顺宗李诵做太子的时候,王叔文为太子侍读,每日与太子

纵谈天下治乱兴衰事,很得太子的器重,为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公元八〇五年正月顺宗即位后,王叔文、柳宗元等都担任了重要官职,并且立即着手改革。顺宗在位的五、六个月时间里,革新派们推行了一系列抑制藩镇割据和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措施,引起了德宗旧臣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乘顺宗病危之机,拥立李纯为太子,八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接着赐死。柳宗元也在贬谪之列,“得罪”指此。②⑨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柳宗元当时被贬为邵州刺史,刚行至半路,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被贬为州司马的还有: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韩泰为虔州(今江西省赣县)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省筠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马,韦执谊为崖州(今广东琼山县)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八司马”事件。③⑩居闲——处于闲散之地。州司马本是刺史手下的佐僚,但唐代中叶以后,司马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闲散官,被贬谪的官吏,常居此职。刻苦——这里指刻苦读书。③⑪务——勉力从事。③⑫泛滥停蓄——形容知识广博深厚。③⑬涯涘(sì 四)——边际。③⑭自肆于山水间——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③⑮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王叔文事而被贬出京的人,曾经被召回京师长安。这次被召回的除柳宗元外,还有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等。③⑯又借出为刺史——又一同出京任刺史。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唐时官吏贬谪远方,遇赦改移近处,称为“量移”),执

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唐宪宗)与武元衡(宰相)亦恶之，柳宗元等人二月至京，三月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柳宗元得柳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刺史”。⑳是岂不足为政耶——这里难道不足以做出政绩来吗！㉑因——按照。土俗——当地的风俗。㉒教禁——教化和禁令。㉓男女——即子女。质——做人质，做抵押。当时柳州的穷人往往以子女做抵押，向富人借钱。㉔约不时赎——约定到期不赎回。㉕子木相侔(móu 谋)——利息和本金相等。侔，相等。㉖没为奴婢——没收所抵押的子女做奴隶。㉗与设方计——替他们(借债的人)设法。㉘悉——全，尽。㉙其尤贫力不能者——那些特别贫困无力赎回被抵押的子女的。㉚令书其佣——命令记下被抵押子女当佣工所应得的佣金数额。㉛足相当——佣金和借款相等。㉜观察使——唐时分天下为十道，每道设按察采访处置使，后改为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掌考州、县官政绩。柳州属桂管道。下——上级官员行文给下级官员。这句说：观察使把柳宗元的这个办法推广到所属其他州去。㉝比(bì 避)——及，到。免而归者且千人——免去奴婢身份而被赎回的人将近有一千。且，将近。㉞衡、湘——衡山和湘水，均在今湖南境内。为进士者——应进上考试的人。㉟口讲指画——传授指点。㊱中山刘梦得禹锡——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今河北省定县)是刘禹锡的祖籍。他是与柳宗元同时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也是王叔文革新派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遣中——在贬遣出去的人之中。㊲诣(yì 义)——到。播

州——今贵州省遵义一带。 ⑤ 非人所居——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唐时播州属荒僻之地。 ⑥ 亲在堂——其时刘禹锡的老母尚在。 ⑦ 穷——指无法可想，难以应付。 ⑧ 无辞以白其大人——无话可以安慰他的母亲。白，禀告，交代。 ⑨ 将拜疏(shù 树)——打算向皇帝上奏章。将，打算。 ⑩ 以柳易播——用柳州换播州。指柳宗元自愿到播州去，让刘禹锡同其母一起到柳州去。 ⑪ 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有罪，然其母老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刘禹锡因此改刺连州。 ⑫ 平——平时。 ⑬ 征逐——招呼往来。 ⑭ 谄(xǔ 许)谄——谄媚取悦状。以相取下——吹捧对方，表示自己愿意居于对方之下。 ⑮ 皆是也——到处都有啊。 ⑯ 夷狄——古人对汉族以外各族统称“夷狄”。这是一种民族偏见。 ⑰ 不自贵重顾藉——不珍重爱惜自己。指柳宗元不该贸然参加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 ⑱ 谓——以为。 ⑲ 故坐废退——因此被废弃贬官。坐，因此。 ⑳ 有气力得位者——有势力有地位的人。推挽(wǎn 晚)——推荐引进的意思。 ㉑ 卒——终。穷裔(yì 亿)——极远的穷乡边地。 ㉒ 这两句说：才能不被当世所用，抱负也不能施展于当时。 ㉓ 使——假使。在台省时——柳宗元曾官监察御史，属御史台；后任礼部员外郎，属尚书省。台和省，都是唐朝官署的名称。 ㉔ 自持其身——保持自己的节操。 ㉕ 已能如司马、刺史时——已经能象他做永州司马和柳州刺史时那样。

⑦⑧复用——重新起用。不穷——不至于潦倒终身。
 ⑦⑦虽有出于人——即使能出人头地。⑦⑧这三句说：他在文学著作方面就必然不会下苦功夫，以致达到象现在这样必定会流传于后世的成就，这是没有疑问的。⑦⑨万年——地名，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先人——祖先，柳氏先人墓在万年县的栖凤原。⑧⑩长(zhǎng 掌)——年长的，指大的儿子。⑧⑪季——小的儿子，是柳宗元的遗腹子。⑧⑫河东——郡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裴行立——当时任桂管观察使，是柳宗元的上司和朋友。⑧⑬重然诺——说话讲信用。⑧⑭子厚亦为之尽——子厚也为他尽心尽力。⑧⑮卢遵——柳宗元舅父的儿子。⑧⑯涿(zhuō 捉)——地名，今河北省涿县。⑧⑰学问不厌——好学不倦的意思。⑧⑱遵从而家焉——卢遵随从柳宗元到贬地安家。⑧⑲这句话：直到柳宗元去世也不离开。⑧⑳经纪——料理。㉑庶几——这样才算是。这句的意思是：象卢遵这样的人才算得是有始有终的人。㉒室——墓室。㉓以利其嗣人——以有利于他的后人。这是一种传统的套话。

杂 说^①(四首选一)

世有伯乐^②，然后有千里马^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④，骈死于槽枥之间^⑤，不以千

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⑥，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⑦。是马也^⑧，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⑨，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⑩，安求其能千里也^⑪！

策之不以其道^⑫，食之不能尽其材^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⑭，执策而临之曰^⑮：“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⑯？其真不知马也^⑰？

【说明】 这篇文章逻辑严谨，说理有力，名为“杂说”，实际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题旨则是慨叹“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就不能把千里马从马群中发现出来，也就不能爱护并恰当地使用千里马，因此使本来可以具有日行“千里之能”的良马，结果甚至连普通马也不如，以至蒙受屈辱，病废死亡。作者在这里说的是马，而意在于人，在他看来，当时社会上并不缺乏人材，只是缺乏能够了解、发现和使用这些人材的官员。文章虽短，说明的道理却极为深刻，因此，本文历来被认为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解释】 ①杂说——一种议论文。韩愈有《杂说》四首，是一组短论，四篇都短小精悍，各篇所论，内容不一，但不标小题目，总称为《杂说四首》，这里选的是第四首。

② 伯乐——相传为天上的掌马星。秦穆公时孙阳善相马，因此以伯乐称之。 ③千里马——所谓可以日行千里的马。 ④辱于——屈辱于。 奴隶人——地位低贱的佣人，这里指马伕。 ⑤骈(pián篇阳平)——两两相对为骈。骈死，指千里马和普通的马混在一起，一同死在马棚里。一说，千里马成双成对地死去。槽——喂牲口饲料的器具。枥(lì力)——马棚。 ⑥一食——吃一顿。或——有时。尽——完。粟(sù素)——谷子，这里泛指喂马的饲料。石——容量单位，一石是十斗。 ⑦食(sì饲)马者——喂马的人。 ⑧是马——这匹马，这里指千里马。 ⑨才美——才能和美德。见——同“现”。不外见，不在外表上显露出来。 ⑩且——副词，表示“将要”。 ⑪安——怎能。这两句是说：将要想和普通马发挥一样的作用都不可能得到，怎么能要求它能日行千里呢。 ⑫策——鞭，这里作动词用，泛指役使，驾驭。这句的意思是：不按千里马的才能去使用它。 ⑬这句的意思是：不把它当千里马来喂养，以使它的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⑭鸣——嘶叫。这句是说：千里马嘶叫了，人们又不懂得它的意思。 ⑮执策——拿着马鞭子。临之——面对着千里马。之，指千里马。 ⑯其——这里作选择连词，还是的意思。耶——语气词，表示疑问。 ⑰也——同“耶”。这两句说：是真的没有好马呢？还是不能识别好马呢？

